

淮海集

冊一

淮海集

冊一

淮海集

冊三

淮海集

冊四

淮海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王氏重

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宋秦觀撰觀事蹟具宋史文苑傳觀與兩弟覲覲皆知名而觀集獨傳本傳稱文麗而思深苕溪漁隱叢話載蘇軾薦觀於王安石安石荅書述葉致遠之言以爲清新婉麗有似鮑謝敖陶孫詩評則謂其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元好問論詩絕句因有女郎詩之譏今觀其集少年所作神鋒太儁或有之概以爲靡曼之音則詆之太甚呂本中童蒙訓曰少游兩砌墮危芳風櫺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爲謝家兄弟不能過也過嶺以後詩高古嚴重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斯公論矣觀雷州詩八首後人誤編之東坡集中不能辨別則安得概目以小石調乎其古文在當時亦最有名故陳善捫蝨新話曰呂居仁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余觀之少游文格似正所進策論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東坡不覺望洋而歎然亦自成一家云云亦定評也王

直方詩話稱觀作贈參寥詩末句曰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爲孫覺所訶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滯酒伴猶未獻長楊則此集爲觀所自定文獻通攷別集類載淮海集三十卷又歌詞類載淮海集一卷宋史則作四十卷今本卷數與宋史相同而多後集六卷長短句分爲三卷蓋嘉靖中高郵張縱以黃瓚本及監本重爲編次云

淮海詞一卷宋秦觀撰觀有淮海集已著錄書錄解題載淮海詞一卷而傳本俱稱三卷此本爲毛晉所刻僅八十七調哀爲一卷乃雜采諸書而成非其舊帙其總目注原本三卷特姑存舊數云爾晉跋雖稱訂譌按遺而校讎尙多疎漏如集內長相思鐵甕城高一闋乃用賀鑄韻尾句作鴛鴦未老不詞匯所載則作鴛鴦未老綢繆攷當時楊无咎亦有此調與觀同賦注云用方回韻其尾句乃佳期永卜綢繆知詞匯爲是矣又河傳一闋尾句作悶損人天不管攷黃庭堅亦有此調尾句作好殺人天不管自注云因少游詞戲以好字易瘦

字是觀原詞當是瘦殺人天不管悶損二字爲後人妄改也至喚起一聲人悄一闋乃在橫州詠海棠作調名醉鄉春詳見冷齋夜話此本乃闕其題但以三方空記之亦爲失考今並釐正稍還其舊觀詩格不及蘇黃而詞則情韻兼勝在蘇黃之上流傳雖少要爲倚聲家一作手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曰秦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蔡條鐵圍山叢談亦記觀壻范温常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閒略不顧温酒酣歡洽始問此郎何人温遽起叉手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絕倒云云夢得蔡京客條蔡京子而所言如是則觀詞爲當時所重可知矣

除左宣教郎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敕

朕惟太學者教化之源博士者儒賢之選俾天下之士守道而服業任至重也未始輕授汝觀賢良昭於薦剡條對列於制科辨論精深暢明作述特除左宣教郎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朕之所期豈在承譌襲舛蹈常喜舊而已哉宜懋遠猷無忘所學

追贈直龍圖閣敕

敕故宣德郎秦觀等自熙寧大臣用事變法始以異同排斥士大夫維我神祖念之不忘元豐之末稍稍收召接於元祐英俊盈朝而爾四人以文采風流爲一時冠學者欣慕之及繼述之論起黨籍之禁行而爾四人每爲罪首則學者以其言爲諱自是以來縉紳道喪綱紀日墜馴至宣和之亂言之可爲痛心肆朕纂承旣從昭洗今爾四人復加褒贈斯足以見朕志矣嗚呼西清之游書殿之選唯爾曹爲稱使生而得用能盡其才亦何止於是歟舉以追命聊伸齋志之恨

亦以少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英爽不忘歆此休顯以上二教前教辛

為後人屢作姑依年
譜之舊錄入侯致

珍做宋版印

宋史文苑傳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旣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咲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觀字少儀

皆能文
案觀字少儀
觀字少章

長編道光二十一年補采

元祐五年五月庚寅右諫議大夫朱光庭言新除太學博士秦觀素號薄徒惡行非一豈可以爲人之師伏望特罷新命詔觀別與差遣六月丁卯詔秘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可添一員以明州定海縣主簿秦觀充校對黃本

附十一月丙戌御史中丞蘇轍言給事中朱光庭自知人品凡下專務讎疾勝己如楊畏以母老屢乞閒官至今侍養不闕而光庭誣其貪冒官罷遂致母亡秦觀以文學知名朝廷擢爲太常博士而光庭加以暗昧之過欲遂廢棄朝廷知其誣罔獎用二人有加於舊

元祐六年七月己卯左宣德郎呂大臨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秦觀並爲正字

八月詔秦觀罷正字依舊校對黃本書籍以御史賈易言觀過失及

觀自請也

附諫議大夫鄭雍論趙君錫賈易以為君錫弱易強君錫薦秦觀既除正字易彈秦觀無行不可以汙文館君錫即自劾蓋出於易劫持也

右正言姚勔論君錫昨除中書領職以來雷同低昂無所建明稱觀才美既極薦訖及屬官有言旋行陳首取舍翻覆貽笑多士

元祐八年六月右朝奉郎司農寺丞秦定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案李燾長編元祐八年六月後紹聖四年四月前缺

元符元年九月丙午朔庚戌追官勒停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不收敘移送處州編管以傳會司馬光等同惡相濟也

案處州是雷州之譌

重編淮海先生年譜節要

據無錫秦氏嘉慶中元刻稱二十八世孫瀛重編

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先生生

先生姓秦氏名觀字太虛改字少

游別號邗溝居士學者稱淮海先生先世居江南中徙揚州為高郵

州武寧鄉左廂里人大父承議公諱某父元化公諱某師事胡安定

先生瑗有聲太學母戚氏承議公赴官南康道出九江先生生

皇祐四年壬辰四歲先生大父承議公官滿歲受代寓止僧舍

至和元年甲午六歲先生始入小學父元化公游太學歸觀言太

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高才力學遂以其名各先生

案李氏王夫人墓誌銘但言元化公稱王君觀及其從弟觀而不

言各先生名先生之說見之舊譜然王君觀從弟各觀先生之季

弟亦各觀或取二王之各先後以各其子似可信也又案王夫人

墓誌銘言至和中先君游太學不指元年

以下案語俱秦氏重編元文

高郵後學附案

宋史秦觀傳弟觀觀皆能文淮海集詩題一云觀觀二弟作小室一云寄觀觀二弟蓋觀非季弟

嘉祐三年戊戌十歲 先生通孝經語孟大義

嘉祐八年癸卯十五歲 先生父元化公卒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十九歲 先生娶潭州寧鄉主簿徐成甫女名

文美

案徐君主簿行狀成甫初娶張氏繼娶蔡氏女三人文美文英文

柔

神宗熙寧二年己酉二十一歲 先生作浮山堰賦

熙寧三年庚戌二十二歲 先生叔父定登葉祖洽榜進士第授會

稽尉

案大音先生鏞云高郵譜定先生諸父仕至端明殿學士卒葬江

都西山秦家莊有秦端明定墓 高郵後學附案仕至端明至秦家莊乃高郵舊志元文大音所云高

郵譜今訪求未得

熙寧五年壬子二十四歲 先生讀兵家書作單騎見虜賦書屯田

郎中俞汝尚墓表施元之東坡詩注退翁之卒孫莘老以爲事類龐公爲表其墓秦少游爲書之

案汝尚字退翁吳興人孫莘老於熙寧四年十二月自廣德移守吳興六年春移守廬州俱見施注墓表之作當在守吳興時先生在其幕府

案記夢荅劉全美詩起句云歲逢困敦斗指申辰次庚辰漏傳子蓋子年七月庚辰日也考元豐七年甲子紹聖三年丙子七月皆無庚辰李燾長編熙寧五年壬子六月己酉朔閏七月戊申朔詩中所云辰次庚辰者七月初二日也

熙寧七年甲寅二十六歲 先生聞蘇公軾爲時文宗欲往游其門未果會蘇公自杭倅知密州道經揚州先生預作公筆語題於一寺中公見之大驚及晤孫莘老出先生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必此郎也遂結神交

熙寧八年乙卯二十七歲 先生撰徐成甫行狀及蔡氏哀詞

熙寧九年丙辰二十八歲 先生同孫莘老參寥子訪漳南老人於

歷陽之惠濟院浴湯泉游龍洞謁項羽祠得詩三十首湯泉賦一篇

熙寧十年丁巳二十九歲 先生謁蘇公軾于彭城贈蘇公詩作孫

莘老寄老庵賦追作游湯泉記

元豐元年戊午三十歲 先生舉鄉貢報罷退居高郵作掩關銘黃

樓賦歎二鶴賦

案查慎行蘇公年表是年秦少游將入京應舉至徐謁公黃魯直以古風二首上公黃秦二君奉教於公始此蓋不詳先生於前一年先見蘇公於彭城也

元豐二年己未三十一歲 先生作五百羅漢記將如越省大父承議公及叔父定於會稽會蘇公軾自徐州徙知湖州遂與偕行過無錫游惠山與蘇公參寥子作和唐人韻詩又會於松江至吳興泊西

觀音院同蘇公徧游諸寺別蘇公至德清道中作詩還寄遂如越聞蘇公下詔獄渡江至吳興問訊復過杭州同參寥子月夜游風篁嶺謁辨才於潮音堂作龍井題名記及龍井記東游鑑湖謁禹廟憩蓬萊閣與領越州程公闢相得歡甚作會稽唱和詩序錄寶林禪院事實作會稽懷古諸詞歲莫還高郵除夕抵家

案先生客會稽作滿庭芳詞卽山抹微雲篇蘇公極賞此詞戲呼爲山抹微雲君

元豐三年庚申三十二歲 鮮于公侁字子駿爲揚州守先生爲作揚州集序邵彥瞻爲揚州從事先生爲作集瑞圖序作書唁蘇公于黃州公弟子由輟將赴高安過高郵先生相從兩日送至邵伯埭贈詩而還子由留廣陵甚久先生值寒食上冢不得從已而和其廣陵諸詩爲杭州法惠院作雪齋記夏中暑秋疾大劇浹月始安時黃魯直爲先生寫龍井雪齋兩記先生寓書參寥子寄錢唐僧勒石冬得

蘇黃州書作與李樂天簡

元豐四年辛酉三十三歲 先生叔父定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

京改官先生侍承議公還高郵安厝亡孀於揚州與弟覲覲習制科

之文秋應省試題各荅蘇黃州書作徐氏張夫人墓誌銘西行赴京

師高郵後學附案津逮秘書周益公題跋內所載先生銀杏帖有云

觀去歲入京遭此追捕又云家叔已赴濱州渤海知縣據此先生叔父曾為渤海知縣譜似失載其事或在叔父改官後承議公未卒前附識於此

元豐五年壬戌三十四歲 先生應禮部試罷歸過南陽新亭有詩

寄王子發如黃州候蘇公作弔罇鐘文過廬山訪大覺璉公南游玉

笥而歸作圓通禪師行狀大父承議公卒

案大音先生鏞曰先生游廬山玉笥於詩文無攷唯圓通院白衣

閣三絕句及後九年作俞紫芝字序述昔游玉笥山訪蕭子雲故

隱道見靈芝生磐石上遇童子老人共譚事又元豐七年蘇公游

廬山跋先生所與辨才題名疑即此時

元豐六年癸亥三十五歲 先生輯精騎集自爲序代俞次皋作御書手詔記作李氏王夫人墓誌銘曾子固哀詞

案先生蠶書予閒居婦善蠶從婦論蠶又予游濟河之閒見蠶者豫事時作知兗人可爲蠶師先生自高郵至汴必經兗境此當自京師歸閒居所作又案逆旅集自序亦云予閒居有所聞輒書記之然皆未詳年月無從編次附載於此

元豐七年甲子三十六歲 蘇公軾書薦先生于王荆公安石荆公復蘇公書先生以小象索得蘇公贊自次詩文爲十卷號淮海閒居集

案大音先生鏞曰蘇公跋先生廬山題名太虛今年三十六又云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

元豐八年乙丑三十七歲 先生登焦蹈榜進士第作謝及第啓上王岐公論薦士書上呂申公晦叔書先生慕馬少游之爲人改字少

游陳無已師道爲作字序除定海主簿調蔡州教授奉母夫人赴蔡州書王氏齋壁蘇公召爲禮部郎中先生啓賀又作謁先師文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虞氏夫人墓誌銘

案先生書王氏齋壁云皇祐逮今四十一年攷儀真本山東本鄂州本及仁和本皆同而舊譜載皇祐逮今幾四十年蓋因先生任蔡州教授在三十七歲而四十一歲則在京師與文中來爲汝南學官及各奉其母相遭於此不合也

高郵後學附案無已字序文末自記作元祐元年二月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三十八歲 先生在蔡州作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尊號受冊及坤成節興龍節賀表爲太守向公作祀境內諸神文蘇公軾與鮮于公侁以賢良方正薦先生於朝先生致鮮于公書劉貢父攷赴京過汝南先生作詩送之作汝水漲溢說作王定國注論語序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案舊譜於元豐八年載是歲有登第後青詞攷青詞內輒取甲寅

之歲疑是丙寅之譌

元祐二年丁卯三十九歲 先生自汝南被召至京師為忌者所中復引疾歸汝南范公純仁薦先生堪備著述之科檄至先生作書以謝先生弟少章觀客京師黃魯直以寄寂各其齋贈以詩先生亦作詩寄覲覲二弟作鮮于子駿行狀為高符仲書王摩詰輞川圖後跋高無悔書卷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詩

案大音先生鏞云先生有對淮南詔獄詩未詳年月

高郵後學附案淮南對詔

獄詩當在先生大父未歿前周益公所跋先生銀杏帖中有云觀去歲入京遭此追捕益公以為在少游未仕時帖又云家叔已赴濱州渤海知縣祖父在彼幸安

元祐三年戊辰四十歲 先生被召至京師應制科進策論除宣教郎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書裴秀才跋尾作駕幸太學和館閣詩晚出左掖詩

案宣教郎政和四年始有此名舊藏勅書及各譜皆稱宣教瀛不

敢遽爲改正謹記存疑

元祐四年己巳四十一歲 先生在京師由博士遷正字表進南郊慶成詩作南郊祭告上清儲祥宮詩代向宗回作敕書獎諭記書晉賢圖後

案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八月朔以趙君錫論秦觀疏付三省劉摯私志其事云初除觀爲正字用君錫之薦旣而賈易詆觀不檢之罪同日君錫亦有章云臣前薦觀以其有文學今始知薄于行願寢前薦罷觀新命臣妄薦之罪不敢逃也觀亦有狀辭免與舊譜元祐四年由博士遷正字不合附錄于此

元祐五年庚午四十二歲 先生在京師作春日呈錢尙書戶部詩尙書和詩餉米再爲詩以謝先生子處度湛在都下應秋試先生有獨坐興國浴室院詩又作龍圖閣直學士李公擇行狀建隆慶禪師塔銘

元祐六年辛未四十三歲 先生在京師第少章登馬涓榜進士第
調仁和主簿先生作詩送之又寄少儀弟詩

案先生由博士遷正字當在是年附攷於元祐四年下又案舊譜
誤載是年充國史院編修官今改從元祐八年附攷於八年下

案是年先生有重過興國浴室院次韻詩

元祐七年壬申四十四歲 先生作西池宴集詩金明池詞李常寧
暨秦夫人合葬墓誌銘送馮梓州序錄壯愍劉公遺事

案大音先生鏞云先生春日寓直有懷參寥詩

又案顏魯公新廟記搨本乃先生是年所書前署明州定海主簿
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秦觀書一行先生始登第除定海主簿尋

調蔡州教授元祐二年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六年遷正
字此銜不列教授博士等官當是省文但先生是年已遷正字而
不署豈黃本書籍卽正字之所掌耶記爲尙書職方員外郎華州

曹輔撰石在山東費縣魯公祠

元祐八年癸酉四十五歲 先生在京師由正字遷國史院編修官有辭史官表謝館職啓作元日立春絕句次韻東坡上元扈從絕句太皇太后挽詞宣德郎葛舉墓誌銘

案山谷年譜云元祐八年七月呂大防言神宗皇帝正史限一年了畢契勘昨修兩朝正史係差史官五員今來止有三員切慮卒難就緒欲差前實錄院檢討官黃庭堅正字秦觀充編修官從之又近得先生賜硯記拓本於濟河同知黃君易據云硯藏鉅野李忠愍祠其文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二日臣觀始供史職是日詔遣中使賜李廷珪張近潘谷郭玉墨溜石硯闕闕盤龍麥光紙點龍染黃越管筆後三日乃賜器幣近世史臣唯遇開院有墨硯紙筆之賜續除者但賜器幣而已續除備賜自臣觀始云國史編修官左宣德郎秘書省正字臣秦觀謹記

紹聖元年甲戌四十六歲 先生坐黨籍改館閣校勘出爲杭州通判至汴上作絕句至陳留客舍作艇齋詩又坐御史劉拯言先生增損實錄道貶監處州酒稅到處州有題務中壁詩

紹聖二年乙亥四十七歲 先生在處州擇山下隱士毛氏故居有文英閣先生嘗寓此賦詩又有游水南庵詩又游府治南園作千秋歲詞後范成大愛其花影鶯聲之句卽其地建鶯花亭

紹聖三年丙子四十八歲 先生在處州旣罷職修懺法海寺有題壁詩坐謁告寫佛書削秩徙郴州將赴湖南遣祭洞庭湖神作祭洞庭湖神文至郴陽道中題古寺壁二絕句歲莫抵郴州

紹聖四年丁丑四十九歲 先生在郴州作法帖通解阮郎歸踏莎行詞奉詔編管橫州作冬蚊詩

元符元年戊寅五十歲 先生自郴州赴橫州作反初詩至橫州寓浮槎館城西有海棠橋橋南北皆海棠書生祝姓者居之先生嘗醉

宿其家明日作醉鄉春詞題柱此詞刻州志作寧陽書事六言詩
附王濟著日詢手鏡云橫州海棠橋長百餘尺宋時建其亭亦名
海棠亭數年前建業黃琮守州改爲淮海書院余嘗至訪遺蹟碑
字漫滅不可讀一小碑仆地拂拭觀之乃刻晁無咎象也云晁嘗
不遠萬里來訪淮海故存其刻云

元符二年己卯五十一歲 先生自橫州徙雷州蘇公尙在瓊州先
生復得與蘇公通問作雷陽書事海康書事詩

元符三年庚辰五十二歲 先生在雷州自作挽詞自序曰昔鮑昭
陶潛皆自作哀詞其詞哀讀余此章乃知前作之未哀也五月下赦
令遷臣多內徙蘇公量移廉州與先生相會于海康先生出挽詞呈
蘇公相與歎詠而別初先生謁蘇公彭門詩有云更約後期游汗漫
蓋識于此先生被命復宣德郎放還作和歸去來兮辭遂以七月啓
行而歸踰月至藤州因醉臥光化亭忽索水飲家人以一盃注水進

先生咲視之而卒實八月十二日也先是先生嘗於夢中作好事近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人亦以爲詞識處度自旅次來奔扶櫬北還

案大音先生鏞云宋史及家譜皆言先生年五十三卒譜又以爲是建中靖國元年不載月日攷蘇集乃知爲八月十二日蓋蘇公以改元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使先生後蘇公十五日卒則蘇公安得悲傷道路涕淚筆札且取其詩詞墨蹟而贊歎之箋注之也哉再取蘇黃諸別集一一取證則元符庚辰八月爲先生觀化之期了無可疑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處度奉先生靈櫬停殯於潭州

崇寧元年壬午 詔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先生與焉

崇寧二年癸未 詔州縣立黨人碑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毀秦觀

等文集

案大音先生鏞云先生文集見於自序者止閒居集十卷策論五十篇然此皆元祐以前作據宋史淮海集四十卷詩餘一卷今行世者卷帙雖不加少疑非當日全書

崇寧四年乙酉 詔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于是處度奉先生喪歸葬于廣陵

崇寧五年丙戌 詔毀黨人碑

政和元年辛卯至七年丁酉 處度通判常州遷葬先生於無錫惠山西三里之璨山

案舊譜止云政和閒遷葬不注何年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 詔追贈先生直龍圖閣

淮海先生年譜錢跋附

小峴觀察以新刊淮海先生年譜見示蓋因康熙初侍御大音所輯而攷正其舛誤較舊本已極精審大昕以文集及李氏長編顏

魯公廟記石刻反復尋繹尙有當更正者如文集書王氏齋壁一篇云皇祐元年大父赴南康道出九江余實生焉又云後余迎老母來爲汝南學官皇祐逮今四十一年自皇祐元年己丑至元祐四年己巳恰四十一年先生方在蔡州自識年歲必無差譌而譜繫此文於元豐八年因歲數不合輒改爲幾四十年此其當攷正者一也攷元祐元年先生赴蔡州任其時劉貢父實知州事是歲卽被召去其二年三年未知何人作守至四年向宗回任郡守先生代爲作謝表及記其文皆載集中此可爲元祐四年在蔡州不在京師之證而譜以代向公作啓繫於元年此其當攷正者二也宋史哲宗紀元祐二年四月復制科蘇公薦先生賢良方正闕在其時明年應詔入京師爲言者所齟齬引疾而歸不得與試集中與許州范相公書載其事甚備詩集亦有白髮道人還省記前年引去病賢良之語然則被召至京師爲忌者所中復引疾歸汝南

實三年事而譜繫於二年此其當攷正者三也先生雖舉賢良實未應試授官直至四年六月范忠宣公罷相出知許州先生在蔡爲屬吏特薦充館職再召次年入京師有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之命其時亦未除正字也而譜載除太學博士兼正字於三年與詩文集全不相應此其當攷正者四也長編載元祐六年七月除正字八月罷正字依舊校對黃本書籍故七年書顏公新廟記結銜猶稱明州定海主簿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蓋其時雖登館職尙未脫選人之階主簿爲選人七階之一乃空銜不到任也直到八年再除正字始得改左宣德郎而譜於三年三月已有授左宣教郎敕顯繫後人屢作此其當攷正者五也宋史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合祭天地於圜丘集中進南郊慶成詩卽其事也而譜繫之四年攷四年行大饗明堂禮非南郊且繫九月非十一月此其當攷正者六也宋史文苑傳所載歷官無年月又不言舉賢良引疾罷歸及范忠宣薦

館職事然本集敘述分明歲月與長編俱合今書一通以遺觀察
芻蕘之言不識有一得之可采否乎辛楣錢大昕跋

瀛訂先淮海公年譜既成質諸少詹錢辛楣先生閱數月以跋語
見遺益服其考據之精因已付梓不及更正卽補刻跋語於後瀛
并識

右淮海年譜鈔自無錫秦氏各條內引集中詩賦文詞爲證彼單
行家乘不厭其詳茲用冠集無取複載概從刪乙又條內有旁及
蘇黃諸公事蹟而與太虛無涉者俱不鈔入間有小誤爲秦小峴
錢辛楣兩先生所未正案附夾注存攷道光十有七年十有一月
既望高郵
後學同識

年譜補案 道光二十一年彙

皇祐元年 先世居江南中徙揚州爲高郵州武寧鄉左廂里人

案邑志沿革由漢至宋皆置縣或爲軍不屬揚州蘇東坡墨妙

亭記稱高郵縣孫莘老譜內州當作縣

熙寧三年 先生叔父定登葉祖洽榜進士第二元案高郵譜定仕

至端明殿學士。案李燾長編元祐八年右朝奉郎司農寺丞秦定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元符元年十月鄧棐言新除京東路轉運判官秦定緣姪觀與蘇軾蘇轍厚善遂權監司乞罷新命詔定知濠州定歷仕附錄於此

元豐三年 鮮于子駿爲揚州守先生爲作揚州集序邵彥瞻爲揚州從事先生爲作集瑞圖序 案郡志據宋史及東都事略稱鮮于侁元豐二年爲揚州守與淮海揚州集序所云鮮于大夫守揚州之二年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揚州集元豐四年少游作序蓋三年命馬希孟作集四年少游始序之序集瑞圖亦當在四年觀淮海與邵彥瞻簡固與揚州集序同時並呈也

元豐五年 先生過廬山訪大覺璉公 案大覺懷璉禪師於皇祐中薦住圓通由廬山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至和中乞歸不許英宗時再乞歸詔賜禪師今歸林下凡經過庵院隨性住持璉

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凡二十三年蘇公宸奎閣碑記其事甚悉據此則元豐時大覺安得復在廬山也又案淮海與蘇先生簡第三書據年譜及書中語意是元豐四年初冬時作書未敘及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淮海自作之文尤無差誤則五年過廬山無訪大覺璉公事無疑

政和元年 處度通判常州遷葬先生於惠山西之璨山 案李之儀姑溪集祭少游文云子之孤執徐夫人之喪來訃於余將遷子之柩合葬於惠山之陰據此則璨山之墓誠不足信小峴先生淮海墓攷僅據宋開禧永嘉失名重脩祠堂記證舊傳墓在璨山之誤而重訂年譜未改合葬未詳

淮海閒居文集自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稿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成二百一十有七篇次爲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序

縱每進見搢紳先生未有不詢及秦公者流風遺韻隱然如高山巨川人皆識其爲一鄉之望迺知地以人而勝也公沒已數百年而盛名不泯亦以文之有傳焉耳北監舊有集板歲久漫漶近日山東新刻不全予迺以二集相校刻之郡齋序曰凡古人之文有緒餘有精華有源本得其源本則精華悉舉之矣況緒餘乎今夫江河之水東流入於海而岷陽崑崙則其發源之地草木花實之盛其得於地土之力必厚矣名勝傳世之文亦江河之流草木之花實也獨不有源本者乎故曰其源深者其流長其本殖者其末茂秦公之名世豈偶然哉今之後生聞風興慕者率惟其緒餘是好不復知其精華源本以是求公不亦遠乎蓋其逸情豪興圍紅袖而寫烏絲驅風雨於揮豪落珠璣於滿紙婉約綺麗之句綽乎如步春時女華乎如貴游子第此特公之緒餘者耳至於灼見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與賈誼陸

贅爭長沈味幽元博參諸子之精蘊雄篇大筆宛然古作者之風此則其精華也迺若孝友出於天性行義孚於朋友少年慷慨論事嘗有繫咎二虜回幽夏故墟之志方王氏用事時公能少貶其說可立登顯要獨守正不撓乃至謫死窮荒沒齒無怨是其曠度高懷貌萬鍾而弗顧堅操勁氣歷九折而不回中之所存有過人者浩然一傳其殆自見也嗚呼以此爲文茲其所以名世者也豈非吾鄉百世之師乎孟子論夷惠清和而稱其爲百世之師他日又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何耶蓋聖之清和此其源本也隘與不恭則緒餘末流之弊耳是以君子由其清和不由其隘不恭也夫公之文旣已著於天下矣余小子其敢以譏陋贅言獨念公一鄉之望恐向慕者昧於所求序而論之使知公之名世在此而不在彼也公名觀少游其字一字太虛高郵人淮海其名集云嘉靖己亥秋九月望日同郡後學張紘書于鄂之石鏡亭

淮海集者宋高郵秦公觀少游之作也記者曰淮海集三十卷淮海
閒居集十卷淮海詩餘一卷宋史謂文集四十卷蓋合前二集而言
也經籍考歌詞有淮海集一卷卽詩餘也版舊藏國子監歲久漫漶
儀真黃雪洲中丞瓚一刻于山東高郵張世文州守縱參校監本黃
本再刻于鄂州爲淮海集四十卷爲後集六卷爲長短句分卷上中
下亦庶幾還其舊矣未久鄂板復燬于火搢紳才哲過公故里不見
公遺文往往惋惜而去高郵州守胡君民表謂闡揚先哲盛舉不容
已也乃求其善本捐俸復刻以傳工旣告成復問序于儀儀辭遜再
四不獲乃作而言曰淮海集豈可不傳哉嘗聞蘇長公謂李廌曰少
游之文如美玉無瑕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張文潛則謂少游
平生爲文甚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呂居仁則謂少游雖從東坡遊而
其文乃自學西漢邢和叔則謂少游文如鐘鼎然其體質重而簡易
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竭力莫能彷彿是非公文章之定品乎長

公初見公黃樓賦以爲有屈宋才及居惠州得公書詩讀之歎曰如在齊聞韶也王介甫則謂公詩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呂氏則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朱晦翁則謂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想渠合下得句便巧是非公詩賦之定品乎史謂少游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黃魯直亦謂議論文字乃特付之少游是非公議論之定品乎陳後山云今之詞手惟秦七黃九朝溪子則謂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是非公歌詞之定品乎後學熟味而精擇之真見如諸公之所評品者而更權度於吾心斯爲善讀淮海集者也抑公雖與長公同放而不坐其放言之失雖爲介甫賞識而不入于熙豐之黨文章華國議論通達國體而不爲詭遇少貶以徇人當時孫莘老徐仲車皆安定先生門人也公與之詩文往復麗澤切磋甚多且其少年高志非爲親養則不復應舉登第教其弟覲覲及子湛相繼皆以詩文名世則公之事親也事君也友弟也教子也擇友也天秩人

倫可謂無慚德矣不幸爲羣奸所擠屢投窮荒百折不回竟以遷死君子猶以世豈復有斯人悲之此誦其詩讀其書者所以貴知其人論其世也淮海集豈可不傳也哉嗟乎昔人以詩文鳴世而人品未足稱重者有矣雖其集刻之傳亦未免爲訾議之資爾何足貴哉益見淮海集之不可不傳也已嘉靖乙巳孟夏月庚子日後學江都盛儀拜書

世稱立言不朽至與立德立功並駕而能言之士競託于文焉以傳乃羣史藝文志所載銷滅無聞者今亦何限卽蕪贅僅存猶冀咸陽再炬之爲愉快也而秦少游先生身罹黨禍朝廷至下詔毀其文顧其文迄今傳焉何物殘編能使萬乘威詘良亦真自有不可磨滅者令傳至今乎夫文之可傳詎必皆道德性命語封禪書劇秦文千載味之不減駝峯雞蹠彼其精神誠有獨到則欣賞自繫人心火傳不盡鬼斧不摧誠無足訝何況人品卓然才追屈宋其爲子瞻文潛和

叔後山諸君子所推轂當年既有定價而後世惡得無傳焉方其壯歲登朝致身史局才名重乎海內第令肯稍脂韋卽拾級可躋宰執乃獨守道不阿瘴鄉投骨坐朋黨坐增損實錄又坐謁告寫佛書紹聖諸奸渠何怨之修而相窘若是少游守死善道無媿此衷華光杯水正自含咲入地獨是繫二虜復幽夏志大見奇嘗試用之何遽不有瘳積弱而遭屯賈志令祖宗培養父兄師友陶鎔生平辛苦之所蘊蓄曾不供南箕卷舌之一逞二黜未已九辯誰摺人謂宋忠厚立國所厚似獨儉邪於正人君子毒手固未貸也方今遭逢聖明士大夫卽骯髒忤時最重不過投閒削籍焉而止患不真才真品如少游不患橫罹意外如少游所值者乃睠高沙少游而後無幾少游豈其神居朝爽璧社夜光河嶽之鍾靈也如是而誇才子者尙必借才於異代然則西望荆塗當年風起雲飛攀鱗附翼此其人又何方之產也余所爲三復遺文重爲讎校而願與後進之賢思齊前烈者以此

雖然又不徒以文也如以文則未暇論世者且或以其文掩其節以
其風流蘊籍之辭調掩其瓌瑋閎麗之文章而少游幾無以自見亦
曰此有宋之豪于文者而已矣露筋女子不有其文併不有其姓名
而取豎輓卒不忘謁祠宇而致敬其聲價蓋不落少游下人有不朽
獨文也與哉晦翁曾以詩人被薦乃至抱悔歿齒夫陞城化石而更
以蛾眉見媼非其志也故吾儕所諷誦咨嗟彷彿若對少游者其文
在也若少游之所以爲少游者自有本未必不徒以其文而已也萬
曆戊午孟夏工部都水司郎中提督河道兼督木仁和後學李之藻
撰

重刊淮海集序

吾郵碩彥宋時多推孫秦孫著述最繁而邑中罕傳秦則淮海集四十六卷詩餘三卷舊爲明水部李公之藻所彙乾隆年閒稍事修葺而漫漶已甚迄今又八九十年并此漫漶者不可得士大夫道出郵邑耳淮海各訪其書不獲意趣索然王君寬甫懼文獻之馴至於無徵也亟取舊本與同志諸君正其脫誤釐爲二十卷又念集中尙多缺遺復與茆君雱水於集外搜採若干條爲補遺一卷并付劖劂氏一字之訛必加糾正閱八月而告成洵盛舉也人第見淮海詞賦香皇巍然爲文人之冠不知其慷慨論事所著皆可見之施行同時鉅公口之不置手之弗釋有由然也且其時金陵之學方盛公未嘗附其燄洛蜀之黨已成公未嘗揚其波後因黨籍遂竄窮荒轉徙靡常而著書自娛氣骨益峻此其高懷勁節有方之莘老而無愧者詞賦其緒餘焉耳今其書具存讀其書可想見其人其人磊落而英多其

文涵盪而嵯峨天下後世灼然知賢人君子之留貽一如精金美玉之照耀是當與海內共寶之非吾邑所得而私者也而顧聽其散軼可乎時邑當事嘉是役之可不朽也捐貲爲之倡寬甫因與同人多方籌畫以竣其事蓋亦猶水部之志而校讎加慎焉語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淮海有知當蹶然一笑也已道光丁酉仲冬之月邑後學宋茂初拜手謹序

道光十七年重彙淮海文集條說

一李公之藻彙本作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蓋依張公綆胡公民表彙本意在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載相符案李本每卷多者二十餘葉少止二葉想有遺脫定非元書之舊宋史稱文集四十卷無所謂後集閒居集自敘止云十卷似皆不必牽合今從省併前集作十七卷後集作二卷詞作一卷共二十卷

一李彙本文後別立哀挽一門似依文選起例而其他復未分門今移附詩文之末又元本古今體詩分載而五排誤入五古中今亦移正又有詩載前集而後集複載者謹刪其一

一蠶書本非詩文之類唯書葉差少仍附文末

一胡本李本詩後附諸家詩文題作子瞻和詩子瞻謝詩等字似依閒居集之舊不始於張南湖今仍原文別以夾注

一集中譌脫甚多其與胡本互異而胡本義較通者改從胡本胡李二本同譌而顯然可見者亦略加改正至難以意測字句俱仍其舊閒附案語篇末待博雅攷定

一詩有別見他家集中者附注案語篇末

一各家詩集有分體不分體之別少游秋興擬古九首見洪邁容齋隨筆南宋人所見本想不分體而胡本李本九首分載後集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七言律詩內今依其分體舊次

一元本卷首載郡志本傳王應元撰其實本宋史本傳而少加附益今改載宋史於前刪去附益各句用從其朔

淮 海 集 像
淮 濩 生 三 十 三 歲 小 象



以君為將恡耶其服墜其行方
以君為將隱邪其言文其神冒
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不求之君
不藏以為將恡將恧者皆不知
君者也蓋將挈所奔而察所遇
以游於世而不卒返於其鄉者乎

元豐甲子之秋東坡居士撰於竹西舟次

淮海集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敕 宋史 長篇 年譜 淮海閒居
集自序 原序 序 條說 象贊 賦詩文十七卷後集
詩文二卷詞一卷補遺續補遺 攷證 校閱姓名 跋

淮海集卷一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賦 辭

浮山堰賦 并引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爲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沈之猶踰年乃合堰表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餘民分就岡隴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之怪祲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嗚呼異哉感而作浮山堰賦其詞曰

繫四瀆之並醜兮寔脈絡於坤靈惟長淮之澌漫兮自桐柏而發源

貫江河以下驚兮拉泗沂而左奔走
搏雷以赴海兮駕扶搖而薄山
固元氣之宣節兮熄衆兆之災患
粵蕭梁之服命兮抗北魏以爭衡
信降虜之詭計兮阻湯湯而倒征
依兩崖以受土兮羌合脊於中央
捷竹留石之不足兮又沈鐵以厭
不祥表九里以中峙兮截萬派之
奔茫大隄屹乎如墉兮杞柳苑其
成行展源深而支永兮雖蹇否而
必通倏鯨吼以奔潰兮與蒼蒼而
俱東若然犀之照渚兮旅百怪而
爭道驛馬怒而噓蹠兮虎蛟咆而
相糾哀死者之數萬兮孤魂逝其
焉游背自然以開鑿兮固神禹之
所惡世苟近以昧遠兮或不改其
此度螳蜋怒臂以當車兮精衛銜石
而填海慙梁人之不思兮卒取
非於異代豈方迫於尋引兮不遑
議夫無窮將姦臣取容以幸入兮
公相援而欺蒙抑五材囚壯之有
數兮特假手於憧憧系曰敦阜寇
冥大川屯精氣扶輿變乾文運徒
力頓漂無根潮波復故彌億年

太守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旣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
作黃樓於東門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
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詞曰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
晷以橫出兮干雲氣而上征旣要渺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
雘而不御兮爰取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旁犇岡陵
奮其攫拏兮豁谷效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
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
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
誠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慮異
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姑從容以浮游儻登
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醪以爲壽兮旅穀核以爲儀儼雲
鬢以待側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
思之遲莫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道傳馬之更馳昔何

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傲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
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為躡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
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魏兮服余佩之焜煌從
公於斯樓兮聊裴回以徜徉

子瞻謝詩 我坐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
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為城泗水以為池我詩無傑句
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雨雹散雷椎雄辭雜今古中有屈宋姿
南山多磬石清滑如流脂朱蠟為摹刻細妙分毫釐佳處未易識
當有來者知

寄老庵賦

或問孫先生之遊湯泉山也嘗於佛祠之旁二松之下誅薙草茅平
夷土塗規以為庵曰寄老焉子時實從與見其事願揚摧而陳之僕
曰唯唯寄老之區在於湯泉實惟歷陽東城之域山林鬱其修阻水
土婉而滋息風和氣平物無癘疫其出遊也南則峯巒經亘二百餘
里前望建業之都卻顧項王之亭龍窟呀其旁出江漫漫而徂征東

則惠濟真相二刹相望殿寢中開四注修廊閒從遊子於焉相羊沈
燎茗飲樂未渠央西則赭落之前三井天出幽巖白浪明晦如一旁
輸有斛上庇有室解衣入游百疾爲失北則瓦梁之河陰陵之澤水
潦之所聚會魚鼈之所充斥芟菱蒲蓴毛髮之富被及鄰國其入居
也則閉關卻掃反聽收視內外旣進與妙自會湛乎若玉淵之澄枵
然如槁木之廢其游也其居也無所適而非道者世奚足以識之哉
雖然先生方爲侍從之臣充諫諍之官論思獻納日不遑給雖欲復
從二三子於寄老之上未可得也一旦功成事畢引老乞身天子憫
之不煩以政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於國門之外酒闋升車望寄老
而歸焉則僕也亦將負杖屨而從之矣

湯泉賦

大江之濱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峯負深谷分埒引源迤邐相屬
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薄爲虎鬚泐爲魚目鱗介莫潛過者斯浴此何

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涓涓莫虞歲年不火而燠其名湯泉嗚呼
豈非熒惑莅於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
沈魄陰償其負耶丹砂黃硫金石之氣酷悍之所激耶德有常仁惠
公而浹寒凝海兮不冰旱焦山兮不竭其或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
革瘡瘍憊筋淫血欣澀汨之暨游恍幽憂之永脫以沐則髮澤以頽
則膚悅其羨流冗浸捐棄於溝壑者猶能灌蔬稻之畦已牛馬之喝
此又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厥類寔繁至於弱水儲陰投羽必沉
火并萃陽爛石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滋穴神瀆以流焦溪
乏冑蔓之飾沸潭謝聳取之游其餘酒墨所發膠鹽是滋啜懷千金
飲狂一國哀玉乳以中涵橫金絲而徑度詭品繆名紛莫爲數咸受
命於元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匡廬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烟菲
掩縟王孫鳥隼之所娛金穴椒房專寵靡曼之所占則湯泉之中又
有顯晦者焉野老駭然而咲曰善乎齊給之士曳杖而去行歌於塗

曰澤沸滂沱奮此泉兮被彼山阿吾唯灌沐兮不知其他

歎二鶴賦

廣陵郡宅之圃有二鶴焉昂然如人處乎幽閒翹翮摧傷而弗能飛
翻雖雄雌之相從常悒悒其鮮懽時引吭而哀唳若對客而永歎圃
吏告予曰此紫薇錢公之鶴也公熙寧時實守此邦心虛一而體道
治清淨而忘言既不耽乎豆觴又不嗜乎匏絃惟此二鶴與之周旋
居則俛仰於賓掾之後出則飛鳴乎導從之先故鶴之來也則知使
君之將至鶴之往也則知使君之將還是時一郡之人好甚於姻敬
逾於客如愛子之居家若寵臣之在國晝從乎風亭之濱夜棲乎月
觀之側謂此幸之可常頗逍遙而自得逮公之去于今幾時人各有
好鶴誰汝私具各物於有司雞鷺易而侮之傍軒楹而蒙叱歷階阨
而遭麾惟主人之故客閒一遇而嗟咨余聞而歎曰噫嘻有恃而生
者失其所恃則悲彼有啄乎廣莫之野飲于清泠之淵隨林丘而止

息順風氣而騰騫一鳴九臯聲聞于天若然者又豈衛侯之能好而支遁之可憐哉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主金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羣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尙臨於金甲想可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旣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鏃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

驄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爲鋒鏑之交下遽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向若怨結不解袖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符秦夸南伐之師坐投淝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爲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和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眷眷懷歸今得歸念我生之多艱心知免而猶悲天風飄

兮余迎海月炯兮余追省已空之憂患疑是夢而復非及我家於中
途兒女欣而牽衣望松楸而長慟悲心極而更微升沈幾何歲月如
奔嗟我宿昔通籍璧門賜金雖盡給札尙存愧此散木繆爲犧尊屬
黨論之云興雷霆發乎威顏淮南謫於天庖予小子其何安歲七官
而五譴越鬼門之幽關化猿鶴之有日詎國光之復觀忽大明之生
東釋纍囚而北還醜天漢而一洗覺宇宙之隨寬歸去來兮請逍遙
於至遊內取足於一身復從物兮何求榮莫榮於不辱樂莫樂於無
憂鄉人告予以有年黍稷鬱乎盈疇止有敝廬泛有扁舟濯予足兮
寒泉振予衣兮古丘洞匈中之滯礙渺雲散而風流識此行之匪禍
乃造物之餘休已矣哉桔槔俛仰無已時舉觴自屬聊淹留汝今不
已將安之封侯已絕念仙事亦難期依先塋而灑掃從稚子而耘耔
修杜康之廢祠補由庚之亡詩爲太平之幸老幅巾待盡更奚疑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與盛德其俱升
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爲世師公神
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鄴封逮去邑而爲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
翔而績著兮考蹇跼而文鳴公旣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旣輕
車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祕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
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楊
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展來
遲而去速兮固前終以跋蹇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
公之忠誠兮卽商墟而賜環紬史牒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貢
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
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卽世述作
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百年不斯須兮適電滅而焱逝天不
憇遺一老兮固搢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牆路貫

江而修阻兮會莫奠乎酒漿悲填膺而第鬱兮聊自託於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真一時之女英既富有此好德兮又申之以令儀
帶幽蕙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善以
自持何報施之或忒兮罹禍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
殞殂痛平素之偕處兮忍此奄奄而嫠居瀝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
而捐軀佩珠玉以死貞兮固衆女之所嗤曷卓越以不顧兮棄性命
其如遺美不可強有兮信天資之所開要反心以內省兮豈或售乎
人知嗟三晨之未浹兮遂俱逝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羌魂魄以並遊
日黃昏以不見兮庭室窈其無人惟哀風以歸來兮動素幔之襜襜
何平生之款密兮遽音聲之不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憂而攻
心豈至理不吾喻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櫬以增慟兮涕漬血而灑
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旣然精魄忽其不駐兮惟修名之

可延忍錄錄以寓世兮信烈者之所羞儻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
焉悼

必

淮海集卷一

淮海集卷二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詩

泊吳興觀音院

案一本興下有西字

金刹負城闐闐然美栖止卞山直穹窿
若水相依倚霜檜鬱冥冥海
樓鮮蕤蕤廣除庇夏陰飛棟明朝晷
溪光鳧鷖邊天色菰蒲裏緒風
傳晝焚壁月窺夜禮洩雲慧層空
規荷鑑幽泚餘煌烟際下鐘磬林
端起聳牙戲清深嶽崮撲空紫
所遇信悠然此生如寄耳志士恥溝
瀆征夫念桑梓攬衣軒楹閒獻歌
何窮已

三老堂

原註趙少師張少保趙通議

堂堂三元老業履冠儔匹
譽誇橫秋霜高明麗朝日
並道謁温宣連科收甲乙
東南奠藩服西北馳使驛
解鞅環堵安岸幘氈裘屈
羣姦懾警效衆廢起咄叱
至今領麾地謳吟遍蓬華
出入雖異途歸潔固

如一晚厭方內遊把袂訪閑逸雲壑慶安車風川駛飛鶴獻酬埃壻
外珠玉在揮筆風標傲松鶴顏髮移丹漆遂令吳越人藻繪恣稱述
邈然超世姿髣髴得十七辟靡禮寂滅麟閣事蕭瑟茲焉出民願名
實更炳蔚琬琰琢高詞龍蘭燎深室福履旣所綏光華無終畢

送僧歸遂州

寶師本巴蜀浪跡遊淮海定水湛虛明戒珠炯圓彩飄零鄉縣異晚
晚星霜改明發又西征孤帆破烟靄

送周裕之赴新息令

丈人淮海英抗節浮雲外揮毫錯星錦抵掌參筭籟青春抱修能脫
略無范蔡晚營三徑資百里聊束帶扁舟歲欲徂古刹夜仍艾去去
整羽儀行與高風會

寄曾逢原

孟夏氣候好林塘媚晴輝回渠轉清流藻荇相因依叢薄起疎籟衆

鳥鳴且飛高城帶落日光景酣夕霏卽事遠興託撫己幽思微逍遙
弄柔翰徒倚絃金徽美人貌雲杪志願固有違丹青儻不渝與子同
裳衣

司馬遷

子長少不羈發軔遍丘壑晚遭李陵禍憤悱思遠託高辭振幽光直
筆誅隱惡馳騁數千載貫穿百家作至今青簡上文彩炳金牘高才
忽小疵難用常情度譬彼海運鵬豈復顧矰繳區區班叔皮未易議
疎略

田居

雞號四鄰起結束赴中原戒婦預爲黍呼兒隨掩門犁鋤帶晨景道
路更笑喧宿潦濯芒屨野芳簪髻根霽色披窗靄春空正鮮繁辛夷
茂橫阜錦雉嬌空園少壯已雲趨伶俜尙鴟蹲蟹黃經雨潤野馬從
風犇邨落次第集隔塍致寒暄眷言月占好努力競晨昏

入夏桑柘稠陰陰翳虛落新麥已登場餘蠶猶占箔隆曦破層陰霽
靄收遠壑雌蜺臥淪漪鮮飈泛藁薄林深鳥更鳴水漫魚知樂羸老
厭煩歎解衣屢盤礴蔭樹濯涼颺起行遺帶索家婦餉初還丁男耘
有託倒筒備青錢鹽茗恐垂橐明日輸絹租鄰兒入城郭

昔我時青秧廉纖屬梅雨及茲欲成穗已復頽星暑遲暮易昏晨搖
落多砧杵邨迥少過從客來旋炊黍興發卽杖藜未嘗先處所褰裳
涉淺瀨矯首沒孤羽藁祠土鼓悲野埭鷓鴣雞舞雉子隨販夫老翁拜
巫女辛勤原註一稼穡事惻愴田疇語得穀不敢儲催科吏旁午

嚴冬百草枯鄰曲當休暇土井時一汲柴車久停駕寥寥場圃空跼
跼烏鳶下孤榜傍橫塘喧春起旁舍田家重農隙翁媪相邀迓班坐
釃酒醪一行三四謝陶盤奉旨蓄竹筴羞雞炙飲酣更獻酬語闕或
悲咤悠悠燈火暗刺刺風颺射客散靜柴門星蟾耿寒夜

寄題傅欽之草堂

河陽有洑流經營太行根威德不終晦發爲清濟源斯堂濟源上太
行正當門仰視浮雲作俯窺流水犇修竹帶藩籬百禽鳴朝暎相望
有盤谷李愿故居存主人國之老實惟商巖孫班行皆供奉亟進逆
耳言天子色爲動羣公聲亦吞蕭條冰霜際不改白玉温出處士所
重其微難具論公勿思草堂朝廷待公尊

案此篇亦載黃文節公詩集

次韻酬徐仲車見寄

渭清非勝涇蘭芳本無慕我生季葉中乃與古人遇職當供灑掃匏
繫愧遲暮來章感存沒三讀淚如注

次韻邢敦夫秋懷十首

原註以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爲韻

驅車陟高丘卻望大梁圻馳道入雙闕勾陳連太微夷門壯下屬清
洛相因依美哉吾黨士臯禹良可希

暮有二客至俱以能禪聞一枝惠林出一派智海分言各不相可往
來劇絲棼謝客姑舍是妨余醉看雲

昔者會中書門戶實難瞰筆勢如長淮初源可觴濫經營終入海欲
語焉能暫斯人今則亡悲歌風慘澹

渤海有巨鼇其顛冠嵯峨宿昔嘗小抃八紘相盪摩忽遭龍伯人一
舉空潮波取皮煎作膠清此崑崙河

蝮蛇初螫手壯士斷其腕豈不悲毀傷所卹在軀榦西羌沙鹵地置
戍或煩漢雞肋不足云阿瞞妙思算

湯湯辟靡流中有學子居但說若稽古言猶二萬餘來者轉相祖詞
林日凋疎稍喜績溪令入校天祿書

匠氏構明堂百材入斤斧儻非豫章棟冗長亦焉取英英范與蘇器
識兼文武胡爲老一州不用作霖雨

憬彼高句麗來修裔夷職天都富如海勞汝送涓滴舳艫尾相銜遠
近困供億止沸當絕薪揚湯百無益

祖宗舉賢良充賦多名儒執事惡言者此科爲之無雖有仲舒錯或

橫江潭魚果欲鳴鳳至還當種椅梧

邢侯秋臥疴揮毫見深衷賡者二三子翕然笙磬同不爲兒女姿頗
形四方風屬有山水念因之絲與桐

春日雜興

飄忽星氣徂青陽迫遲暮鳴飛各有適赤白紛無數雨砌墮危芳風
樞納飛絮寒幃香霧橫岸幘雲峯度林影舞窗扉池光染衣履參差
花鳥期蹭蹬琴觴趣撫事動幽尋感時遺近慕秣馬膏余車行行不

周路

結髮謝外好俯仰希前修繆挾江海志恥爲升斗謀歟歷難刻畫賤
貧多釁尤發軔背伊闕解驂憩邗溝丹鉛費永晷麴蘖毆深愁璧月
鑿簾櫳珠星絡梧楸泯泯渠水駛霏霏花霧浮公子悵何許撫膺徒
離憂

潭潭故邑井猗猗上宮蘭不食自清滌莫服更幽閒志士恥弱植卷

跡甘饑寒佳晨追良覲觸物懸悲端川途眇回遠經歲曠音翰豈不
慕裘馬詭得非所安蟬冕多怵迫繩樞眇憂患枉尋竟何補方枘誠
獨難

吳會雖褊小海濱富奇峯天雞一號叫劒戟明遙空谿谷相徑復深
林杳攢叢猿吟虎豹啼雲氣迷西東中有遯世士超然閱孤蹤被蘭
服明月起坐松聲中夜鍛吸沆瀣朝琴庇青蔥騎星友元氣巢許安
可同俛眄區中人飛埃集毛鋒問津或不繆從子遊鴻蒙

東方有美人容華茂春粲抱影守單棲含睇理哀彈聲意一何切所
歡邈雲漢徒然事膏沐孰與徂昏日微誠浪自持嘉月忽復晏巧轉
度虛櫺飛紅觸幽幔歲歲芳草滋夜夜明星爛合并會有時索居不
必歎

寢瘵倦文史駕言從遨嬉颶風舉遙激規日麗清漪含桃粲朱實杜
若懷碧滋娉娉弱絮墮圍圍文魴馳明霞廓遠矚哀禽攬離思縛草

天際合孤雲川上移寬閒絕輪鞅重復多路歧信美難久佇歸歟從
所治

昔我遊京室交通五陵閒主客各英妙袍馬相追攀千金具飲啜百
金雇吹彈纓弁羅廣席當頭舞交竿鮮裘耀淥酒采纈生風瀾燈燭
暗夜艾士女紛相班歡娛易徂歇轉盼如飛翰豐豐負孤願離離銜
永歎山鳥窺茗飲簷花笑蔬餐棄捐勿重陳事定須蓋棺

客從遠方來遺我昭華管吹之動人心異境生虛竅礧礧青嶂橫泱
泱春溜漸馬蹄交狹邪車轂錯平坦士女競芳辰禽魚蔭修竿依微
認睇笑凌波見纖短停吹欵泯滅眈眈復空館靈物信所珍顧恨知
音罕

桃李用事辰鮮明奪雲綺繁華一朝去默默慚杞梓時徂鷹化鳩地
遷橘爲枳獨有羨門生後天猶不死

原注猶一作常

藝籍燔祖龍斯文就淪喪帝矜黔首愚諸雋

原注一作雋

出相望楊馬操

宏綱韓柳激頽浪建安妙謳吟風槩亦超放玉繩帶華月豔豔青冥
上奕世希末光經緯得無妄兒曹獨何事詆斥幾覆醬原心良自誣
猥欲私所尚螳螂拒飛轍精衛填溟漲咄咄徒爾為東海固無恙鷓
鸞日彫滅黃口紛冗長投袂睇層霄茲懷誰與亮

和孫莘老題召伯斗野亭

淮海破冬仲雪霜滋不平菱荷枯折盡積水寒更清輟棹得佳觀湖
天繞朱甍信美無與娛濁醪聊自傾北眺桑梓國悠然白雲生南望
古邗溝滄波帶蕪城邨墟翳茅竹孤烟起晨烹簷閒鳥聲落客子念
當行攬衣視日景薄陰漏微明何時復來遊春風發鮮榮

孫莘老原唱

淮海無林丘曠澤千里平

渠闌防濬物色故不

清老僧喜穿築北戶延朱甍簷楯斗杓落簾幃

河漢傾平湖杳無

涯湛湛春波生結纜嗟已晚不見芙蓉城尚想紫芡盤明珠出新

烹平生有微尚一舟聊寄行遇勝輒偃寒霜鬢刷澄明可待齒牙

豁歸歎謝浮榮

黃魯直和

謝公所築埭未數曲池平蘇州來賦詩句與秋氣清

結構擅空闊湖光浮棟甍維斗天司南其下百瀆傾貝宮產明月
含澤遍諸生盤薄淮海閒風烟侵十城籟簫吹木末浪波沸庖烹

我來杪搖落霜清見魚行白鷗遠飛回得我若眼明佳人歸何時
解衣繞廂榮

蘇子瞻和 落帆謝公渚日脚東西平孤亭得小憩暮景含餘清
坐待斗與牛 錯落掛南麓老僧如宿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

舊事疑前生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自哂得魚不忍烹
似聞續溪老復作東都行小詩如秋菊豔豔霜中明過此感我言

長篇發春榮 蘇子由和 扁舟未遽解坐待雨聞平濁水汗人思野寺為我清

昔遊有遺詠枯墨存高龔故人獨未來一尊誰與傾北風吹微雲
暮寒依月生前望邗溝路卻指鐵甕城茅簷卜茲地江水供晨烹

試問東坡翁畢老幾此行奔馳力不足隱約性愈明早為歸耕計
免慙老僧榮

張耒和 維舟得古寺望遠天四平晴日輝輝散晚風泠泠清危
亭下瞰野層閣高連蕞起望斗與牛淮海相奔傾往來誰百年今

昔我平生悠悠何所寓臺上多化城與其逐影死寧似不鳴烹咄
哉應有止老矣將安行中庭柏子落丈室霜月明此意竟蕭條猶

然笑安榮 張芸叟和 我登甘棠埭所向殊未平舟行汗池中頓失江湖清

蛙聲亂僧唄鷓鴣吻赫市蕞意同伯嗜死苟與衛士傾開池種白蓮
壘石擬三生猶淹南斗墟終遠北斗城設我紫藕供報之白芽烹

三年猿鶴友萬里秦楚行秋風隴首至落日淮南明寄言懷士士
慎勿慕官榮

陪彥瞻遊金山和子由詩

江流會楊子洶洶東南驚海門劃前開金山屹中據鼓鐘食萬指金

獲棲千柱夜庭遊月波曉觀搏香霧天清猿鳥哀風暗魚龍怒雲物
 橫古今濤波閱晨暮三州氣色來上下端倪露偉哉元氣開此勝知
 誰聚念昔憩精廬登臨輒忘去汲新試團月飯素羹魁芋妙興入芳
 藤真境在芒屨別來星暑換寐寤經從處忽蒙珠璧投了與雲巒遇
 幽光炯肝肺爽氣森庭戶區中多滯念方外饒奇趣寄語山阿人冷
 然行復御

子由原唱 揚州望金山隱隱大如幘揭來長江上孤高二千尺

僧居厭山小面面貼蒼石虛樓三百間正壓江潮白清風斂霽霧

曉日曜金碧直侵魚龍居似有鬼神役我行有程度欲去空自惜

風吹渡江水山僧午方食波瀾洗我心筍蕨飽我腹平生足遊衍

壯觀此云極鐵甕本誰安海門復誰植東南遞隱見遙與此山匹

茲遊幾不遂深愧幕府客歸時日已暮正值江月黑顧視天水并

坐恐星斗濕使君何時罷登覽不可失

鮮于子駿和 蓬萊三神山橫絕倚鼇背鼇傾海水動一峯失所

在飛來大江心盤礴幾千載化為金僊居龍象錯朱貝夙昔愛山

水江湖不斲忘君前或剖竹匏繫古維揚隱然勝絕境日日遙相

望不意二君子招攜一葦航高攀躡雲梯闊視瞰冥漲潮來隱天

地萬里卷白浪波清霄漢淨澄徹迷迷下上更深月正中山影杳無

象蛟鼉四面穴形勢三州壯融結既難窮丹青殊莫狀蘇侯韻高

遠邵子雅趨尚奇觀極無邊幽尋端未放浮生閱流水清話造方

文畢景趣言歸侵星搖兩槳武功真好奇落筆掃珠璣持語淮南
守茲遊不可遺君恩早晚東南下一棹扁舟信所之

同子瞻端午日遊諸寺賦得深字

大史抱孤韻暢懷在登臨別乘載鄒枚佳辰事幽尋參差水石瘦窅
窅房櫳深清磬發疎箔妙香橫素襟復登率堵坡環回矚欽峯雙溪
貫城郭暝色帶孤禽涼颺動爽籟薄雨生微陰塵想澹清漣牢愁洗
芳斟揮箋訂往古援毫示來今愧無刻燭敏續此金玉音

子瞻詩 肩輿任所適遇勝輒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
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忽登最高塔眼
界窮大千下峯照城郭震澤浮雲天深沈既可喜曠蕩亦所便幽
尋未云畢墟落生晚烟歸來紀所歷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寢孤
燈同夜禪

寄陳季常

一鉤五十牒始具任公釣揭竿趣灌瀆與爾不同調先生本西蜀俠
氣見英妙哀憐世閒兒細黠似黃鷄侍童雙擢玉鬢髮光可照駿馬
錦障泥相隨窮海嶠平生攜手好十七登廊廟小生相吏耶徒枉尺

書召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樊幅巾對沈燎泠泠屋外
泉兀兀原頭燒欲知山中樂萬古同一笑

同子瞻參寥游惠山三首 其一王武陵韻 其二
寶羣韻 其三朱宿韻

輟棹縱幽討籃輿入青蒼圓頂相邀迓旃檀燎深堂層巒淡如洗傑
閣森欲翔林芳含雨滋岫日隔雲光涓涓續清溜靡靡傳幽香俯仰
佳覽眺悠哉身世忘

使君厭機械所與惟散人顧慙蒹葭陋繆倚瓊枝新上干青礪礪下
屬白磷磷洞天不知老金界無棲塵緬彼人閒世烏蟾閱青旻詎得
踵三隱山阿相與鄰

樓觀相複重邈然閔深樾九龍吐清泠瀼瀼會未絕罌缶馳千里真
味猶不滅況復從茶僊茲焉試葵月岸巾塵想消散策佳興發何以
慰傲嬉操觚繼前轍

子瞻詩 余昔為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
為湖州與高郵秦少游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寶羣朱

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三首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漪瀾堂俯窺松檜影
仰見鴻鶴翔炯然肝肺閱已作冰玉光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
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又

薄雲不遮山疎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策策芒鞋新嘉我二三子
皎然無淄磷勝遊豈殊昔清句仍絕塵弔古泣舊史疾譏歌小旻
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鄰

又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傾紫盞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
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饑弄三百月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
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參寥詩 山烟弄滅沒山不含蔥蒼刺舟傍遙岸理策升虛堂周
遭矚層巘矯矯如翱翔下瞰平田流澹然浮日光青篁解初籜洗
雨聞新香雖云迫前途真賞豈易忘

松門暗朝雨寂歷無行人隆曦忽穿漏卉木鬱以新階泉漱石齒
照眼光磷磷使君美無度卓犖遺躋塵風標傲竹柏談笑凌穹昊
何愧沈冥子臥霞吞結鄰

揚帆渡江來洗眼驚翠樾雲姿既容裔鳥哢更清絕凌梯訪前蹤
蜿蜒亦未滅嗟我魚目光疇能綴明月狂墨掃琅玕風烟座中發
殊勝區中人茫茫走飛轍

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

我宗本江南爲將門列戟中葉徙淮海不仕但潛德先祖實起家先
君始逢掖議郎爲名士余亦忝詞客風流以及汝三通桂堂籍汝弱
不好弄文章有新格久從先生遊術業良未測武林一都會山水富
南國下有賢別駕上有明方伯干將入砥礪驪婁就銜勒勿矜孔鸞
姿不樂棲枳棘吳中多高士往往寄老釋辯才雖物化參寥猶夙昔
投閒數訪之可得三友益少來輕別離老去重乖隔念汝遠行役惘
惘意不懌道山雖云佳久寓有饑色功名已絕意政苦婚嫁迫終從
大夫案一本作人議稅駕邗溝側追蹤漢兩疏父子老阡陌

送李端叔從辟中山

人畏朔風聲我聞獨寬懷豈不知凜冽爲自中山來端叔天下士淹
留蹇無成去從中山辟良亦慰平生與君英妙時俠氣上參天孰云
行半百身世各茫然當時兒戲念今日已灰死著書如結鷲聊以忘
憂耳駸駸歲道盡淮海歸無期功名良獨難雖成定奚爲念君遠行

役中夜憂反側攬衣起成章贈以當馬策

贈蹇法師翊之

天都九經緯人物如紡績豈無仙聖游但未見高識蹇師蜀方士鬼
物充服役竭來長安城摩挲金銅狄大蛇死已論葛陂囚且釋是事
何足云聊爾恤艱厄方從馬明生西去鍊金液丹成得度世造化爲
莫逆予亦江海人各宦偶牽迫投劾去未能見師三歎息

送劉貢父舍人

虎去藜藿采珠在其川媚君子一訕信實繫天下事念昔元豐閒公
初謫南裔託詞弔湘水聞者爲心醉踰年儉臣逐國老起相繼除公
守襄陽士始有生意茲焉歸法從乃是朝廷計在公何足云事業本
餘棄掖垣美花木入直春正麗同僚看家風立馬揮九制

觀也本諸生早與世參商方柄不量鑿交親指爲狂末路辱公知賜
書非所望相期古人處豈止事文章汝南雖奧區校官寔始張解鞅

百無有栖栖寄僧坊築室從有徒皆公借餘光一壺千金直所濟在
倉黃萬里猶比鄰別離無足傷何以報公德好脩以爲常

南京妙峯亭

原注王勝之所
作蘇子瞻題榜

王公厭承明出守南宮鑰結構得崇丘歸然瞰清洛是時謫仙人發
軻自廬霍郊原春鳥鳴來此動豪酌報投一何富玉案金刀錯新榜
揭中楹千載見遠託竭來訪陳迹物色屬搖落人烟隔鳧鴈田疇帶
城郭紅蕖隕風漪砂礫卷飛穉青青陵上姿獨汝森自若人生如博
弈得喪難前約金鎚初控頤已復東方作大明昇中天龍鸞入階閣
深懲漁奪弊法令一刊削斯民如解懸喜氣鬱磅礴公平數登覽行
矣翔寥廓

次韻奉酬丹元先生

金華紫烟客來作牧羊兒至言初無文尋繹自成詩二景入妙解元
氣含烟詞憐我鬣蒼浪黃埃眩蟲絲勸解冠上纓一濯含風漪攝身

列缺外倒躡蜿蜒鬢維斗錯明珠望舒耿修眉真游無疆界浩蕩天
風吹

送裴仲謨

君子出於德妙高如匠石但見廣廈成不見斧斤迹厚爲諸兄奉自
奉頗云嗇三生陽亢宗薄俗有慙色汝南古佳郡月日評一易爾來
似揚州不辨龍蜥蜴短簿尋參軍喜怒移頃刻正平竟獲免寔我文
舉力念公多乖隔憂思如紡績恥爲兒女仁到此淚橫臆熙朝大烹
飪賢者不家食朝爲郡縣吏暮作臺省客矧聞諸法從久欲薦言責
去去勿重陳九萬自此擊

題雙松寄陳季常

遙聞連理松託根黃麻城枝枝相鉤帶葉葉同死生雖云金石姿未
免兒女情想應風月夕滿庭合歡聲

徐仲車食於學官吏或以爲不可欲罷去之太守不聽禮遇如

初感之而作

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廢賢哉黃次公鑒裁實精詰殷勤謝督郵此
丞乃廉吏重聽庸何傷善助無失意古人骨已朽來者復誰繼仲車
天下士固非許丞類至行通神明問學有根柢若充老更聘自革風
俗弊太守前已聞粟帛俄見賜奈何少年子輒效督郵事道喪賢哲
窮聞之爲流涕人心如其面難以一律揆所望在次公督郵何足議
次韻夏侯太冲秀才

儒官飽閒散室若僧坊靜北窗腹便便支枕看斗柄或時得名酒停
午猶中聖醒來復何事秉筆賦秋興焉知懶是真但覺貧非病茫茫
流水意會有知音聽鐘鼎與山林人生各天性

送張和叔兼簡黃魯直

汝南如一器百千聚飛蚊終然鼓狂鬧啾啾竟誰聞議郎盛德後清
修繼先芬未試霹靂手低回從此君學官冷如水壑鹽度朝曛閒蒙

相暖熱破憂發孤欣君今又復去冀北遂空羣豈無一尊酒誰與通
殷勤大梁多豪英故人滿青雲爲謝黃叔度鬢毛今白紛

和王忠玉提刑

嵩峯何其高峯高氣尤清念昔秋欲老從公峯下行古木上參天哀
禽報新晴修塗雲外轉槁葉風中零曛黑渡伊水渺然古今情黎明
出龍門山川莽難名信美非吾土顧瞻懷楚萍美人天一方傷哉誰
目成黃綬我聊爾白鷗公勿驚糟醅可鋪啜古人忌偏醒

飲酒詩

我觀人閒世無如醉中真虛空爲消隕況乃百憂身惜哉知此晚坐
令華髮新聖人難驟得得且致賢人

左手持蟹螯舉觴屬雲漢天生此神物爲我洗憂患山川同恍惚魚
鳥共蕭散客至壺自傾欲去不容閒

客從南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酌初不啜彊啜且復醒旣鑿渾沌竅遂

出華胥境操戈逐儒生舉觴還酪酏

雷觴淡如水經年不濡脣爰有擾龍系爲造英靈春英靈韻何高蒲

荀難爲鄰他年血食汝應配杜康神

案四詩亦載施注蘇詩補遺

艇齋

并序

予以典校史局領俸錢塘邂逅得友丁君彥良於陳留官舍彥良年少氣雋誦詩文亶亶不休動有過人語深恨得之晚也臨分以艇齋詩屬予賦爲寄題一篇

平生樂漁釣放浪江湖閒兀兀寄幽艇不憂浪如山聞君城郭居左右羣書環有齋亦名艇何時許追攀釣古不釣今所得孔與顏不然如爾祖跨鶴出塵寰

和裴仲謨摘白鬚行

仲將題凌雲比訖鬚盡白陸展媚側室星星染爲黑人生如寄耳況復形與色澤壑藏山舟夜半輪有力龐眉三不遇已矣何所惜二毛

賦秋興自愛頗姑息聞諸古竺乾毛髮因地得數窮反其本螻螳得而食妙年光可鑒炯若鴉羽戢映梳漸蕭蕭變化了無隙所以梵志云昔人已非昔皤然君勿笑子羽以貌失信美如客兒終翦施摩詰我作白鬚行而得養生術

覲覲二弟作小室讀書魯直名曰寄寂作此寄之用孫子實韻力田不逢年識者未宜閔他時歲在金百兩無虛糶士生當自量天道平如準汝兄魯叔山正坐不前謹有琴亦無絃何心尙求軫客來欲頽玉大白輒滿引官長既屢罵諸生亦時嘖一口吸西江元哉居士蘊歲寒知蒼松日暮識丹槿夢想八九椽森然羅玉筍

孫子實詩 薛宣欲吏雲季氏或招閔此公匈中秋萬物被收糶賣藥偶知名草玄非近準才難不易得志大略細謹士生要弘毅天地如蓋軫驥夾鹽車驂井下短綆引難甘嗜爾食聊寄粲然軫誰能借前籌還婦用束蘊吾聞調羹鼎異味及粉槿豈其供王羞而棄會稽筍 案此詩別見黃文節公集題作文韵孫子實寄少游

反初

昔年淮海未邂逅安期生謂我有靈骨法當遊太清區中緣未斷方
外道難成一落世閒網五十換嘉平夜參半不寢披衣涕縱橫誓當
反初服仍先謝諸彭晞髮陽之阿鋪餒太和精心將虛無合身與元
氣并陟降三境中高真相送迎琅函紀前績金蒲錫嘉名耿光洞寥
廓不借日月明故棲黃埃裏絕想空復情

精思

精思洞玄化白日昇高旻俯仰凌倒景龍行速如神半道過紫府弭
節聊逡巡金牀設寶几璀璨明月珍僊者二三子眷然骨肉親飲我
霞一杯放懷暖如春送朝玉虛上冠劍班列真無端拜失儀放斥令
自新雲霄難遽返下土多埃塵淮南守天庖嗟我實何人

送楊康功守蘇

公於萬事輕獨嗜山水重寓直西掖垣滄洲長入夢廣陵一都會廚
酒萬斯甕每歎闕登臨持此將焉用比持蘇臺節論鬱縉紳共翻云

美泉石汜可小嬉弄
恩恩治行李草草別賓從
乃知仁智心所樂異
庸衆梅花發春端
百卉日興動公等行復反
臺閒俟鸞鳳

偶戲

偶戲失班龍坐謫崑崙陰崑崙一何高去天無數尋嘉禾穗盈車珠
玉炯成林天飈時一拂清哀動人心一面四百門官譙雲氣侵闕然
竹使符難矣暫登臨羣仙來按行憐我久滯淫力請始云免反室歲
已深親朋喜我來感歎或霑襟塵寰君勿悲殊勝巢欽崙

病犬

犬以守禦用老憊將何爲踉蹌劣於行纍然抱渴飢主人恩義易乃
爲升斗資追隨不肯去猶若戀藩籬屠膾意得逞烹庖在須斯糟糠
固非意豚豕同一時念昔初得寵青韉纏毯絲飼養候饑飽動止常
相隨胡云不終始委逐在衰遲犬死不足道因爲主人悲

和子瞻雙石

天鑱海濱石鬱若龜毛綠信爲小仇池氣象宛然足連巖下空洞鼎
張彭亨腹雙峯照清漣春眉鏡中蹙疑經女媧鍊或入金華牧鑪熏
充雲氣研滴當川瀆尤物足移人不必珠與玉道傍初無異漢將疑
虎伏支機亦何據但出君平卜奇疆入華林傾都自追逐我願作陳
那令吼震山谷一拳旣在夢二駒空所欲大士捨寶陁仙人遺句曲
惟詩落人閒如傳置郵速

雷陽書事

駱越風俗殊有疾皆勿藥束帶趨祀房瞽史巫紛若絃歌薦繭栗奴
主洽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雞骨灼
一笛一腰鼓鳴聲甚悲涼借問此何爲居人朝送殤出郭披莽蒼磨
刀向猪羊何須作佳事鬼去百無殃

舊傳日南郡野女出成羣此去尙應遠東門已如雲蚩氓託絲布相

就通慙歎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案第一篇第三篇別見蘇詩補遺在雷州八首內

海康書事

白髮坐鉤黨南遷海瀕州灌園以鋤口身自雜蒼頭籬落秋暑中碧
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

荔子無幾何黃柑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層巢俯雲木信
美非吾土草芳自有時鷓鴣何關汝

卜居近流水小巢依欽岑終日數椽閒但聞鳥遺音鑪香入幽夢海
月明孤斟鷓鴣一枝足所恨非故林

培塿無松柏駕言出焉遊讀書與意會卻掃可忘憂尺蠖以時詘其
信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

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鰕魚青裙脚不襪臭
味猿與狙孰云風土惡白州生綠珠

海康臘己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搗祭鼓城郭爲沸動雖非堯曆頒自

我先人用大笑荆楚人嘉平臘雲夢

案以上六篇別見蘇詩補遺雷州八首內

粲粲庵摩勒作湯美無有上客賦驪駒序仁開素手那知蒼梧野棄
置同芻狗荆山玉抵鵲此事絲來久

裔土桑柘希蠶月不紡績吳綃與魯縞取具舸船客一朝南風發家
室相怵迫半賈鬻我藏倍稱還君息

一雨復一暘蒼茫颶風發怒號兼晝夜山海爲顛蹶云何大塊噫乃
爾不可遏黎明衆竅虛白日麗空闊

合浦古珠池一熟胎如山試問池邊蜚云今累年閑豈無明月珍轉
徙溟渤閒何關二千石時至自當還

次韻曾存之獻竹軒

翩翩曾公子子猷定前身嗜好準疇昔了然不溜磷寄食平準官植
竹當比鄰朝與竹相對暮與竹相親安可一日無此君真可人

游仙

服形百神朝刳心萬緣盡我無退轉境何以有精進戲爲汗漫游八

極一何近渺渺東海水纍纍北邙墳向來歌舞處忽復成荒村愚人
如鹿耳其死了無魂孰知九霄閒玄圃枕崑崙緇塵化人衣蒼蘿誰
與捫

雲車自天來駕言游混茫手持太一節身佩使者章龍虎傍天矯馬
龜伏以翔朝元紫微上所覩浩難量寶網結萬珠參伍相焜煌花品
不知數妙英折元房宮殿隨人身處處輒清涼危髻擢真玉高謝人
閒妝二三角鬚眉冠雲帶含光遺我飛霞佩副以明月璫再拜敬服
之白毛發靈香

次韻答張文潛病中見寄

與君涉世網所得如鉤溫念昔相乖離俯仰變寒暄把袂安可期寄
書囑加飧三年汝水濱孤懷誰與言末路非所望聯鑣金馬門校文
多豫暇玄談到羲軒孰云苓簪小史書垂後昆匪惟以舊聞牴牾良
可刊比枉病中作筆端淮海奔亟駕問所苦兀坐一室閒晤對不知

夕歸途斗星翻平時帶十圍頗復減臂環君其專精神微恙不足論
愷悌神所勞此理真如絃

與子瞻參寥會松江得浪字

松江浩無旁垂虹跨其上漫然銜洞庭領略非一狀況如陣平野萬
馬攢穹帳離離雲抹山窅窅天粘浪烟中漁唱起鳥外征帆颺愈知
宇宙寬斗覺東南壯大史主文盟諸豪盡詩將超搖外形檢語笑供
頡頏嫵娟棄追逐撥刺亦從放獨留三百缸聊用沃軒曠

子瞻得風字 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
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古人同舟師

不會流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閒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行

擘岸風人笑年來三出慣天教我輩一尊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
送銀盤尾鬣紅

參寥得岸字 蜿蜒跨長虹吳會稱傑觀淪漣幾萬頃放目失垠
岸倒景射遙山青螺點空半從來誇震澤勝事無昏日破浪湧長
鬢排空度飛翰肺肝入清境劃若春冰泮安得凌九垓從公游汗
漫

自作挽詞

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檢我屍藤束木皮棺藁
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
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
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
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
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

淮海集卷二

淮海集卷三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詩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參天老木相樛枝嵌空怪石銜青漪兩猿上下
一旁掛兩猿熟視蒼蛙疑蕭蕭叢竹山風吹海棠
杜宇相因依下有兩獐從兩兒花飡草嚙含春
嬉易老筆精湖海推畫意忘形形更奇解衣一
掃神扶持他日自見猶嗟咨金錢百萬酒千鴟
荆南將軍欣得之老禪豪取橐爲垂白晝掩門
初許窺房櫳炯炯明冬曦榛藁羽革分毫釐殘
編未終且歸讀歲暮有閒重借披

夜坐懷莘老司諫

六合寥寥信茫昧中有日月無根柢古往今來
漫不休青髮素顏從此逝嗟予自少多遭迴氣血
未衰心已艾北渡長淮霜入屨南窺禹

穴塵生袂日鑿一竅渾沌死雖有餘風終破碎回車復路可無緣三
問道人三不對

荅朱廣微

廣微才華殆天賦十歲孤山有佳句又夢東林飲虎溪歎息清風人
不悟自爾所見無全牛桐柏崑崙日傾注蔥蘢曉景破新花蹭蹬老
拳擒脫兔身勤事左竟何成巧迫化工天所怒兩鬢星星滄海頭強
學禪那慰遲暮昨夜燈花吐金粟曉烹鯉魚得尺素笑我徜徉吳楚
閒經卷酒后隨所遇人生迂意十八九月得解顏能幾度著書準易
空自疲服藥求仙良亦誤北風老矣無能爲行看黃鸝語飛絮安得
從君醉百場落筆珠璣不論數

送僧歸保寧寺

西湖環繞皆招提樓閣晦明如臥披保寧復在最佳處水光四合無
端倪車塵不來馬足斷時有海月相因依上人弱齡已隸此心目所

證惟瑰琦白玉芙蓉出清沼天然不受緇塵擾坐客一語不入意目
如明星視飛鳥冠切雲兮佩玉環上人顧之真等閑應緣聊入人閒
世興盡卻歸湖上山伊余久欲窺禹穴矧今仲父官東越行挽秋風
入剡溪爲君先醉西湖月

和王通叟琵琶

案一本琵琶下有夢字

鶻鴂鳴時衆芳歇華堂夢斷音容絕風驚玉露不成圓一夜芙蓉泣
秋月金紋捍面紫檀槽會抱花前送酒知庾郎江令費珠璧小砑紅
牋揮兔毫風流雲散令人瘦忍看麴塵昏錦綬楚水悠悠更不西上
天破鑑空依舊

醫者

塊然一氣初渾淪散作六物相吐吞主承客禦勝復存是爲萬物疾
病原寥寥空陂遊寬魂誨此法術成軒轅金書玉冊要不煩煥如星
宿不可捫時遷聖祖遂幽昏弊俗竊以資利源余嘗感慨期明論世

無妙質孰與言因君乞詩置屋軒聊復援筆賦本根

漫郎

元公機鑿天所高中興諸彥非其曹自呼漫郎示真率日與聱叟爲
嬉遨是時胡星殞未久關輔擾擾猶弓刀百里不聞易五殺三士空
傳殺二桃心知不得載行事俛首刻意追風騷字皆華星章對月漏
洩元氣煩揮毫猗玕春深茂花竹九疑日暮吟哀猱紅顏白骨付清
醜一官於我真鴻毛乃知達人妙如水濁清顯晦惟所遭無時有祿
亦可隱何必龕巖遠遁逃

紀夢荅劉全美

歲逢困敦斗申指辰次庚辰漏傳子夢出城闔登古原草木榮天帶
流水千夫荷鍤開久殯前有一人狀瓌偉素冠長跪烝酒殺云是劉
郎字全美馬鳴車響斷還續人境晦明秋色裏旣寤茫然失所遭河
轉星翻汗如洗世傳夢凶常得吉神物戲人良有旨全美聲名海縣

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娟娟二十四橋月月下吹簫聊爾耳洗眼看君

先一鳴九萬扶搖從此始案第一句申指年譜案作指申

和虛飄飄

虛飄飄虛飄飄風寒飄絮浪春暖履冰橋勢緩霜垂霰聲乾葉下條

雨中漚點沒流水風裏綵雲鋪遠霄虛飄飄比時光影猶堅牢此詩誤載

宋氏本蘇詩刪補二十九首內魯直原唱亦誤載入

魯直原唱 虛飄飄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漫成橋入夢雲千疊遊空絲萬條蜃樓百尺聳滄海鴈字一行書絳霄虛飄飄比人

生命猶堅牢 子瞻和 虛飄飄虛飄飄畫簷蛛結網銀漢鵲成橋塵清雨梧葉

霜飛風柳條露凝殘點見紅日星曳餘光橫碧霄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

馬上口占

向晨結束事長途利風刮面冰在鬚岡窮得水馬不進霧暗失道人

相呼悠悠旁舍見汲井軋軋隔林聞輓車游目騁懷自可樂勿憶鄉

縣增煩紆

霜風稜稜萬木枯梅花破萼猶含鬚田家往往事游獵追逐狐兔相
號呼微茫山中起狂燒隱約林梢低日車馬頭漸覺有佳趣勿厭阡
陌多縈紆

別子瞻

人生異趣各有求繫風捕影祇懷憂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
徐州徐州英偉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區域珠樹三株詎可攀玉海千
尋真莫測一昨秋風動遠情便憶鱸魚訪洞庭芝蘭不獨庭中秀松
柏仍當雪後青故人持節過鄉縣教以東來償所願天上麒麟昔漫
聞河東鸞鷲今纔見不將俗物礙天真北斗以南能幾人八軹學士
風標遠五馬使君恩意新黃塵冥冥日月換中有盈虛亦何筭據龜
食蛤暫相從請結後期遊汗漫

子瞻和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無憂將軍百戰竟不侯

伯郎一斗

得涼州翹關負重君無力十年不入紛華域故人坐上

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新詩說盡萬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故
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誰爲他鄉各異縣天遣君來破

吾願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髯孫眼中見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
一鳴驚倒人縱橫所值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千金弊帚那堪
換我亦淹留豈長筭山中既未決同歸我聊爾耳君其漫
淮南三歲吾何求使君到後消人憂君言有客輕公侯扁舟相從
古揚州置之匹馬恨無力千里相忘同異域新詩空使四座驚隱
居未易凡人測使君南歸無限情鴻飛攜書墮我庭此書兼置昔
年客袖中麗句淮山青老夫強顏依府縣堆案文書本非願清談
麴麴解人頤安得座右長相見狂客吾非賀季真醉吟君似謫仙
人未契長遭少年笑白髮應慙傾蓋新都城酒貴誰當換塵埃垢
面非良筭歸來泗上正思君莫待黃花霜爛漫 案此篇蘇子由
詩詳攷證

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同參寥賦

海陵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絕倒爲憐一樹傍寒溪花水多情自
相惱清淚斑斑知有恨恨春相逢苦不早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
風爲誰好誰云廣平心似鐵不惜珠璣與揮掃月沒參橫畫角哀暗
香銷盡令人老天分四時不相貸孤芳轉盼同衰草要須健步遠移
歸亂插繁華向晴昊

參寥詩 朔風蕭蕭方振槁雪壓茅齋欲敲倒門前誰送一枝梅
問訊山僧少病惱強將筆力爲君寫麗句已輸何遜早碧桃丹杏
淮海集 卷三 四 中華書局聚

空自妍嚼蕊艷香無此好先生攜酒傍玉叢醉裏雄辭驚電掃東
溪不見謫仙人江路還逢少陵老我雖不飲為詩牽不惜山衣同

藉草要須陶令插花歸醉臥春風軼軒昊
子瞻和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

為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
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

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今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
草草不如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界昊

化工未識蘇羣槁先向梅花一傾倒江南無雪春瘴生為散冰花
除熱惱風清月落無人見洗妝自趁嚴鐘早惟有飛來雙白鷺玉

羽瓊枝鬪清好吳山道人心似水眼淨塵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
多情橫機欲試東坡老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

長條餐落英忍饑未擬呼穹昊 坡門酬唱集上有子瞻和參寥
字

子由和 老夫毛骨日凋槁愁見米鹽惟醉倒忽傳騷客賦寒梅
感物傷春同懊惱江邊不識北風勁牆頭知有南枝早未開素質

夜先明半落清香春更好鄰家小婦學閨媚靚妝惟有長眉掃孤
芳已與飛霰競結子仍先百花老苦遭橫笛亂飛英不見遊人醉

芳草可憐物性空自知羞作繁華助芒昊
隣君古木依岩槁西江飲醉須彌倒野花幽草亦何為嶮語長篇

空自惱萬點浮溪輒長歎一枝過嶺誇先早拾香不忍游塵汚嚼
蕊更憐真味好道人遇物心有得瓦竹相敲緣自掃誰知真妄了

不妨令我至今思璉老妙明真覺昔未識但向闌窗看詩草浮雲
時起烏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坡門酬唱集上有子由和參寥
字

題驥裏圖

雙瞳夾鏡權協月尾鬣蕭森澤於髮鞍銜不施韉復脫旁無馭者氣
騰越地如砥平丘隴滅天寒日暮抱饑渴驥首號鳴思一發超軼絕
塵入恍惚東門金鑄久銷歇曹霸丹青亦云沒賴有龍眠戲揮筆眼
前時見千里骨玉臺閶闔相因依嗟爾龍媒空自奇鸞旗日行三十
里焉用逐風追電爲

和東坡紅鞵帶

君不見相如容貌窮不枯卓氏恥之分百奴一朝奉命使筇笻駟馬
赤車從萬夫仲元君平更高妙寄食耕卜霜眉鬚兩川人物古不乏
數子風流今可無參軍少年飽經術期作侍中司御壺老披青衫更
矍鑠上馬不用兒孫扶一朝忽解印綬去恥將詩禮攘裙襦懸知百
年事已定卻笑列仙形甚臞東阡北陌西風入瑞草橋邊人叫呼相
見紅圍照白髮頽然醉臥文君壚

題楊康功醉道士石

黃冠初飲何人酒徑醉頽然不知久風吹化石楚山阿藤蔓纏身
蘇封口常隨白鶴一飛去但有衣冠同不朽異物終爲賢俊得
野老田夫豈宜有華陰楊公香案吏一見遂作忘年友日暮西垣
視草歸往往對之傾數斗大夢之閒無定論啓母望夫天所誘穀
城或與子房期西域更爲陳那吼我疑黃冠反見玩若此堅頑定
醒否何當一笑凌蒼霞顧謝主人聊舉手

送蔡子驥用蔡子駿韻

越絕山川遠相屬萬壑千巖抱青綠臥龍一峯稱是奇遶趾清漪
如帶束鏡水春生鷓尾銜稽山日暮猿聲續三休上與蓬萊接登
眺使人遺寵辱我昔東遊觀禹穴痛飲狂歌得所欲上天何曾有
官府鸞鳳日日遭鞭扑僧坊畫壁閱幾徧神妙難忘獨金粟華胥
夢斷已十年又見春風煑錫粥苧蘿若耶固依舊可憐雲月誰追
逐故人淡泊

出天性鷦鷯巢林一枝足不肯絃歌甘筦庫還同市門隱梅福惟應
月下小叢歌尙有哀音傳舊俗

和裴仲謨放兔行

兔饑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天寒草枯死見
窘何太迫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一死無足悲所恥敗頭額敢期
揮金遇倒囊無難色雖乖獵者意頗塞仁人責兔兮兔兮聽我言月
中仙子最汝憐不如亟返月中宿休顧商巖并嶽麓

南都新亭行寄王子發

洛水沄沄天上動道入隋渠下梁宋宋都隄上十二亭一一飛驚若
鸞鳳光華遠繼周王雅宴喜還歸魯侯頌玉觴嚴令肅衣冠金縷哀
音繞梁棟娟娟殘月照波翻習習暖風吹鳥哢何處高帆落文鵠誰
家駿馬嘶征鞚柳枝芳草恨連天暮雨朝雲同昨夢借問亭名製者
誰留守王公才望重胸中雲夢吞八九日解千牛節皆中祥符相公

實會祖庭列三槐多伯仲承明厭直出荊州轉守此都行大用此都
去天纔尺五交廣荆陽歸引控兔園事迹化黃埃清泠文雅堪長慟
舳艫銜尾車挂鞵昨日出迎今日送送故迎新無已時古往今來相
戲弄亭下欽崎淮海客末路逢公詩酒共一尊明日難重持豈恤官
期後芒種今年氣候頗云早天矯梅花春欲縱行見亭中祖帳開千
乘送公歸法從

以尊薑法魚糟蟹寄子瞻

鮮鯽經年漬醯醑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尊茁滑於酥先社薑芽肥
勝肉鳧卵纍纍何足道釘釘盤飧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
傳為旨蓄魚鱸蜃醢薦邊豆山藪溪毛例蒙錄輒送行庖當擊鮮澤
居備禮無麋鹿案此詩別見施注蘇詩補遺蘇無魚鱸以下四句有且同千里寄鵝毛何用孜孜飲麋鹿二句

贈女冠暘師

瞳人翦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飄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

塵俗霧閣雲窗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鷗啼

次韻黃冕仲寄題順興步雲閣

故山無期大刀頭黃塵溽暑未罷休步雲之篇忽我投便見冰玉懸
清秋順興山川甲閩甌無風萬壑松颼颼步雲之人人品優御風禦
寇真其傳仙人乘槎凌斗牛回環十見天星周猿鶴忽驚空蕙帳周
家正要磻溪望

徐得之閒軒

建安自古多俊髦徐子磊落尤其豪論兵說劍走湖海身勤事左無
所遭綠林五校已屠膾黑衣三衛嗟徒勞歸來故山便卜築脫棄萬
事輕鴻毛橫前澗水漱哀玉傍舍老櫪藏飛猱山蔬何用媿梁肉鶴
斲未必輸青袍追寒弄月有真意慎勿輕語傳兒曹

送喬希聖

鸚翔蓬蒿非所悲鵬擊風雲非所喜貴賤窮通盡偶然回頭總是東
流水我思田文昔相齊朱袍照日如雲霓三千冠佩醉明月清歌一
曲傾玻璃如今陳迹知何在但見荒冢烟蕪迷又思原憲昔居魯門
戶東西閉環堵杖藜對客騁高談自覺凶襟輩堯禹如今寂寞已成
塵空有聲名掛千古送君去何時回世閒如此令人哀我徒駐足不
可久笑指白雲歸去來

輦下春晴

樓闕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牆亂絮迷春闊
花困日長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

睡起

睡起東軒下悠悠春緒長爬搔失幽囀欬欠墮危芳蛛網留晴絮蜂
房受晚香欲尋初斷夢雲霧已冥茫

次韻莘老初至湯泉

夾路山重複參天樹老蒼一區成小市數埒引溫湯洗沐同幽客鋪
餐就梵坊未輸朝市子斗酒得西涼

年華行已老林莽尙蔥蒼地勝連龍洞泉溫注鬼湯人風遠城市鐘
梵近僧坊九夏來投錫棲心應更涼

莘老詩 川谷闕深阻天時正莽蒼聊同不速客來浴自然湯茂
宰藹休政道人棲淨坊恍如登十地熱惱頓清涼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

昔同裴博士酌酒俯庭柯晚岫潭潭碧風池瑟瑟波蒼崖遺老沒白
首故人過轉眄成陳迹勞生可奈何

晚憩孤亭上羸驂繫斷柯荒門寒帶路空檻闊增波往事青山在餘
生白鳥過誦言成絕語疊疊迫陰何

折柳相從地重來失舊柯林光延晚照岸影動微波隔浦檀欒密當
簷翡翠過主人成異物搔首奈情何

懷孫子實

舉眼趨浮末斯人獨好修青春三不惑黃卷百無憂玉出方流潤鸞
停翠竹幽相思自成韻不必寄西郵

對淮南詔獄

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臥起漂母給朝曠樊雉思秋野鞞
鷹望暮雲念歸忘食事日減臂環分
淮海行搖落文書亦罷休風霜欺獨宿燈火伴冥搜笳動朱樓曉參
橫粉堞秋更拚飛鏡破應得大刀頭

次韻荅米元章

嗜好清無滓周旋粲有文揮毫春在手岸幘海生雲花鳥空撩我尊
鱸正屬君惟應讀雌蜺差不愧王筠

宿參寥房

鄉國秋行暮房櫳日已暝驚風多犯竹破月不藏星鉤箔簷花動鈔
書燭燼零非關相見喜自是眼長青

次韻米元章齋居卽事

庭木雙株茂盆池一掬慳支頤魚出樂入皆鳥知還老境行將及仙
書讀未閒因君歌鳳過通夕夢歸山

次韻酬陳傳道

白髮三冬學青衫八尺身誰知人上傑聊作吏中循揮翰通元氣開
編友古人寄聲張氏子曲逆豈長貧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都司芸叟學士

楚國陳夫子周南頗滯留弊袍披槁葉瘦馬兀扁舟藥餌過三伏文
書散百憂何人共禪悅居士有浮休

次韻子由題斗野亭

滿市花風起平隄漕水流不堪春解手更爲晚停舟古埭天連鴈荒
祠木蔽牛杖藜聊復爾轉盼夕烟浮

子由詩 細雨添春色微風靜聞流勞生兩蓬鬢生計一扁舟飲
食隨魚鱉封疆入斗牛風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韓樞密夫人挽詞

奕葉貂蟬後宗姻樂靜閒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像瞻榆闕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閱水不復更西還

天上開華屋丘山忽返真內人歸賸感挽者轉哀新鸞詔初乾墨魚軒已暗塵藹然多德善論次有蒼珉

永壽縣君挽詞

廷尉蒙恩後蘭臺就養初大椿宜更壽流水遽焉如鸞錦封花誥蛛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琬琰在幽墟

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羣仙素幔傷秋泛青缸慘夜船玉峯歸葬處木拱鴈連天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榮厚夜中妙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風雨雙龍合山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于公

中書侍郎挽詞

案郎下應有關文疑有傳欽之字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弊議折董宏非遷謫生華髮騫騰上紫薇又騎箕尾去朝野涕空揮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寡傳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休二品追褒峻千金賻恤優縉紳終有恨王駿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

舉舉西州士來爲邦國華藝文尤爾雅經術自名家正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賢人各有數不獨歲龍蛇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生應有謚國史可無書舊室懸蛛網遺編走蠹魚定無封禪草平日笑相如

東平夫人挽章

元注錢穆夫人

相閩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鳥悲春檻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封李公挽章

報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動融尊酒花
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鬣一朝新
戚里薨耆舊哀榮世未如祿加三事袞奠致兩宮輿鹵簿前衢隘歌
鐘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庭除

德清道中還寄子瞻

投曉理竿棹溪行耳目醒蟲魚各蕭散雲日共晶熒水荇重深翠烟
山疊亂青路回逢短榜崖斷點孤翎叢薄開羅帳淪漪寫鏡屏疎籬
窺窅窳支港泛冬簷遠澹依微見哀狝斷續聽夢長天杳杳人遠樹
冥冥旅思搖風旆歸期數月莫何時然蜜炬復聽閣前鈴

鮮于子駿使君生日

往昔高堂夢熊羆兆吉占氣鍾西蜀秀時應仲秋嚴江漢揮犀尾風
雲下筆尖微辭追屈宋精義到黃炎操履森寒柏名聲耿夜蟾擊彊

雕鶚健治劇鷗鵠銛使者旌旄易將軍印綬添鴛鴻隨步武虎豹入
韜鈴錦覆郎官綬彤垂太守檐兩行分蜜炬十里上珠簾禮士常懸
榻誅姦或奮髯兩堂昏絳帳風帙亂牙籤銀漢星初換金莖露已霑
歡聲連北固壽邑巨東漸麗句充文几奇香物玉奩簪紳五福具尊
俎四難兼賤子真殊幸清標獲屢覘誤蒙雕朽木猥辱畫無鹽嘉運
方熙洽英才豈滯淹佇公歸法從行道慰民瞻

次韻蔣穎叔南郊祭告上清儲祥宮

特起朝陽內祠宮極邃清高窗闕玉女巨闌守昌明盛掩秦諸時雄
逾漢兩京垣橫天上紫洲露海中瀛皇帝初龍躍中原罷虎爭樵夫
亦談道行旅不持兵此地修禳禱于時保利亨栢梁災未幾陳寶詔
重營御帑金繒出慈闈服玩并標題動宸翰撰次屬鴻生玉刻黃金
印金書祕殿名妙經藏洞觀真籙佩威盟仙溜花閒靜瓊枝物外榮
肇裡承帝祉肆眚順民情天施寧論報風行不計程近傳聞磬管時

或見旄旌海嶽朝雙闕星辰集上楹禮如尊太一事異寵文成大似
圓丘報長於至日迎侍臣來祭告法駕欲時行釐事通元氣高真達
孝誠慶增黃帝系壽續太陰精西北夷門峻東南輦路傾雲行博山
氣風卷步虛聲符貺方期應英髦各彙征謳歌興法從行見泰階平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

寶曆開新歲春回斗柄東漪生天際水凍解日邊風浩蕩依蘋起侵
尋帶雪融江河霜練靜池沼玉奩空魚藻雍容裏雲霄俯仰中更無
舟楫礙從此百川通

正仲左丞生日

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莫敷十一莢椿茂八千齡汗血來西極搏
風出北溟之無分襁褓詩禮學趨庭妙質珠遺海高材刃發硎初更
芸閣祕屢直瑣闈青史筆開凡例綸言正緯經文昌頻曳履京兆屢
空因遂總臺綱紀常參國典刑兩宮隆眷遇諸夏聳瞻聽武略驅雷

電文鋒粲斗星乞閒辭亢滿分逸下青冥綺甲雙朱服腰橫萬寶釘
明峯春蠹蠹汝水暮泠泠散策花閒徑揮犀水上亭壺觴延墨客燈
燭按歌伶周袞歸公日商巖夢武丁久聞虛揆席佇見返皇局別數
汾陽考重鑄宋父銘巍然廟堂上永作世儀型

淮海集卷三

珍傲宋版印

淮海集卷四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詩

駕幸太學

案當依石林詩話作和呂丞相微仲駕幸太學詩

原廟初更十二章還輿詔蹕幸諸庠涵天璧水遙迎仗映月深花不
亂行風動四夷將遣子禮行三舍遂賓王前知此舉追虞氏果有球
音發舜堂

題閣求仁虛樂亭

胡本注前二首莘老作案二當作一詳攷證

禪房幽構徑彎環噪鵲鳴鳩盡日閑隱几冥濛超物表畫圖髣髴見
林閒寒簾雲吐池中月岸幘天橫竹外山秋興已闌成麗句板輿時
此慰慈顏

長官平昔嗜林丘僧與開亭待勝遊修竹回環扶碧瓦小池方折轉
清流春深鷓鴣催詩句夜靜蟾蜍入酒舟只恐政成留不得縣人空

此憶常游

誰構新亭近翠微似教陶令狎天機池光引月來檐廡竹影疏風到
客衣愛酒有時攜玉琴無絃聊自拂金徽人閒此樂應無幾肯向良
辰與物違

懷李公擇學士

一辭行旆楚亭臯幾為登臨掛鬱陶蓬斷草枯時節晚山長水遠夢
魂勞流傳玉刻皆黃絹早晚金閨報大刀宣室方疑鬼神事順風行
看駛鴻毛

次韻此或皆他人次韻作詳攷證

青髮從遊各白袍老來邂逅更陶陶尺書繼月傳雙鯉相見何時詠
百勞諫草十年聊閣筆坐棠三郡不更刀靈崖灤水堪行樂時事紛
紛劇蝟毛

畫船京口見停橈瀟洒渾疑謝與陶但把好山供勝踐不將餘論掛

塵勞諫垣天上經焚草藩國年來屢夢刀北路近傳新政美未嘗因物彊吹毛

題湯泉

滿斛泠泠注不窮幻塵乾慧洗皆空法流水接諸天上神漢香聞一國中金粟示爲除病惱跋陀仍已獲圓通馬蹄又入風埃去回首吳吟謝逋翁

元註湯泉有逋翁

溫井霜寒碧鬢澄飛塵不動玉奩清老翁仙去羸驂共太子東歸廢沼平據石聊爲寶陀觀決渠還落堰溪聲洗腸灌頂雖殊事一洗勞生病惱輕

寄題王欽之自圓庵

誅茅北戶結圓廬從事風流入畫圖珠箔粉垣藏混沌葛巾藜杖造虛無春閒居士天花室晝盡仙人白玉壺遙想吏行鳧驚散沈烟一穗對團蒲

流觴亭并次韻

縹緲雲巒欲盡頭
灑然華構別飛流
朱盤激灑開冰鑑
碧甃縈紆走玉虬
毛骨漸驚超濁界
風煙驟覺變清秋
更憐白足如霜句
可羨溪邊六逸遊

臥龍西畔北池頭
水擘華堂瑟瑟流
幾曲漪漣盤翠帶
一峯孤秀浴蒼虬
香囊近午清無汗
素扇生涼爽入秋
待喚畫師來貌取
圖成便是竹溪遊

二詩兩用竹谿六逸事似非一手作

遊龍門山次程公韻

路轉橫塘入亂峯
徧尋瀟洒興無窮
樓臺特起喧卑外
村落隨生指點中
溪傍五雲清逗玉
松分八面翠成宮
歸途父老欣相語
今日程公昔謝公

遊龍瑞宮次程公韻

靈祠真館閔山隈
形勢相高對越臺
莓徑翠依屏上轉
藕花紅繞鑑

中開鶴銜寶箭排煙去龍護金書帶雨來夾道萬星攢騎火滿城爭
看使君回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

東阡北陌坐淹時偶爲高風振羽儀十丈蓮花開處遠三年楮葉刻
成遲鬢毛但速安仁老錢粟難輸曼倩飢尙賴故人遙省憶發揮春
色有新詩

萬古流空一鳥沈衣冠常苦事違心七行俱下知君舊四者難并笑
我今梅已偷春成國色雲猶憑臘造天陰美人綠綺煩遙贈莫致南
金增永吟

睡足軒

長年憂患百端慵開斥僧坊頗有功地撤蔽虧仙界淨人除荒穢玉
奩空青天併入揮毫裏白鳥時興隱几中最是人閒佳絕處夢殘風
鐵響丁東

數椽空屋枕清流一榻蕭然散百憂終日掩關塵境謝有時開卷古人遊鳴鳩去後滄浪晚飛雨來初菡萏秋此處便令君睡足何須雲夢澤南州

寄孫莘老少監

一出承明七換麾君恩復許上彤墀白衣蒼狗無常態璞玉渾金有定姿天上圖書森似舊人閒歲月浪如馳鼉頭只在蓬山畔行赴蟠桃熟後期

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濱當作賓
詳攷證

淮海相逢一解顏紛紛歲月夢魂閒初驚漁艇迷花去忽認星槎拂斗還桂嶺暮登猿斷續槐堂春到鳥綿蠻石渠舊議行當復未信佳時得自閑

寄李公擇郎中

節旄淮畔脫秋風忽跨鯨魚上碧空華秀兩跗當重露文成五色在

高桐江南又說衣冠盛廷右仍瞻禮樂隆朝暉旣升淮海見濛濛雨
雪自消融

寄李端叔編修

旗亭解手屢冬春聞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尸心未艾金龜換酒氣
方震夢魂偷遶邊城月導從公穿禁路塵知有新編號橫槊爲憑東
使寄淮濱

寄題倪敦復北軒

倪郎才韻照冰壺北向開軒頗自娛檐度蕙風鳴鵲鷓壁經梅雨晝
蟻蝓觥籌交錯銀河掛文史縱橫角簟鋪官舍私居同是漫莫嗟三
徑就荒蕪

寄題盧君斗齋

俠氣軒軒翰墨場遭迴世路鬢成霜出從車馬行千里歸與琴書寄
一方鳥嘯入簾春欲破鑪香侵夢日初長扁舟會有山陽役聊借狂

夫挹酒漿

次韻酬周開祖宣義

并州令尹古人風淮海相忘十載中麗句曉披花綽約清談初扣玉
丁東追攀昔共猗玕子嗜好今同桑苧翁所惜華船輕解繹未窺笠
澤故書叢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院

子猷風味最諸王試吏聊懷筦庫章鵠峙碧桐初振羽珠遺滄海漸
騰光淮山暮眺千峯耀洛水秋輸萬鵠翔顧我行爲大梁役一卮薄
酒話愁腸

次韻子由題九曲池

元註廣陵五題

蕭瑟通池閔茂林岸傍無復屬車音涵春似恨隋家遠漲曉疑連蜀
井深鬪草事空煙冉冉司花人遠樹陰陰勞生俛仰成陳迹縱有遺
音可用尋

子由詩 蘇老清彈怨廣陵隋家水調寄哀音可憐九曲遺聲盡
惟有一池春水深鳳闕蕭條荒草外龍舟想像綠楊陰都人似有
興亡恨每到殘春一度尋

次韻子由題平山堂

棟宇高開古寺閒盡收佳處入雕闌山浮海上青螺遠天轉江南碧
玉寬雨檻幽花滋淺淚風卮清酒漲微瀾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

東第一觀

子由詩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對馮闌海門僅可一二數
雲夢猶吞八九寬檐外小棠陰蔽芾壁間遺墨涕洟瀾人亡坐覺
風流盡遺構仍須子細觀

次韻子由題蜀井

蜀岡精氣溜多年故有清泉發石田乍飲肺肝俱澡雪久窺杖屨亦
輕便炊成香稻流珠滑煮出新茶潑乳鮮坐使二公鄉思動放杯西
望欲揮鞭

子由詩 信脚東遊十一年甘泉香稻憶歸田行逢蜀井恍如夢
試煮山茶意自便短綆不收容盥濯紅泥仍許置清鮮早知鄉國

勝爲客遊宦何須更著鞭

珍傲宋版印

次韻子由題摘星亭

元註迷樓舊址

崑崙左右兩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霧虛傳裁錦作障泥螢流花苑飛星亂蕪滿春城綠髮齊長憶凭欄風雨後斷虹明處海天低

子由詩 闕角孤高特地迷迷藏渾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限暮雨連山醉似泥夢裏興亡應未覺後來愁思獨難齊只堪留作遊觀地看遍峯巒處處低

次韻子由題光化塔

古佛悲憐得度人應緣來現比丘身水流月落知何處花發鶯啼又一春方外笑談清似玉夢中煩惱細如塵老僧自說從居此卻悔平時事遠巡

子由詩 山頭孤塔闕真人云是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追晚供家家蠶麥保新春欲求世外無心地一掃胸中累劫塵方丈近聞延老宿清朝留客語逡巡

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

雲峯一變隔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
宿鳥水干迎曉鬧，亂帆天際受風忙。
青鞋踏雨尋幽徑，朱火籠紗語上方。
珍重故人敦妙契，自憐身世兩微茫。

子瞻詩 誰能斗酒博西涼，但記齋廚法鼓香。
往事真同一夢覺，高談誰洗五年忙。
清風漫與山阿曲，明月常隨屋角方。
稽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茫。

遊鑑湖

畫舫珠簾出繚牆，天風吹到芰荷鄉。
水光入座杯盤瑩，花氣侵人笑語香。
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妝。
蒲萄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涼。

謁禹廟

陰陰古殿注修廊，海伯川靈儼在傍。
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風雨鎖梅梁。
碧雲暮合稽山暗，紅芰秋開鑑水香。
令我免魚絲帝力，恨無歌

舞奠椒漿

蓬萊閣

雄檐傑檻跨崢嶸
席上風雲指顧生
千里勝形歸俎豆
七州和氣入簫笙
人遊晚岸朱樓遠
鳥度晴空碧嶂橫
今夜請看東越分
藩星應帶少微明

程公闢次韻 半天鐘鼓宴崢嶸
早晚陰晴景旋生
湖暖水香春載酒月寒雲白
夜聞笙金鼉破海頭爭並玉
鷺排煙陣自橫我是蓬萊東
道士倚欄先占日初明

別程公闢給事

人物風流推鎮東
夕郎持節作元戎
尊前倦客劉師命
月下清歌盛小叢
裘弊黑貂霜正急
書傳黃犬歲將窮
買舟江上辭公去
回首蓬萊夢寐中

程公闢次韻 君家仲父早相從
晚接清談有阿戎
曲水暢情林竹茂
小山招隱桂枝叢
與時搏擊飛終遠
隨處登臨興莫窮
人下天來應問得
高名已到月華中

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罷之作詩

以紀其事

元註與莘老同賦

學士風流異域傳幾航雲海使南天不因名動五千里豈見文高二
百年貢外別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新篇淹留卻恨鴛行舊不得飛
觴駐蹕前

莘老原唱 文章異域有知音鴨綠差池一醉吟穎士聲名動倭國樂天辭筆過雞林節旄零落擅吞雪辯舌縱橫印佩金奉使風流家世事幾隨浪拍海東岑

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作詩以約之

汨汨塵勞不自堪駝裘鞭馬度晴嵐洞天窅窅清都邃神水歛蒸翠
釜涵列岫過霜仍掩曖雙松迎臘正驂驪此心久已蒙師指更許山
中爲結庵

橡葉岡頭釋馬銜區中奇觀得窮探崖空飛鼠聲相應江靜羣峯影
倒涵居士碧雲裁秀句道人哀玉扣清譚偶成二老風流事不是三

乘宿草庵

參寥次韻 盤盤秀嶺拱層檐方丈門開揖翠嵐風激松梢聲闕發月留泉底影相涵天機清曉貌臺震險句窮宵虎穴探白傅異時修故事杖藜應許到雲庵

和孫莘老遊龍洞

葦蕭傳火度冥冥乍入清都醉魄醒草隱月崖垂鳳尾風生陰穴帶龍腥壁閒泉貯千鍾碧門外天橫數尺青更欲仗筇留頃刻卻疑朝市已千齡

附莘老詩 側徑縈紆入杳冥神鏡鬼鑿露巖局天懸乳石映華蓋壁隱莓苔轟翠屏九道寒江雲外白一池陽井雪中青還同康樂登臨海可共羊何筆不停
附參寥和 曠曠杲日破林垌笑語相將馬暫停路與猿猱爭險磴身隨鴻鶴入青冥巉巖曲穴疑無底蟠屈蒼虬信有靈能使謝公詩興動宛如游刃發新硎

送蔣穎叔帥熙河

侍臣不合出都門為有威名蕃漢尊戶部左曹回妙手匈奴右臂落清罇揮毫珠璧生談笑轉盼龍鸞在夢魂潮海一空何足道歸來黃

閣坐調元

天馬蒲萄隔域門漢庭誰更勇如尊行臺曉日屯千騎祖道春風屬
一罇莫許留犁輕結好便令甌脫復游魂要須盡取熙河地打鼓梁
州看上元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寄蘇左丞左丞昔守南京僕射方爲幕客
今同爲執政作此詩僕射詩略記其一聯云論文青眼今猶在
報國丹心老更同

三禁提衡繫擾龍拜無燒尾有家風班行舊號青雲士賓主今爲黃
閣公炯炯坐屏雲母隔珊珊行佩水蒼同自驚初到蓬萊上便見驪
珠出海宮

西池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澣日游
金明池瓊林院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元祐以下
疑是題下

注

春溜泱泱初滿池晨光欲轉萬年枝樓臺四望煙雲合簾幕千家錦
繡垂風過忽聞花外笑日長時奏水中嬉太平誰謂全無象寓在羣

仙把酒時

元註次王敏
中少監韻

宜秋門外喜參尋豪竹哀絲發妙音金爵日邊棲壯麗彩虹天際臥
清深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猶恨真人足官府不如魚

鳥自飛沈

元註次王仲
至侍郎韻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病軀寒食百無悰偶到平陽舊第中池籞信爲三輔冠杯盤真有五
陵風美人賦韻分春色上客揮毫奪化工白髮漸於花柳薄但憐流
水碧相通

次韻羅正之惠絲扇

吳扇新翻製素絲名郎持贈意俱圓有人充戶修明月無女乘鸞向
紫煙供奉宜升清暑殿動搖合作御風仙誰知揮卻青蠅輩功在春

蠶一覺眠

寄新息王令藏春塢

令尹才高寺爲案爲疑誤空歲時行樂與民同旋開小塢藏春色更製新
聲寫土風客向尊前忘爾汝路穿花去失西東無言嬌女今焉在桃
李相傳恨未窮

送劉承議解職歸養

征馬蕭蕭柳外鳴議郎歸養洛陽城登山尙記飛雲處罷吏端如棄
唾輕爲米折腰知我拙下車入里見君榮堂前嵩少宜秋色獻壽還
應旋製聲

次韻王仲至侍郎會李觀察池上

螭口清漪下玉闌隔花時聽鳥關關酒行寒食清明際人在蓬壺閬
苑閒天近省闈卿月麗春偏戚里將星閑忽思歸去焚香坐靜取楞
嚴看八還

慶張君俞都尉留後得子

天上吹簫玉作樓蟠桃熟後更無憂
內家報喜車凌曉太史占祥斗
掛秋龍得一珠應獻佛虎生三日便吞牛
魯元福祿何人似坐見張
敖數子侯

寄題趙侯澄碧軒

風流公子四難并更引清漪作小亭
潤及玉階春漲雨光浮藻井夜
涵星捲簾几硯成圖書倚檻鬢髮入鏡屏
何日解衣容借榻臥聽螭
口瀉泠泠

寄張文潛右史

解手亭臯纔幾月春風已復動林塘
稍遷右史公何忝初閱除書國
爲狂日出想驚儒發冢風行應罷女
爭桑東坡手種千株柳聞說邦
人比召棠

次韻裴秀才上太守向公

東風已動北風歸寒氣侵尋自霽威何處管絃傳臘酒誰家刀尺製
春衣使君英妙開蓮幕別駕風流出粉闈唯有廣文官獨冷終年如
坐水邊磯

坐客新從頰尾歸使君高會列南威風將沈燎縈歌扇雪帶梅香上
舞衣翻樣雲團分御帑如椽蜜炬出宮闈食前方丈羅珍怪卻訝犀
然牛渚磯

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

案詩人玉屑引桐江詩話謂汝南教官日詩向公名宗回

茫茫案詩人玉屑作茫茫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一
聲杜宇水邊魂遙憐鴻隙陂穿路尙想元和賊負恩粉堞朱垣都過

了恍如陶侃夢天門

庖煙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車網

案詩人玉屑作輞

湖邊梅濺淚壺

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相思試問李斯長歎
後誰牽黃犬出東門

寄錢節

自註時節出爲揚州
從事新錄兼簡參寥

論月柴門不浪開
命車良爲故人來
茫然極目春千里
尙想愁腸日九回
綠水池邊聊復爾
黃梁枕上信悠哉
何時共約參寥子
自擷青精作飯材

贈劉使君景文

落落衣冠八尺雄
魚符新賜大河東
穰苴兵法申司馬
曹植詩原出國風
拈筆古心生篆刻
引觴俠氣上雲空
石渠病客君應笑
手校黃書兩鬢蓬

答龔深之

深巷茅檐日漸長
臥看花鳥競朝陽
惜無好事攜尊酒
賴有鄰家振燭光
尙友頗存書萬卷
封侯正闕木千章
錯刀錦段相仍至
小子都忘進取狂

次韻荅裴仲謨

十年淮海閉居草偶遣兒童次第成方愧貧家矜傲帚忽蒙鄰壁借
餘明文昌但願花前老張翰何須身後名移病闔門參拜阻臥聽車
馬去來聲

荅曾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懷炯炯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邊過白髮無端鏡
上來祭竈請鄰聊復爾賣刀買犢豈難哉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
天有舊臺

春日寓直有懷參寥

觚稜金爵自岩堯藏室春深更寂寥捫蝨幽花敲露葉岸巾高柳轉
風條文書几上鬚髯變鞍馬塵中歲月銷何日一筇江海上與君徐
步看生潮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

聞說何郎操行端蕭然環堵若爲安鳥啼花發阻攜手水遠山高空

凭欄別後想多黃絹作春來尤厭惠文彈兩章讀罷知高義貴賤交情自古難

汝南古郡寡參尋兀兀長如鶴在陰支枕星河橫醉後入簾風絮報春深青山未落詩人手白髮誰知國士心多謝名郎傳綠綺愧無佳句比南金

荅閣求仁謝參寥彥溫訪於墳所

老漢城西木半摧崑崙岡下路新開故人此地銜憂去禪客他時問疾回聞爲樹風增永感卻因水鳥證西來已謀寒食驅羸馬細聽清談動玉哀

次韻劉遜父以寧齋詩二軸作以還之

揚舲偶過海邊州一見名郎破百憂荀氏諸龍俱俊偉河東小鳳最風流明珠白璧堪投報細草幽花入獻酬別駕舊齋何足念文昌新府待公游

次韻何子溫

一星就起海隅傍，縣弩前驅過射陽。行見斯民無重困，坐令吾道有餘光。簿書不礙詩人筆，猿鳥常窺使者章。談笑自然羣吏肅，何須酒後次公狂。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閒，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退穿春仗綵旂閑。病來怕飲東西玉，老去慚陪大小山。知續春明退朝錄，借觀當奉一鴟還。

與鄧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羸兵瘦馬犯黃塵，自笑區區夢裏身。不是對花能伏老，自緣無酒可澆春。校書天祿陪羣彥，晞髮陽阿遇故人。三百六句如此少，更添香火坐逡巡。

和程給事賢闡黎化去之什

風流雲散越王城珍重闌黎願力成不使鄧尼驚倒化祇教白傅歎
先行早因妙契窺曹洞竟以清芬繼肇生迴首中庭旌騎散月華還
可一方明

再賦流觴亭

仙山遊觀甲寰瀛不比人閒自雨亭歌斷瑤池雲杳杳酒行金谷水
泠泠珠簾捲雨驚秋近羅襪凌波笑客醒月下珮環聲更好應容揮
塵伴公聽

燕觴亭

案疑是燕
流觴亭

碧流如鏡羽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渭日長遊女困武林春去落
花遲玉笙吹罷觥籌錯蜜炬燒殘簪珥遺吳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
簡習家池

會蓬萊閣

冠裳盍坐灑清風軒外時聞韻籟龍人面春生紅玉液銀盤煙覆紫

馳峯天涵秋色山山共樹攬鄉思葉葉重便欲買船江北去爲懷明德更從容

次韻侍祠南郊

風馬雲車下九天郊柴初告帝心虔天如倚蓋臨壇上星若聯珠繞御前縹緲佩環參雅奏岩堯樓閣抱非煙侍臣舉酒欣相屬醉看參橫左右肩

與李端叔遊智海用前韻

點目誰能化兩龍超然想見古人風紅塵稍與僧家遠白髮偏於我輩公休計浮名千載後且欣湯餅一杯同何時並築邗溝上引水澆花半畝宮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冷風三伏是清秋雖有炎蒸不汝留滿地溪山歸藻井有時絲管下滄洲快哉便得逍遙趣偶爾還成汗漫遊誰謂發揮無妙手賦凌楚

玉有家丘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故人早歲佩飛霞故遣長須致茗芽寒囊遽收諸品玉午甌初試一團花著書懶復追鴻漸辨水時能效易牙從此道山春困少黃書剩校兩三家

次韻范純夫戲荅李方叔饋笋兼簡鄧慎思

楚山冬笋斲寒空北客長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羹未愧尊千里入貢當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旨少滿包時賴故人供

寄少儀弟

一隔音塵月屢遷忽收來問涕漣然栖遲冊府吾如昨流落江村汝可憐夢裏漫成池草句愁來空誦棣華篇卑飛暫爾無多恨會有高風送上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長年身外事都捐節物驚心一悵然正是山川秋入夢可堪風雨夜
連天桐梢撼撼增悽斷燈燼飛飛落小圓湔洗此情須痛飲明朝試
就酒中仙

林次中奉使契丹劉仲平出倅鄆州同舍十有六人飲餞于丁
氏園次少蓬韻

鮮車百乘使龍庭路指金燕古北平祖帳列山修故事行臺諸部奏
新聲留犁撓酒知胡意尺牘移書示漢情納節便應歸法從中途已
報制書行

須句別駕偉儀刑陵谷初無見坦平七子建安推世藝五經中祕擅
家聲南宮參綴端如夢東觀分攜空復情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
尾道前行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正親扶暘谷日
車升班行尙想延和殿羽衛俄趨永厚陵洛水嵩峯霄漢外百官西
望涕難勝

保扶明主自春宮萬國昇平出至公顧命一時聊共政思齊千古遂
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烝嘗卽治隆欲敘聖功歌挽者乾坤難
入畫圖中

俞公達待制挽詞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流馬木牛通蜀漕葛巾羽扇破
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詔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
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訃西來上爲驚玉帳笑談成昨夢錦囊書札見
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鎧馬還歸細柳營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庭
下粲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壩忽歎餘臚以柩旋八尺衣冠成繪事百年風誼列
幽鑄銘旌暮暗黃梅雨鄉路秋橫碧玉天遙想葬期豪傑會高車連
軫駐新阡

滕達道挽詞

早歲莪冠侍冕旒白頭淹卹外諸侯篋中尙有東風草塞下曾無北
顧憂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
應屬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夜山清話雨
連天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劍懸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
聚一濟然

淮海集卷四

珍傲宋版印

淮海集卷五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詩

題趙團練江干曉景

案侯鯖錄引作題大年小景

本自江湖客宦遊常苦心看君小平遠懷我舊登臨

鳥

案侯鯖錄作鳥

外雲峯晚沙頭草樹晴

案侯鯖錄作明

想初揮灑就侍女一齊

案侯鯖錄作驚

鯖錄作驚

公子歌鐘裏何從識渺茫惟應斗帳夢曾到水雲鄉

曉浦烟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夢中得此

縞帶橫秋匣寒流炯暮堂風塵如未息持此奉君王

寧浦書事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聞達日長聊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齊忘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歸然獨在不知誰似靈光
身與杖藜爲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葬蠻夷

寄孫傳師著作

上林池籞富春風十里宮青錯御紅應與少年修故事誤隨遊轂柳
花中

泗州東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舻人語夕霏閒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
處山

戲雲龍山人

芳草未應羞鶉鴂潛鱗終是畏提壺蔡經背上痕猶在更念麻姑指

爪無

選勝只攜長脰鶴入塵還駕短轅車時人若問虛元事笑荅無過李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

白衣閣外遶朱欄人在琉璃菡萏閒誰把此花爲刻漏修行不放一時閑

無邊刹境一毫端同住澄清覺海閒還是此花并此葉壞空成住未曾閑

一根反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目紅蘂參翠蓋不唯門裏獲圓通

照閣

獼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此軒人散後水光清泛月華來

睡足寮寄震鼎二弟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咲腹便便秋生淮海涼如水得句還應夢

阿連

次韻參寥見別

鑪香冉冉紆寒穗篝火熒熒擢夜芒預想江天回首處雪風橫急鴈聲長

與倪老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雲月娟娟淮海秋隋家池上共浮游可憐一段風流事特欠支郎與子猷

春日

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卻憇小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參差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

晚枝

袂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返照初翠碧黃鸝相續去荇絲深處見
遊魚

春禽葉底引圓吭臨罷黃庭日正長滿院柳花寒食後旋鑽新火爇
鑪香

金屋舊題煩乙子蜜脾新采賴蜂臣蜻蜓蛟蝶無情思隨例顛忙元註
一作過一春

秋日

霜落邗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咲
語聲

月團新碾瀹花瓷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
秋絲

連卷雌蜺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妝相向舞酒酣聊把作

淮

海

集

卷五

三二中華書局聚

纏頭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

孤篷短榜沂河流無賴寒侵紫綺裘
召伯埭南春欲盡為公重賦畔

牢愁

子由詩 濛濛春雨濕邗溝
篷底安眠晝擁裘知有故人家
在此速將詩卷洗闌愁

青熒燈火照深更逐客舟航冷似冰
到處故應山作主隨方還有月

為朋

子由詩 筆端大字鴉棲壁
袖裏新詩句琢冰送我扁舟
六十里未嫌罪垢汚交朋

冠蓋紛紛不我謀掩關聊與古人遊
會須匹馬淮西去雲巘風溪遂

所求

子由詩 高安此去風濤惡
還有廬山得縱遊便欲攜君
解船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還自廣陵

薄茶便當烏程酒短艇聊充下澤車
墳墓去家無百里往來仍不廢

觀書

南北悠悠三十年謝公遺塚故依然欲論舊事無人共臥聽鐘魚古寺邊

邗溝繚繞上雲空坐阻層冰不得通賴有東風可人意爲開明鏡玉奩中

天寒水鳥自相依十百爲羣戲落暉過盡行人都不起忽聞冰響一齊飛

元日立春

此度春非草草回美人休著剪刀催直須殘臘十分盡始共新年一併來

發春獻歲偶然同新曆觀天最有功頭上兩般幡勝影一時飛入酒杯中

攝提東直斗杓寒驟覺中原氣象寬天爲兩宮同號令不教春歲各

開端

次韻宋履中題李侯檀樂亭

陰陰數畝籜龍稠
亭外危通一徑幽
頗似竹林當日集
酒狂莫咲阮陳留

春日偶題呈錢尚書

三年京國鬢如絲
又見新花發故枝
日典春衣非為酒
家貧食粥已多時

戶部錢尚書和詩餉米再成二章上謝

本欲先生一解頤
頓煩分米慰長飢
客無貴賤皆蔬飯
惟有慈親食

肉糜案此首次錢穆父餉米詩韻

夢裏光陰挽不回
掩關獨坐萬緣灰
偶因問訊維摩病
香積天中施飯來

晚出左掖

金爵觚稜轉夕暉翩翩宮葉墮秋衣出門塵障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

次韻蔡子駿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絕可憐花與月應知

處州水南庵

竹柏蕭森溪水南道人爲作小圓庵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玉數竿偶爲老僧煎茗粥自攜修綆汲

清寬案二詩及後四時四首內天風吹月一首又載蘇詩補遺作絕句三首

三月晦日偶題案一本作首夏

節物相催各自新癡心兒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

赭黃繖底望龍章不斷惟聞蠟炬香一片韶音歸復道重瞳左右列
英皇

端門魏闕鬱崢嶸燈火成山輦路平不待上林鷲百轉教坊先已進
新聲

仗下番夷各一羣機泉如雨自續紛細看香案旁邊吏卻是茅家大

小君三絕句又載黃文節公詩外集小異

四時四首贈道流案侯鯖錄作游仙詞

本是匡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事請看先生侯

鯖錄作十賚文仙家

天風吹月入欄干烏鵲無聲子夜闌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

人閒案此首見墨莊漫錄作納朝華詩

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欄干四角邊風拂案侯鯖錄作掃亂雲毫髮盡獨留

璧月向人圓

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霏霰雪案侯鯖錄作雪霰零遙想玉真清境上白

虛光裏誦黃庭案此詩又見後集題作雪中寄丹元子今刪後集詩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凌墨客卿之子妙齡初筮仕好修文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太守張朝請

莫咲杭州別駕村昔曾柱下數承恩而今雖是江湖吏猶有當時七字尊

題郴陽道中古寺壁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斷問爾黃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祠叢饑鼠相追壞壁中北客念家渾不睡荒山一夜雨

吹風

又別牛司理

半年淹卹越溪濱好愛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斷故園桑梓幸

相鄰

和工部侍郎新章

蕙棟相連數畝中出門遙見大明宮朝元雖共浮丘伯煮茗還同桑

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鸞鶴同為汗漫遊天風吹散下滄洲金華有路通元氣水繞高寒不

斷流

出省馬上有懷蔣穎叔次韻

案次韻當作次錢穆父韻

新淬魚腸玉似泥將軍唾手取河西偏裨萬戶封龍頷部曲千金賜

裹蹄

制詔行聞降紫泥簪花且醉玉東西羌人誰謂多籌策止有黔驢技

一蹄案詩後唱首詩舊未著名今據東坡集此題次錢穆父韻詩訂為錢詩

唱首云 春雪京城一尺泥並鞍還憶蔣征西碧幢紅旆出關去

一路東風送馬蹄 不論埃蓋與塗泥封印還家日已西豈比元戎碧油下貔貅繞帳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國浴室院始識

汶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次韻

聊移小榻就風廊臥久衣巾帶佛香白髮道人還省記前年引去病
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聞陳元發有石菖蒲作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為清更窺崑崙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樣只欠菖蒲十
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滿城車馬沒深泥院裏安閑總不知兒輩未來鈎箔坐長春花上雨

如絲

題務中壁

醉頭春酒響潺潺
墟下黃翁寢正安
夢入平陽舊池館
隔花螭口吐清寒

紹聖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蒙恩除館閣校勘通判杭州道貶處州管庫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因往山寺中修懺日書絕句於住僧房壁

寒食山州百鳥喧
春風花雨暗川原
因循移病依香火
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別平閣黎

緣盡山城且不歸
此生相見了無期
保持異日蓮花上
重說如今結社時

孫莘老挽詞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沈疴反故園壺遂暮年非不遇人生到此可
忘言

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奉常處處有
房祠

月日嘗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盡向碑陰刻
姓名

華屋丘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惟有羊曇在慟哭西州不
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鬢毛斑追述先儒伯仲閒誰請尙書重給札盡鈔遺藁入
名山

峇嶢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願寫此情歌挽者淚霑毫素不
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奎壁躔中失二星上界真人重離別陰風一夜攪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棲棲一生勤苦成何事只得銘旌數尺題

失題案元在呂與叔輓章後

追惟獻歲發春閒和我新詩憶故山今日始知詩是讖魂兮應已度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天祿空存舊直廬小吏獨來開鎖鑰案頭塵滿校殘書

擬題織錦圖謹案閣本今改七絕不作回文讀

悲風鳴葉秋宵冷寒絲縈手淚殘妝微燭窺人愁斷腸機翻雲錦妙

成章案此首當是回文七絕中有錯誤又案後集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題下元注云東坡跋并三絕見正集第十卷擬織

錦圖詩注下今張緝胡民表李之藻各本織錦圖詩下無附詩亦無跋觀若溪漁隱叢話知附注三絕宋時已屢入蘇詩中矣詳攷證

淮海集卷五

淮海集卷五

九
中華書局聚

珍傲宋版印

淮海集卷六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策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蟋蟀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剝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疏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

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穀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制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僨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勵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於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閒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

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釁作盜賊二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就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

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卽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概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悖亂羣聽以爲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閒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爲大養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皇漢武

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卻胡粵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迷其事又況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辯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

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柰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疏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柰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爲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

章言之爲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爲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爲相十有九年顓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爲下邳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羣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卽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

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彊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彊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勢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雖然御彊勢者必以寬而彊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閒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彊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各自喜安史

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荐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脇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彊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尙猛之日夫彊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爲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者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爲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寓之心削平僭僞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旣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卽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爲法術任惠文以取愉快上下迫脇民不堪命故陛下卽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以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則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也蠻

夷猾夏寇賊姦宄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胎於冥冥之中矣夫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焉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鬲不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遏逋慢之原杜懈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矣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爲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以來

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盍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爲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黃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舳艫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黽之隘阻成中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皆置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漢唐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各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

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疑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爲疑其臣不以爲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

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有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爲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爲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符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爲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忤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知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尙何功名之能立哉陛下卽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

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閒建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劾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卽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職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

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仗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
姦惡如報私讎首尾數年之閒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
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
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愚疎遠不知朝廷之事
切怪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其
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
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
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
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
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
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
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
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

陽爲剗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瘡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修短大抵摺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淮海集卷六

淮海集卷七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策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

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旣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

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各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爲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霏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卽位以來虛懷仄席博采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閒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洶洶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

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修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死耳尙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

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沮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羣而入逐隊而趨旣無善最之可記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

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
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會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
之於木也榱枅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
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爲狙
猿之杙稍修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液栲軸解亟沈而
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榱枅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
以多節小橈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
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
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
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
責其備雖有欽崙歷落穎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
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
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

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大山崐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卽位以來屢下明詔舉諫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瀝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皇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攬撫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

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欲者也法律者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讐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讐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收司連坐案史記商君列傳索隱單行本作牧

司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爲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爲職文藝相推閒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爲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柱後惠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詔其弟以爲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閒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爲本法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名臣以爲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數歲之閒持斧仗節領

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爲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闌出財物矣密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爲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爲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

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蠹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筆削著爲一切之令取濟暮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爲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算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廚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爲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僦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哀多以爲寬剩厚積以爲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

以差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旣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爲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旣陸丁口田畝皆失其寔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爲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爲非古租庸調爲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爲弊法以此易彼寔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爲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建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官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台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橈者乎父以爲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

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盍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爲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某材可棄某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二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爲迂闊尙義理者以綴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

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華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敬敏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

言僞行之人敝車羸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嵩少爲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班楊學賈馬班楊而不至者爲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閒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士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閒濮上之曲而奏以舉重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

也驪騮騏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爲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七

珍倣宋版印

淮海集卷八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策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

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士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

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自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爲雜糅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乖違之條爽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何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

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爲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大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爲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之則牛驥同皁賢不肖混殺

而天下皆將汎汎然偷取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爲己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爲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爲之寵則往往加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爲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爲爵勸不爲祿勉古之人有行之者蒙穀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爲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鼂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卽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

案此下疑有脫文

秩之號爲三等之

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

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權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算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酎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洒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鐘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

斂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
本朝至和嘉祐之閒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貢賦經常之
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
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
劍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
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閒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
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
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
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
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卽位
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掊克進者
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廩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
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貌然以風裁自持不復

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
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
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
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
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斂散以究虛盈以濟用
度之秋也而恥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
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
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
晉人尙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通輕重之權范蠡計
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
冶鑄桑弘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
孔僅桑弘羊所爲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

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彊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一州之田在九州之

中第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漑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漑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漑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漑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

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爲之度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

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尙敦樸以爲之率棄難得之貨卻無用之器
罷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
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
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
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
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
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彊矣而潰於晉陽
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卽墨可謂
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彊弱也穰苴之用於齊
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
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

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鷄而蜀師屺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彊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閩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說禮樂

而敦詩書者肩摩而數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退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烏喙堇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鷓鴣莫邪奇於刀劍雲爲山奇濤爲海奇陰陽之氣怒爲風交爲電亂爲霧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融散而爲雨露凝結

而爲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
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
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
制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
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爲主無正兵爲主而出之謂之孤軍孤
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
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
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
爲敵破則精者卻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爲奇悉其冗怯
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爲奇之勢長
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冗怯者亦爲精勇也故曰莫巧於
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
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

海直揜番禺而盧循破李愬越文城戍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臍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刃遇大軀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鬪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況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概我爲主彼爲客是守之而已彼爲主我爲客是攻之

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觀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
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辨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
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搏銜喻以禍
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
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
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
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
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
而賀仰而弔聞者遑懷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
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
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眦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
其所悼念逆鈞其所感傷聞者泣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
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

不知其名欲舍之而行則恐其寶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怪也徒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曠然而發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己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爲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爲縱橫之術諱問而恥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門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閒若非辯士爲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閒而執其機自漢

以來形勢異矣尙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語言爲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以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

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脈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總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饑飽勞佚之過漫然而不知寒暑溫清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脈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己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

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舍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跌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己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旣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亦異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鬪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陣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閒召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

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
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

樞機也

蓋將軍之於謀主也
句軍字疑衍

淮海集卷八

淮海集卷九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策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棋剗革爲鞠亦皆有法況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閒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二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

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旣遣秦閒卷甲而趨之二
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
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
商漢武封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
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瑄用車以抗祿山賊投
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
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
心不搖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
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鶡以爲矢
傅膠合漆以爲弓天下之所同也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
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
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
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

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旣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逐非有恩信相結彼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

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彊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箠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

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卻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污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自陛下卽位以來輕

徭役薄賦斂善氣旣應年穀胥熟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閒枹鼓或驚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不任吏之弊也夫任法不任吏爲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他盜者降除其罪爲之囊橐通行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爲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惰卒窮苦無聊亡命獻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困於饑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閒夤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

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尙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

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緡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虜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閒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蹊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閒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

言之盜賊之閒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閒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閒無不可者亦有椎魯少文獨可以付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爲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於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

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鯪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閒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采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慎選十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閱書歲月使得出任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邊防上

臣嘗以謂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強大幾與中國抗衡党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而臣以謂夷狄之患未有

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百餘萬而羌虜數入逆執事如鴈行將吏被介冑而臥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重乎今天下謀臣策士議欲綏西邊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遼陽九百里之地斗辟難守棄以予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饑納賈捐之疏罷珠崖郡蓋王者不以無用弊所恃也狄道枹罕故爲吐蕃諸夷之巢穴五泉會寧亦久爲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爲熙河之守則數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說一也有曰狄道枹罕五泉會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苦其難守者以靈武內屬故也今置靈武於度外者八十餘年蕃漢地形相錯如繡耕鑿則有蹂

踐之患饋運則有鈔奪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橫山次復靈武則蘭會熙河自爲內地尙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臣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卽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卽位之初羌虜各率種落交臂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戾與之更始假以熙河之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犬羊之心內足以寬元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爲輔車遊魂疆場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閭夫順逆之勢殊則撫御之術異爲今計者獨有取橫山而復靈武耳羈縻不絕之說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說可施於陛下卽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雞肋楊修以爲雞肋者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蓋是時成都方爲劉氏所據曹公以爲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輸將之費禦捍之勤其勢未易久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成都而漢中遂爲控引輸寫之地

豈可謂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暇取成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一說者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之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縶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而縛其手則不能走瓶罄則壘恥唇亡則齒寒矣橫山靈武亦蘭會熙河之手足而蘭會熙河亦橫山靈武之壘齒也功成於彼則患紓於此矣杜欽議夜郎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侯王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絕之嗚呼是今日西邊之勢也

行見漢書嚴助傳注顏行猶鴈行如當依作之

逆執事如鴈行已載攷證案逆執事之顏

邊防中

或謂臣曰咸平中賊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檄召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逮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僭逆兵拏而不解者數年竟亦不能致其頭於北闕下元豐初大舉弔伐之師五道並進輒

無功而返未幾永樂陷沒詔使死者二人夫羌之勁悍不可以力屈
久矣奈何輕議取橫山復靈武哉臣應之曰不然夫勝有勢敗有時
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咸平之時海內初離分裂之
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繼遷之黨以凶悍狡險之姿據平夏
之全壤扼瀚海之要衝故其攘清遠而竊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
不復問寶元慶曆之閒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弛將不知
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砂磧牛馬之區而計數足以濟其
姦勇決足以成其惡料敵合變有古單于之風小羌入事請盟唯恐
居後於是盡有河南之地又取河西之境乃歸節旄僭名號卷甲一
出其鋒不可當者矣先皇帝自熙寧以來懲累朝之事爲萬世之計
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啓行袍罕請命干戈再指五原內屬元豐
之初遂決策大舉夏人震懼不知所爲然猶未卽伏辜者其形勢已
成其支黨具在譬如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賣鬻而期月之閒

資用尙饒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飭勵之後懲艾胡粵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利財用之充委皆數倍於寶元慶曆之閒而天方厭羌內難屢起權臣擅事蚌鷸相持旣狃於永樂之役常以中國爲易與耳又謂陛下新卽位方務休靖未能外事四夷夫戰而輕驕與夫懈不設備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由是言之彼無敗形我無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形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奈何不議取橫山而復靈武哉昔漢武帝擊匈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破寘顏襲王庭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築單于邸城於長安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肯臣服甘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宮唐太宗伐高麗至身屬橐鞬鞍結兩服雖拔遼東白崖諸城

而駐蹕之後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思魏徵在朕豈
有此行邪迨高宗時蓋蘇文死諸子閹狼怨禍構連饑饉頻仍災異
並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滅其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夫孝武太
宗用武之主也宣帝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高麗
之所以存亡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於前守文之君乘弊而取
於後亦其形勢使然無足怪也臣以爲陛下觀匈奴高麗之所以破
則知夏國之可夷觀宣帝高宗之所以克則知天誅之可致觀武帝
文皇之功則先帝之志不可忘也願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爲
統帥盡護諸將之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功而專以橫山靈武爲
事不過三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邊防下

臣旣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堅悉銳傅壘
而陣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也增陣濬隍嬰城自固屈

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危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危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爲攻以攻爲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強敵非數出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爲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其敝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窮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輓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期月此則以守爲攻者也臣以爲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障隧援兵將至羌輒引去旣解而歸則

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搖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爲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麟府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卻無久留務以撓羌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魁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極者也彼旣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烏鹵無水泉若誠舉大兵徑薄其下則虜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爲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今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爲之教督外無遊兵爲之捍敵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地盡發吏卒屯之濬溝澮繕亭障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

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充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羌以數縣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贏斗升之糧負於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羌所長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旣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爲撓賊之謀則吾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年羌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悞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鄜時度塞門抵回東阪可唾手而取也傳曰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羌雖勁悍將搖尾而求食矣

淮海集卷九

珍做宋版印

淮海集卷十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論

鼂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爲漢用袁盎之謀斬鼂錯以謝天下爲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屈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爲師老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鼂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疆大然皆高帝之封也一日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卽山

鑄錢煮海爲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爲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爲冤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爲是以妻言之則爲妒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眦睚之嫌其爲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柰何卽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言之以唐安祿山之亂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若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澶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鼂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端而

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何問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

韋元成論

臣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爲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爲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

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爲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爲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次之宮室爲後將毀宮室廡庫爲先宗廟爲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爲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爲過也知廟在郡國月游衣冠之爲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爲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

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卽位用元成等爲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爲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旣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粵封太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弘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固宜牧丘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刻制之功虧僭

實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卽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強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旣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強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唯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強臣弱陽勝偪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吐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旣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弘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

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弘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張安世論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爲賢以臣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固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同乎己雖

不肖必與異乎己雖賢必擠專爲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爲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爲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薨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當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顛方貪權勢在己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閒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爲重爲多者無所於德爲輕爲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

勢者乎

案此下似有闕文

雖號不同而其於用心則同也昔叔向被囚祈奚

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祈奚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之於廖立李平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爲密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斂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唯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

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強威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爲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荆旣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利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爲鑊鄒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

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心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日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積其家聲是亦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先黃老而

後六經求古今搢紳先生之論尙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爲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爲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巖呂尙困於棘津夷

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閒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爲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迷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僕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爲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

遷不爲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爲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便逐利爲能名臣以仗節死義爲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腰鈇鑕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爲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爲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爲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

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仗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爲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覆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杜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不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遂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哀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鈎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

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爲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爲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爲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爲清爲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爲隘爲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人而天下之士

方以名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詘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效蓋可見也嗚呼使東漢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寔爲侯張而身詘也不爲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相亦不爲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爲主我衛卿可得也則曰有命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詘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詘也寔於侯張亦詘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詘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爲道而或詘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傷而死古之人恥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爲伯夷之清而非其時

者是隘而已爲柳下惠之和而非其時者是不恭而已若陳寔之屈身於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爲姦而已

袁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爲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彊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繫於官渡臣竊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犇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

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
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戶封敬號建信侯
紹敗而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
者不亡故楚昭王軫越王句踐皆濱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
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尙可用也向使出豐於
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
奔走之氣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
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
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
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
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臣竊以爲知言也

魯肅論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

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
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
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爲擒滅其能合
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元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
日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
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
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
民大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
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
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爲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
先主若還公安案此下似有缺文吳爲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
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爲之報仇何則卓雖凶逆亦
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

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沿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爲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爲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爲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諸葛亮論

鼂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爲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鷓鴣之翮拔而傳鳴鳩

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材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爲蜀先主而委身邪王通以爲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爲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尙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爲小器樂毅爲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卽墨至閔者得行捐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尙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

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蘊則彼
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
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荆益二州耳至言天
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
關某之死大舉伐吳亮會不能強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
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
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
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
主國無閒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爲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社
稷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
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
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材也所作
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

壽果挾髡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案法孝直至危矣語見蜀志不東下脫行字危

上脫傾字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爲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鼎鑊冒鋒鏑患有所不避者非不惡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爲易殺身之爲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爲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

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爲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爲順布背朝廷其勢爲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爲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爲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焉得與紹爲仇乎由是言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爲管亥所困太史慈爲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尙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爲媿禍亂不解爲恥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爲太史慈不成則爲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楊子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荊軻爲刺客之靡者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淮海集卷十

珍做宋版印

淮海集卷十一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論

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爲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
顛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
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顛顛申救甚切
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顛於導不答顛遂見誅後見其
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顛之死雖假手於
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顛不亦宜乎以此觀之
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麇賊之麇不忍
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

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爲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爲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爲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趙氏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爲多特其殺周顛之事有似於盾而已

崔浩論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肯與衆爲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之於元魏運籌制勝算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爲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爲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爲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旣有力而奏五寅元歷草尤夸誕妄詆古人所

撰圖書至鑿石道傍以彰直筆明哲之所爲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益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閒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家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爲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爲子房而不知所以爲子房者歟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閔闕用人王謝二氏最爲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爲主壻女爲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爲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爲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尙其爲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朓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

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汚世而矯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
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
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
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
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
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
爲人蓋可見也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六藝之文事
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
意於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
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

事之文有敘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鈎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撫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

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爲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烏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領企踵

惟恐其不與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機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凶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偷爲一切之計瓜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橐駝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宏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

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言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爲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爲卓之子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卓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

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寃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

蒙殺羿孟子以爲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爲無罪也

李訓論

嘗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景帝用鼂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爲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疏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

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尙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喋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爲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温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旣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爲德裕能不爲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爲於太和之時必矣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爲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爲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爲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爲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爲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爲

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彊忍精急高氣樂鬪而輕死號爲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爲易小而堅者爲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僞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其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朴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況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楊子法言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誤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楊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歟料敵制變算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歟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歟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爲社稷之臣矣豈楊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房辭齊三萬戶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

其所以有取於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繇己出前後二十年海內厭服此其有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不遠嫌疑陷於吏議幾致顛覆平多陰禍至孫而廢掌雖親貴終以不侯子房雖無三子之過然不能爲漢制禮作樂追迹三代之隆以聖人之道概之皆未得爲全人也故曰終之以禮樂雖然四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之何也此蓋楊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雖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因此等以寄褒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蓋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誤蓋言

其體也故氏而名之絳侯勃以果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以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之絳侯勃爲下故獨不氏焉嗚呼不如何足以爲法言

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以道德蓋舍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微聖人則道德或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則藏於無爲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爲也故彊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爲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彊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爲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爲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仁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測

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爲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聰明而爲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修有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又加之以淵懿之修則尙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爲體則能上與造物者遊而無所爲散而爲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爲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楊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極道德之精

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有窮夫以有累有窮之具而欲繼無爲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亦明矣嗚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闢陰以爲陽者有矣闔陽以爲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爲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

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
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
待爲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
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
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
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
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
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
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
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
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
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
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

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爲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爲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旣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自然而進德修業未始不以自彊不息爲主何則力有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者蓋亦以此矣夫九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爲之時夕者無爲之時也於有爲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爲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安者危亡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而內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

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蓋當勇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果於自彊能以無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說者何以與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己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爲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爲人爲我之蔽溺於楊而爲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徧一曲之所爲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己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顰笑之間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知故尊其習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

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己既成則分之於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爲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餘緒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哉以爲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者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蓋以爲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然而已矣

淮海集卷十一

淮海集卷十二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傳 說

浩氣傳

案此文是論非傳姑依舊刻

氣之爲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爲天其在陰也成形而爲地陽沴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悖陰沴於下則草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況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虧而精不復精敝則魄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奧內安性命之精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爲物亦已至矣此公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廢興之不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

於己猶蚊蚋之一過死生於己猶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概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己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爲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卽有而無卽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爲猶不爲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

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攻鋒刃相搏壯士遇之椎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況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已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宮黝之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舍之養勇也昔曾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洒掃應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黝之所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約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二子之養皆氣而已未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知勇知怯者無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所謂知怯者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勇者也夫曾子之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有他哉勇而能

怯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然則不言子夏何也曰黜養勇之詳固不若舍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黜之不若子夏從可知矣蓋黜之與舍可謂不動心而與夫告子之養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所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閒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末不得於文則不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求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以心爲君以志爲帥以氣爲師以體爲國君欲虛而靜帥欲知而專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亂焉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言志立於心而足以充於志而足以實體志有彊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之夫帥之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上

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師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況情僞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況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二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待哉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久而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壅之則壹而相與鬱散之則疏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爲本

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可以不動心誠
淫邪遁之辭莫不畢見所謂知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乎天地之閒所謂養氣也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己雖孟子之長又
何以加于此故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言之
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言之雖
難猶爲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又烏可以言言耶
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可囿故曰至大氣之用不
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
同也君子外不勞精於事內無思慮之患抵時投隙以自得爲功故
雖晝動曾不異於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矧日
晝之所爲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
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不爲貧賤富貴之所移威武之

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然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義則塞于天地之閒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地者也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緣無事天下之理得謂之德理生昆羣兼愛無私謂之仁列蔽度宜謂之義德非道不神仁非義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所以配義也擴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其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之無不宜擴而充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有餘曰慊腹不足曰餒慊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蓋虛其心者所以欲其

慊實其腹者所以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之所以數闢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而非者使天下之人善如堯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疑似之閒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僞同鄰至精莫之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然而以生爲性以義爲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求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闢之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若是乎其所以距楊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爲而自正者有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籟然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其應物也如是而已所謂無爲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距有所受有所將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應之弊弊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夫知天而不知人者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以與道遊夫既有意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免以命廢力而以人勝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忘之也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又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倣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速成則命之分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揠而使長哉亦去其害性者而已不平謂之陂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本謂之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諛辭知其所蔽陷於一曲者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窮此四者淺深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楊墨之類是也夫爲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孟子之道亦

未始離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弊也爲己者至於不拔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放踵往而不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爲楊者反以仁爲失己爲墨者反以智爲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繆亦其理必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爲己者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者謂之窮其於言也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對政則心爲內政爲外以政對事則政爲大事爲小生於內必形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大必及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拂其所有而彊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也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然則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發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
言闢邪說之既成也原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
先政後事闢邪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藏
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
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
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
於一曲如僚之於丸秋之於弈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
之焉耳楊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正與
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君子之疾之也遂以
爲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
動心之道而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
則不動於內外不爲邪說之所干內不爲妄情之所溺則吾之心也

復何爲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閒遊進爲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色唯然之音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閒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況詖淫邪遁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也況卿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是道也豈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天與之性晝而動夜而息者曷嘗不與聖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奪之則怨惛於操舍之際汨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擾志與精俱敝而心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默一嘖笑設之或不當也況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之風可以興起矣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旣喜其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

然非僭之好也其言曰予從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敝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舐筆濡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爲事固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與一償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然隨而畫之可不謂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閒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所勤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疎而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圖有一史解衣槃礴元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槃礴固倜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

也元君乃以爲真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閒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雖不充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銜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爲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遊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盼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簫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

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爲解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壁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閒者缺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

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爲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

景凡五世矣景問元翁曰余欲兼忘其方奈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
謹而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爲構中天
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
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
爲然乃述碧天之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沖子云太沖子曰
道者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盜識萬物之理謂之釋
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之生物煦之以陽肅
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一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
萬物人心生萬物是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
不能養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者去
陽以純其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水之性潤下火之
性炎上衆人離上而坎下故不交真人坎上而離下故交炁真炁也
氣穀氣也真人真炁純衆人穀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立無無中立有

死而不亡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二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穎脫彊記得於自然凡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諱其術所以世莫知焉頗解屬文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鍊盡江月心佳句多類此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異習鮮得其本真於是趨滅而不知生者爲佛氏之緣覺趨生則不知滅者爲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也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閒矣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葛稚川之流乎余素與之友善別之且六年矣旣思其人而不可見又惜其事泯泯不少概見於世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乃撰次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聊以致余之意云

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爲患異時道路化爲陂池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熏蒸殆與吳越閒不異郡人歲歲患此漢書稱汝

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爲相始奏罷之郡人怨甚竊意鴻隙陂者非特爲灌溉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旣廢水無歸宿則自然散漫爲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爲豫州刺史治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迹甚多暇爲作記無文字檢耳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默而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爲體卽體而有用其散爲用卽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而俱止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己於物沈真於僞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遊精在物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

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
彼是兩忘在物我之閒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閒
然則心無所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
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閒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閒者此心之真
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卽之不親遠之不疎萬物方有則與之有
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
星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況於心乎哉是故卽
心無物謂之性卽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
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故合精以止謂之魄配神以
行謂之魂與神爲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
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爲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
古之通乎此則動爲一氣靜爲二儀動靜有萬物鼓舞有死生若然
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

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況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匈臆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爲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而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舍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真在而無所取舍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二侯說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數鄉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佯若有所失白怪而問焉黑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給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旁縋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今閩人呼相賣曰我已侯白伊更侯黑余謂二侯皆俚巷滑稽之民適相遭而角其技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未必爾也而今世薦紳之士閉居負道德矜仁義羞漢唐而不談真若無徇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于時稍迫利害則釋易而趨險叛友而誣親擠人而售己更相伺候若弈棋然唯恐計謀之不工僥倖一切之勝而會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袂相屬也則二侯之事亦何所怪哉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嘗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或以相生或以相剋者固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曰南方生熱熱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中央生濕濕生土是則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夫水之於土妻道也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爲能召陰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爲能致陽中之陰故風從虎夫陰陽之道固有因同類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一也十二經之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厥陰風木也位東方少陽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陰與少陽

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爲表裏也經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太陰濕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土與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與胃肺與大腸所以相爲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曰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君火也位南方太陽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心與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相爲表裏也蓋木位東方則陽之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也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陽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則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相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月坎之與離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因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徵兆則以相配言之於生成則以

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也金木火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同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水火然後有金木四者具然後有土同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爲道博而要小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近之於父子之閒又其悉也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有焉苟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之所謂學醫者惡足以語此哉

淮海集卷十二

淮海集卷十三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表 啓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乎穹壤頌聲溢於華戎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鼇立極追配於媯皇用楫濟川責成於傳說忠謀入而奸黨破弊事革而嘉應來巍乎在唐虞之閒卓然出馬鄧之右嘉辰旣屬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切分符竹之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退託封章庶比千秋之鑑

代賀興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實當聖誕之期凡屬生成所同抃蹈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

宮之至養清風發而羣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令節載逢鴻儀斯舉
加邊折俎初嘗露酌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謂一時之嘉
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葭莩廁於藩翰十章獻鑒空懷唐相之
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纘繼鴻休巨華夷
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以太
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資御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盛德
而母儀三朝造舟爲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鼈立極終成媯氏之功忠
邪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旣增光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典
章載崇寰海交抃臣猥被藩室之寄叨居肺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
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人備嚴典禮
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恭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
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無違以太任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弼
成先帝之治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
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夷增忭臣謬通屬籍叨假郡章不獲
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宮凡在照臨所同
欣抃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淵沖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
縱弼成文考既隆逮下之風共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內宣陰化日
嗣徽音矧當孝治之朝尤崇慶誕之節鼓鐘具舉環珮畢臻歡聲動
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某繆通屬籍叨守近藩匪惟宗族之同榮實
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臨所逮欣抃攸同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載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善祥斯應物無疵癘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暢茂九功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彝典爰盡孝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答大賚而兆人富肆眚而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乍辭帷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駿奔之列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妃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揆日宗伯陳儀舉令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恭以皇太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贊陰化於椒塗嗣徽音於彤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謙肅之

風形于六寢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臣猥被爪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充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爲物議之所容以叢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謗上累恩私况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菲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差遣

代蘄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祇荷寵恩載深

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疎遭逢昌辰叨竊劇任徒冀事功之
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荆車兼程鹽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
吏承風不無過當小民競利豈免怨尤雖不待於人言卽行改正儻
追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蘄春之便
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來者尙樂寬閒謫官居
之真爲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
陟不失其所宜輕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閒許臣自
新付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己以增慚復路迴車顧迷途
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未老遽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旣衰猶仕豈儒生處己之
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陳悃悞仰瀆高明臣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技

偶中上科繼以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
至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五方日月
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蘭省之秩仍忝祕殿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
沒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
所非不知懷金結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爲幸但以
風霜漸迫蒲柳遽衰爰及上印之期當披乞骸之懇日莫途遠顧已
分之非安漏盡鐘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陛下恢覆載之量廓
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反
里閭況臣北陌東阡雅多遊舊左鱣右粥良給歲時足以誦歌真主
之稀逢盛述聖朝之難遇馬方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或能
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綰削爵請兄肅宗爲之推恩

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願獲伸則孝悌之風溲廣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惟陛下神聖功德參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縉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忘斧鉞之誅瀝血陳誠上干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已及四年矣初出於特旨有司既無敘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覩陛下近以功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需正百官之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尙被甄收其微至於胥史阜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既洽頌聲並作符貺屢至年穀胥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父獨嬰罪釁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新無路臣誠私心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承事郎逮及七年

未曾磨勘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回授臣父乞賜敘用伏望陛下
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惠惻然憐之特垂俞允況陛下自臨御以來
坐法之人未嘗終棄爲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自
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期年起丞大理鄧忠臣以宣德一官爲母
求封奏書旣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安國則四年之廢久於期年
以臣比之忠臣則爲父之請重於爲母若獲遠繼緹縈王縉之事近
依安國忠臣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
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謝勅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日日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云云特賜獎
諭者捕翦兇徒蓋守臣之常職降頒溫詔實聖世之異恩祇服寵靈
重增愧懼伏念臣稟材絲薄受性顛愚因緣肺腑之親冒昧藩宣之
寄浩穰十邑每懷曠敗之虞僂俛再期敢起覬覦之望憶昨凶年乏

食狂盜干誅初鼠竊於村墟俄鴟張於道路殺傷吏卒攘奪印章居民以此震驚列郡爲之騷動至煩廟論申命使車輟悍將於山東募驍兵於隴右尙且遊魂疆場假息朝昏臣志欲掃除日思方略忽知囊橐之處近在掌股之間竊以爲稽討蕩則荏苒而蜂屯待會合則張皇而烏散遂令募吏潛引將兵從間道以兼行指孤巢而突擊渠魁格鬪旣就殲夷餘黨散亡尋皆殄滅臣旣不能如子賤任德使民不忍欺又不能如龔遂卻兵致盜亦皆罷仰慚睿化方虞黜責之嚴豈謂宸音遽有旌嘉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天覆威德海涵欲庶職之咸修雖微勞其必錄是致鈇刀之割亦膺袞字之褒臣敢不效螢爝之光竭犬馬之力誓糜捐之軀命期補報於恩私

代謝加勳封表

宗祀以配上帝威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彝章具舉寵靈誤逮媿懼交深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屬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

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承神州赤縣之乏瘵曠偶逃晚自喉舌之
司亟更管轄之任辱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祕
籍會考我將之頌頃稽公玉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寓涓季秋而精
享肅羣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既盡情文之典湛恩汪濊遂周中外之
臣曾是孤蹤亦膺殊祉崇勳遽進真食驟增奉綸綍以凌兢仰雲天
而隕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仁不冒海德包涵尙記愆愚嘗陪於
國論更憐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畀甘泉緬
邈難望屬車之塵清郡遽嚴徒夢鈞天之奏

代賀元會表

十二月爲正旣前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儀盛日載逢
彝章具舉伏惟皇帝陛下財成天地參並神明命羲和之二官謹春
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中區肆屬春王之朝肇修元會之禮雞人
呼旦庭燎有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內則謁者御史肅班行

之容漏未盡而車輅陳蹕旣鳴而鼓鐘作應龍高舉雲氣畢從北極上臨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衣冠歲月日時於焉先正聲名文物粲爾可觀邁康王艷宮之朝揜高帝長樂之事藹頌聲而並作鬱協氣以橫流臣比遠天光遽更年籥職拘藩國莫瞻龍衮之升心折宸居但想獸樽之列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入司太僕已慚稱效之虛進貳冬官尤愧選掄之誤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弗容承命惟驚撫躬以懼伏念臣身承家訓世受國恩荷先朝特達之知蒙二聖生成之賜左選都司之要旣獲備員內閣祕殿之嚴更容通籍以至外專兩郡內閱三卿徒爲歲月之淹莫見事功之舉方虞罷黜退伏於田廬敢意推遷遽陪於法從材微任過恩重報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威德海涵至仁天覆以臣父某歷四朝而被遇登三事以退居知父子至情欲慰桑榆之景念君臣難遇遂

收管蒯之才豈惟一敝族之榮時乃百執事之勸臣敢不鞭策駑蹇
淬礪鈍頑以捐軀報國之誠爲竭力事親之義

代中書舍人孫君孚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蒙恩承乏方懷曠
職之憂拜命爲真更竊非才之愧寵榮遽逮驚懼交增伏以三省之
興實先朝之盛典西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潤色於訓詞下稽參
於政理自非文章妙絕可先諸子之鳴吏術精通能最羣工之課則
何以當文士之極任備宰相之屬官如臣者地胄素寒資材尤慙以
童子雕蟲之技偶得科各用司空城旦之書嘗更州縣比從柱後擢
立螭頭閱歲月之推移乏豪分之稱效惟虞罷斥歸耕寂寞之濱豈
謂遭逢入直禁嚴之地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在
宥中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用士之
言耆老畢歸俊英咸事鑄鄒滿庫未忘一割之鉛刀驂駟成羣不棄

十駕之駑馬遂令拔擢爰及鈍頑臣敢不敬佩德音恪居官守竭心思之逮及効耳目之聞知經宿進碑敢效矜夸於近世累年無草願希慎密於前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左螭清近顏無咫尺之違右掖峻嚴言有絲綸之出皆一時之妙選爲四海之聳觀承命震驚撫躬愧懼伏念臣措紳末胄淮海孤生弓必爲箕嘗奉父兄之教柄不量鑿莫爲姻黨之容自亦笑其闊迂人或憐其狂直分甘常調望絕顯途屬二聖之載營收羣英而自助巍然大老皆歸圖任之中叢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從戎幕擢預憲臺猥陳狂瞽之言屢瀆高明之聽間嘗罷去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間遂叨兩制之列而況訓詞之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封還脂靡或慝者得以白而改正號爲要地當慎選掄豈伊鄙人所能堪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德配任姒道稽唐虞用楫以濟大川斷

鼇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時而思念憂勤進賢如卷耳之際致令頑鈍誤辱寵靈臣敢不慎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修異日祖宗之事亦以信平生師友之謀報德未期悵念歲時之晚捐軀有處敢懷家室之私

代南京謝上表

案疑有脫字

訓詞失當宜正嚴誅恩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別都之重職叨祕殿之華祗荷寵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介之賤誤蒙二聖之知本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爲御史身有怨仇閒雖竊於科名實不長於文字因緣寵數冒昧班聯旣不能被命固辭以防涯分之過又不能先時引去以避賢俊之升滿器難持孤根易毀及越樽而求治果代斲以致傷然猶冒文儒弄翰之名玷侍從均勞之地省循備至僥倖實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威德海涵至仁天覆念嘗更於任使遽未忍於棄捐雖去掖廷猶分宮鑰天都甚邇常瞻佳氣之鬱蔥鄉國非遙

益見湛恩之汪濊永期糜瀆用報生成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方爲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遽入西臺命百官之進退顧叨塵之已甚
念辭避之莫容仰對寵靈伏深震懼竊以周分內史出王命之策書
漢列從官參相臣之辨論後世放其遺意制此近班職分四禁之嚴
事押六曹之重必得或遲或速文兼枚馬之長知古知今學擅高崔
之富然後可以與紫薇之進畫贊黃閣之調和如臣者門地素寒資
才尤鷲早更州縣奉司空城旦之書晚玷班聯任柱下惠文之事初
無補報祇取怨尤身投韁鎖之中足寄風波之上惟虞罷斥復奔走
於東西豈意推遷備論思於朝夕光增末路望過初心

代謝曆日表

被命守藩方念闕庭之遠蒙恩告朔重驚歲月之新仰服訓詞俯增
愧汗伏惟欽崇天道敬授人時頒太史之占前謹清臺之課候罷諸

家之疏遠正歷世之繆差上考鄧平法取黃鐘之妙下參一行術推
大衍之微斗建龍躔於焉有序珠連璧合由是可窺豈惟百辟之奉
行足使四夷之承用臣猥緣寄委叨奉寵靈宣布詔條預識金穰之
歲省觀風俗不疑絳老之年

謝及第啓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洽之後戈兵
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爲儒材能咸恥乎末仕園冠方屢求自
試者幾千萬焉血指汗顏獲見收者纔四百耳旣甚嚴其程度宜盡
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未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
於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以爲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慚懲於羹
者吹壑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柄人指爲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
長袖而善舞太羹焉用以貴本而不遺昌歎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
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

人尙賴平反卒蒙昭雪折劍旣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然究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睿澤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効初如不戰而屈人名宦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殆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才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爲左右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采收敢不慎操修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呂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扞蹈竊以媧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名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鑿識莫名其器旣天資之篤實加地胄以高華四世五公勳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夷狄以爲真漢相果從

人望爰享天心方司左轄之嚴遽踐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矯激
之過解紛挫銳而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
絲是端人至集異黨寢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旣得功
而並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太公入國固知天下
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重某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
海之樽有同夢寐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
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儒之出處實
爲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寢微二老歸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
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爲伏惟
禮部郎中先生道貫神明智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逆指
犯顏屢奪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容貌不枯

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既補郡守俄遷侍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失水幾爲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采某久操笏簪獲侍門牆歎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聞之不寐知告於人現見曰消頗動雪雲之態廈成相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論議爲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夫子之文章蠻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姦邪聞命投匕筋以自驚忠義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愉之至

謝程公闢啓

某啓比緣省覲薄游勾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聃之役辱品題之

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庸長而屯賤枓方乖鑿人指爲
狂鉤直失魚自知其拙碌碌抱簣中之恥棲棲銜跨下之羞不謂修
撰給事誤賜采葑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參珠履之游瀟灑蘭
亭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以焚香旣令馮子而出輿
仍爲穆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客之舊湖興與天橫情
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人玉斝金罍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
十洲三島之上俯仰乎千巖萬壑之間曾擬瓊玉以報刀祗枉明珠
而彈雀從游八月大爲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永作東吳之盛事退
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爲今日輸肝剖膽期在異時庶追王
國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旣逮愧懼
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

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隳未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痍三期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覲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東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壑尙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波臣爲激越江之水媿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金敝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鋌刀或冀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崔學士啓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知府學士妙知
德奧精契道真斥百氏之奇偏傳七師之要妙著于書者乃其糟粕
見乎業者亦其緒餘卽之如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
莫測作歌而去陋鼂董之不爲應聘而興指臯夔而自許旣參璧水
之直俄預道山之遊入則陪國論於五房出則督工徒於二監世推
前輩地號要津然而了不器於盈虛澹無心於舒卷願奉二年之最
固辭五兵之曹邸音播騰士論聳歎矧汝南之奧壤爲右輔之名區
仙聖所棲英豪斯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屨匪徒瞻太守之旂旒昔誦
高辭極大行之表裏行觀美化遍汝水之陰陽尙疑未駕於征軺固
已召還於法從某謬聯服役叨預婚姻顧罪悔之方虞幸依歸之遽
獲車逢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中流實有一壺之望

代賀呂司空啓

伏審光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學師古始道造

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爲四朝之國老允迪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
韋平豈可分道而行論其事則袁楊安得同日而語年高德邵而臣
節益峻功成名遂而帝眷愈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
章國論實惟有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具焉天下之能事畢矣
某叨分符節辱在陶鎔陪班謁以無緣第承風而竊抃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公器兼文武
學備天人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議論爲四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
雖小善其必爲荀氏羣龍慈明爲最河東諸鳳伯襲尤奇投閒散而
聞望愈隆涉憂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旣致
干戈之戢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衆正之路開行矣太平之
責塞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躔異稟嶽鎮
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
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怠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竚以旋歸
國論倚之進斷粵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己以自慚吉士舉酒而
相慶矧同升之俊又皆妙選於搢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無過舉六
官之長皆民譽茲謂昌期某辱在陶鈞叨分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
稱慶以無緣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智周事變道本
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雪霜旣降知松柏之後凋鳥雀
或鳴見鷹鷂之必擊君未比隆於二帝我則若捷於市朝民有失所
之一夫我則如擠於溝壑大任旣降英聲益飛豈止邦家之光實爲
天地之紀逮茲進拜尤慰具瞻廉陞難躋益致高堂之峻股肱克壯

重增元首之尊

代賀王左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大中夙鍾閉氣早擅
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楊之伯仲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
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簡易其退也如波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清
其進也若火一然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曉達吏方
戴胄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卽至於三公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大中抱英傑之器屬
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無不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
未嘗枉尺而直尋肆筆成書惟欲斲雕而復朴風采凜乎其可畏議
論坦然而易行俄鑿柄之相投遽囊錐之穎出擢丞御史人無閒言
進轄文昌朝有故事面折廷諍已聞國士之風內平外成行見大儒

之效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始識造淵微
身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守之以約討論不乏嘗編簡以
成圖俯仰無心任摘山之變法屢奉三年之最亟更一道之權舉屬
吏以傾心竚前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奧區南則控引於荆揚西
則轉輸於秦雍奉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置以爲難在選掄而尤重
登車纜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官之召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知周事變識照幽微
挺忠鯁之一心兼縱橫之數器英標特出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
果見事功之立比繇太府來領外臺回卿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
邸音初播屬部增欣暨駕輕輶坐使邦財之阜佇歸法從進謀王體

之嚴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伏審光膺眷命進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大中器猷宏博學術精微敏識照於未然奇節見於已試犯顏逆耳屢輸汲黯之忠別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進退周旋而可度艱難險阻而不渝俄被召以旋歸遽干霄而直上粵自卿曹之貳進陪樞筦之崇邸音播騰士論欣快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宰相

代賀蔡相公啓

光膺制書榮還內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道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乘之知姚元崇入贊鴻鈞初聞遠略霍子孟逮承顧命益見忠謀勳業顯隆夷夏歡頌惟三郡均勞之久當二聖圖舊之勤旣奉綸言復青羶之舊物竚瞻繡衮反黃閣之故居某猥辱異知欣承嘉命屬繆分於符竹阻祇慶於門闈系

頌實深敷宣罔既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升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之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故當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一代節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鑿識莫各其器果符物論克享天心伊尹得君取一物之失所姚崇作相陳十事而後爲姦邪失匕箸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某夙叨記省方預陶甄欣衆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王畿之重職兼禁殿之華凡在庇庥所同欣忭恭以右丞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傅班之

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柏之後彫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既丞御史
遂轄文昌語默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邱音
播騰士類聳歎矧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獄訟稀少
屈英游而臥治徯惠政之立成騰寶飛聲已應半千之用贊元經體
峙歸尺五之天某夙以卑微嘗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之攸
拘

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地胄高嚴翩然
鵠止於碧梧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以聞見之洽重之以探討之精
咸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駢四儷六尤多絕妙之詞敏疾擅枚臯之
風雅健得子長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先朝屢見
稱於元老矧冊府校讐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既清且要
熊掌兼魚膾之美自古爲難羔裘加豹飾之華於今蓋寡緬彼文學

之貴見乎諸吏之中雖出異恩實繇公議芸臺畫省諒難歲月之淹
鼇禁掖垣行復風雲之會

代賀提刑啓

光奉宸恩就持憲節伏惟慶慰恭以提刑器識深宏材猷敏邵進退
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輦轂之工徒亟聞善狀督江湖之冶鑄
益著能聲旣累效於事功肆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實號要區士林
承命以欣愉屬部望風而悚跂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
諒非歲月之久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之始恭以某官
受時閒氣爲國寶臣天資英發而持之以謙地胄高華而守之以約
履茲獻歲茂擁休祥治譽藹聞以備賜環之寵恩靈下逮行膺錫馬
之蕃頌願之私敷宣罔旣

代回呂吏部啓

密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躔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韋平之遇已稀四世五公袁楊之興未艾既承召節仍屬嘉辰宜戩穀之駢臻顧頌言而何既

代謝中書舍人啓

一時承乏方慚越俎以代庖數月爲真更愧操刀而製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竊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當路之豪彊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會非踴

躍冶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遇某官道
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
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
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器猷宏敏道術
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侈之以聞見之博持綱憲府風聲豈畏於悍
彊贊治天官冰鑑無私於微眇惟茲右輔寔號奧區祿廩兵食之資
異時或屈陵寢河防之費他路所無肆輟名郎出爲膚使符檄未加
於一道威名已肅於列城外幹邦財頗鬱摺紳之論進謀王體諒非
歲月之淹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榮膺睿旨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敏襟韻疏明智無
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必傑出名臣之後藹居膚使
之前持節陝關倉廩於焉充實按刑淮海囹圄為之虛空屬右輔之
浩繁屈高材而刺舉既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之榮詔音播騰士論
欣快嵩山汝水既久滯於星軺金馬玉堂佇歸聯於法從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新恩先輩器猷閎博問學
淵深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轂臂折惟九終號良醫璞獻者三
竟為美瑞雖遭迴之可歎逮遭際以尤榮如觀者昔陪絳帳之生近
被棘闈之屬兒寬早歲嘗為褚大之徒夢得晚年翻作奇章之客矧
惟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喜氣亦殊於往日追惟二紀有
同夢寐之遊復會一時如閱簡編之事未修鄙牘遽辱華緘感佩之
私敷陳罔既

代賀寥與鍾公實啓

伏承較藝數奇獻書遇合起家戎幕受職儒官榮動一時寵踰三舍
伏惟歡慶竊以文高徐樂才贍馬周性理內融事機旁照扣角負鼎
無羨昔人轉海回天復聞今日某夙親談讌猥與從游睹此盛隆竊
深欣抃

淮海集卷十三

淮海集卷十四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簡 文 疏

荅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登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系屢迫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盛意中閒有未然處輒爲左右具言之惟閣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爲

最優于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閣下試贏數月之糧謁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抒思久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尙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與蘇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卽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鄙陋不能脂韋婉變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歎者但以再

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裘褐供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冬末由侍坐伏乞爲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宜某頓首再拜

案某頓首再拜字當在下一行頓字上

頃蒙不閒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一且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上詞意蕪迫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顏一笑可也又多不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處皆望就垂改竄庶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不肖之跡所能當也愧畏愧畏比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親如故做廬數閱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饘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

家貧素無書而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物亦可以湔所敗辱爲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旣以奔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絕頗得專意讀書學作文字性雖甚愚戇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汨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邵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比以重建尊命率然爲之不意過有愛憐將刻之石又得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尙未至如過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閒伏乞保衛尊重下慰惓惓不宜某再拜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閒斷而自春以來尤復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某侍大父還高郵又安厝亡嬪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趁今冬舉葬入夏又爲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官尙滯京

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終日怱怱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卽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成都大慈寶藏記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埴之外雖欲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慚爲兒女子所嗤笑耳得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上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嘗令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師見屬作龍井記言師屬作雪齋記二記皆黃魯直爲書已刻成尙未寄到今日錄草去因便卻乞并此書轉到高安先生處

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莘老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莘老云有兩書託公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荅但欲知達否爾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及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爲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黨中一段佳事某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過此出所爲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爲人亦稱是真所謂豪傑閒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某數日閒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彥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還自諸邑尊履勝常欽企欽企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

并今又以風流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爲七難并得乎
甚盛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獨臥追惟舊
游而已欲南去屬私故未能伺舟但增引悒不宣某頓首

案某頓首
字當在下

一行頓
字上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事前世詞臣墨客所頌歎者
不特爲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腆之文何以稱此然重逆盛意又
竊喜託名圖上以爲榮故不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閱
尤惡處不惜指示就與改竄尤幸或要手寫可先具素令畫史圖一
本異時淥水堂中爲設清酒一樽芍藥數枝可乘醉一揮也揚州集
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文似不若實之於前使
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與使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
甚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丈屢奉所賜教誨慰殷勤雖父兄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閒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間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爲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卽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喻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益昏

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因風更乞指喻教
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遽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敝帚兩編輒悵然終
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
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
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
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真州所寄書
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
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爲留兩日斗野亭詩八音
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
并某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凡四
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知相從幾多時恨不

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聞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不宣某再拜

與蘇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東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悒耳比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迫於衣食彊出應舉僥倖萬一之遇既而擯棄乃理之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堙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末緣侍坐伏乞爲國自頤以副輿願不宣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爲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爲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事斯語但鄉閭士子類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

者皆在千里之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冬後輒爲古詩一首寄獻下
執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區區之慕望
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寒疾甚重不
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
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
仕宦所與游者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閒本欲一至黃州
因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區區之意
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者想甚多殊不寄一二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
妙絕足以知他皆準此矣仰服仰服魯直過此爲留兩日雖恩遽不
盡所懷然有益於人多矣其敝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
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人形

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比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內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撼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憫憫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爲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爲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久離侍下未可遠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和氣臨紙於悒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熟矣及還淮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

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貪此方山水勝絕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卻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爲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趣尙高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絕倒矣未展晤閒與時自重不宣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懶漫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閒屢蒙惠書賜責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已分居困於俗事彥瞻每行縣輒得數

日從游此外但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卻無本煩屬聰師寫一通相寄爲望仍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已爲端叔彊取去矣昨聞蘇公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來此偕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春閒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莘老壽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懼此禍故殊可傷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聲聞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十數日閒來此爲十數日之會今已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爲留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

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爲人亦
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黃詩未有力盡翻去且錄數篇嘗一變
足知一鼎味也又爲僕手寫兩記今封去如辯才無擇要入石便可
用此摸勒僕自病起每把筆如讎不知何謂得此公爲我書殊增氣
也其字差瘦更爲潤色開時令盡墨爲妙中閒更未安及不是處但
請就改之若開得成屬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問不絕比如
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人甚賢有文僕頗爲其
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
詩奉戲又已復破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字序僕近
日無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語今但
爲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者也錢塘多文士可
求人爲作不必須僕也蔡彥規已卒關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凋
落如此獨有僕數人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

耳何時合并以盡此懷不宣

謁先師文

惟公聖神所鑄號古哲人凜然高風聞者爲起諸生不敏承學累年
依憑餘光以得名宦時方尙德進爵旣崇祭重報先敢忘大賜祠以
薄饌公其鑒之

祈晴文

凡物平爲福有餘爲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以來雨澤不
止漫溝剏漲川澮麥苗垂敗將弗克有秋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
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民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尙饗

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爲高不詭爲偏不見瑕疵器實渾然
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帥
二邊羌虜唯唯毫許江都下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

公適厭事杖履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孰云奄然棄我而逝日月飄忽端如箝絃承凶未幾遽卜新阡惟時淮海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奠觴薦詞用訣終天尙饗

弔罇鐘文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罇鐘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甬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顏忠肅之碑材實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夫罇鐘古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鑿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

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爲姬姜夕爲蕉萃
或奇偶之相續或九舛而一躋清餓和黜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
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蓋循環於一氣傳曰黃鐘毀棄瓦缶雷鳴余始
以爲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罇鐘何世所爲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
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樂三十六乳厥音琅
然小大隨叩曷所挺之瓌偉而偶沈於幽陋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
之腥臭嗟筍簾之一辭遽月弦之幾敷幸陽愆而水涸天日怳其復
覲謂庭貢之是充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售嗚
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劍趙璧隋珠犍爲之磬汾陰之鼎曲
阜之履天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刃羯鼓之闕破
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鐘也郊廟所薦
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

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矧牛鐸之
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
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旣然僨而復起可無畢年嗚
呼鐘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
象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鎛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
爲鼎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緇素乎將
爲麟趾麋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
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鑿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
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泯草亡木卒嗚
呼鎛鐘又將奚卹

遣瘧鬼文

邗溝處土秋得瘧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淒
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沍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穹蟻屈奄奄

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臥已復興
欲挾斗杓東適渤澥酌以注隘未足爲快徂西盡戍渙然霑汗然後
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
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橐縵注缶揮以大箠跳踉而
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
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怒候閒隙之日久矣孰爲爾
來荒唐是師跡弛是友果於自爲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木揉嘗
於禁戒墜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岸然恬不爲醜我屬緣
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
曰來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
失光耀而汝朋儔漫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瞶者
勿知嘗以爲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元明師我違以溺奇
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披收氛霧乃覩青天樊然故藝一夕棄捐飶

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
有副車有貳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宦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哦援
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惡我無與天下
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
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迷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爲此不祥於是
衆鬼相視失色涕泗交頤喏而不合悔其所爲稽首再拜稱弟子而
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祭洞庭文

案當作祭洞庭湖神文

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敬以錢馬香酒
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
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
頃緣幸會嘗廁朝列備員儒館承乏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
寬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末疾盡室幼累幾二十口

不獲俱行既寓浙西方令男湛謀侍南來敬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貺早被天恩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修薄奠以伸悃愾心切詞迫瀆浼至靈俯企惶懼唯諸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也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羣祠是率僚屬爰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尙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威德爲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築新室以安貌像敢涓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太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銜命實帥西師北破
姦巢市不易肆蚩豕遺種化爲平民公於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
棟宇穿黹易而新之得是亢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勾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震治于民有功
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尙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旣集六藝斯明內聖外王所同憲法
山川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
棄餘作爲藝業有司論定天澤遂覃推本所從實王芘貺敢涓時日
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珍傲宋版印
維神望秩岱宗實長羣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臣既見民吏
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實繁惟神廟食此土茲貺一方
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于庭疇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粵自去冬陰氣爲沍雪積袤丈
逮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梗塞物價翔踴四郊農事茫然
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卻慘鬱屏除
翳昏還我大明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閒者久陰不解大雪荐作寒氣
總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荅

以景貺閉陰啓陽變慘爲舒清風旣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儘有生
意吏實不德何以克堪敢憑酒殽以謝神貺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寢驕沮傷天和
怒風鳴條川池旣耗土田行焦念土之毛民慘不聊祇奉明命爰率
我寮禱雨于神惠此東臯日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禋且交
油然作雲遂不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焦卷一變蔚爲美苗罷遣
兒曹無復叫號巫覡反室藏緘鼓簫秋成可期玉燭遂調尊有旨酒
豆有嘉殽拜貺于神神鑒其昭尙饗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之靈乃者羣盜竊發剽劫閭里遊魂
疆場境內騷然賴神威靈咸伏其辜鯨鯢旣殲民以休靖敢用牲酒
以荅神休尙饗

代蔡州赦後省賽文

維今日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祇奉綸音徧修羣祀導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恭進酒牲備嚴薦獻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尙饗

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世之師道德餘事發爲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以正萬物爲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瀾今夫人逝士亦永歎矧在敝族晚通姻好承凶矍然舉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塋歸合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遑敬致薄辭以奠一觴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羣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閒異人閒出左右辟王公以威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爲上宰厥有不績盟府是藏出爲長城臨制萬里姦變銷亡伯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莫與亢功成事畢

奉身而退與道翱翔歲在執徐爰請于朝言還許昌百官奉旨祖道
供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卽窳窳漠然聲光二聖震驚法駕臨奠
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實舍于許里門相望遲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
公堂承訃泣然涕泗橫集精遊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北通大梁
不見安輿乃見喪車人具醴傷悲來填膺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祭酺神文

比者善氣始應霖潦屢降溝壑流通事既有望矣而越自雨闕以來
飛蝗蔽天敢爲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爲盡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
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驅率醜
類入于江海自求多福無或違天以速愆咎

登第後青詞

竊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効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禳敢伸悃悞
之私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陋長更屯奇奔走道途常數千

里淹留場屋幾二十年既利欲之未忘在過愆而奚免深懼風霆之
譴竊萌豺獮之心乃與母親戚氏爰自往年願修醮事今則猥塵科
第叨預仕塗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冥賜輒取甲寅之歲祇就海
陵之宮依按靈科酬還素志伏願上真昭荅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
親除禍殃於眇質私門安燕無疾病之潛生官路亨通絕謗傷之橫
至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貝葉微言善會權而歸寶藥珠妙旨能卻老以延年方茲誕聖之晨
可託効愚之意恭趨精宇嚴備淨筵梵唄徹於紫霄龍蘭鬱乎藻井
皇帝陛下伏願皇圖鞏固睿算增新下感羣生與松椿而共茂上通
列宿將箕翼以並明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歲功告備方圖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爰修勝會用達

愚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行香飯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鐙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算後天日聞萬歲之呼歲受千金之鑒

興龍節疏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遇興龍藹頌聲而並作非具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真境儼朱紫以具在布紡緇而畢臻合覺背塵探寶王之妙教長生久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聲不窮四海竭而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稍致愚誠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新皇圖鞏固警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文軌攸同歲效封人之祝電昔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葵今向日頌聲復溢於華戎恭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聞西土貝葉之文妙會惟修愚衷斯罄伏願睿圖鞏固神算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閒常感會於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格王休日夷夏同瞻文母誕辰天人合慶非具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盛饌遂延緇侶閱貝葉之真文梵音清越以干雲香穗縈回而成蓋庶憑妙會稍達愚衷皇太后伏願景命逾新清躬益固導迎戩穀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續年齡將見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宮車晏駕率土崩心爰輸殞裂之誠用結精嚴之會伏願皇靈妙湛天仗超搖大圓鑒中旣證無生之忍妙高峯上更旋不退之輪慶逮邦家澤流寰海

高郵長老開堂疏

棒頭取證尤爲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況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錘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賊而叫屈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

胡僧積嶽堆山盡是黃面老子伏惟和尚脚根點地鼻孔撩天真匠
子之鈐錘寔作家之鑪鞴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
一場敗闕

寶林寺開堂疏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丈室非摩詰以難居寶林禪院南宋
遺區東吳勝概本惠休繙經之地實澄觀隸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
孤秀下奩玉鑿涵日月於昏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旣川源之
繡錯仍丹牖之鼎新飛閣浮階就山爲勢方疏圓井因木成姿卽之
而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鯨鐘示觀
音之方便允非開士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箭素號禪關投虎峯而
出家遇龍浮而得法祖師衣鉢昔因書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瓶
而獲了無異議實有聖緣往開大總持門以繼鑠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卽幻見真方契飲光之望聖因時遠人與法差執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爲定力運乾慧爲悲光習以自欺久則難變旣安邪解沈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無生之忍昭慶上人洞該實際圓證法空於旋流轉徙之途得妙湛總持之力反聞聞性體已徧於塵沙自覺覺他功未周於毫刹輒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

毛端寶刹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迨一國風煙之際塔閣連環之玉骨殿藏成錦之貝文然而飛鳥銜花空存勝境真珠撒帳未遇明師逮軍旅之荐興獲法筵之初啓芳公長老少通教相晚悟宗乘密行則鄉黨之所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旣久峙海滋深願辭臃腫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爲談不二以度無邊

淮海集卷十四

淮海集

卷十四

七
中華書局聚

珍傲宋版印

淮海集卷十五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誌銘 墓表 贊 跋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廩
延李君爲第一君諱常甯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爲春官所卻
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
務其詞奧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爲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
時朝廷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褒
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爲萬戶侯如以契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
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
以聞詔賜錢三十萬卹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
其得各宦纔數月爾嗚呼何起之難而僨之易邪然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起名動海內其視碌碌無聞而歿者亦可以
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孝於二弟友愛爲人恭儉潔廉其
取予一毫不妄也會祖諱益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
昌始仕爲從仕郎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議之女也後
君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如此子二
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尙幼以卒之年葬於開封府雍丘縣
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先府君之兆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
堂之銘逮夫人祔葬始鑿銘而納之銘曰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器
晚成冠我羣英大道孔夷其御又良闔闔玉堂行矣翱翔慶者在門
弼者在閭胡亟只且世爲嗟吁如霆忽厲風雨奄至俛仰而闕孰知
其自大椿久榮朝菌暫敷竟復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壩杞國之疆
佳城蒼蒼刻文是藏

始仕爲從事郎顧氏宋
文選作始任爲從事郎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跡弛以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爲賈自閩粵航海道直抵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度天下僧師爲兒時父母嘗許爲僧名隸漳州開元寺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一方乃土偶人耳遂去開元遍參知識至和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輒忽然有悟以爲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手驢腳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黃龍云熙寧中遊淮南往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閒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靡然心服願爲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乾明請師出世凡三住道場初高郵之乾明次爲江之惠濟最後廣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居之乾明建隆皆爲檀越士大夫所彊邀去不獲非其好也

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爲人說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施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而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刹相望於淮浙之上臨濟之後自江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爲然師聞而笑曰此吾所以爲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止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偈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年八月十六日也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一十有二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隆起塔而葬焉明年智勤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始師出世某之外舅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賡實爲檀越首及師在惠濟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莘老錢塘僧道潛參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烏江令則今承議郎閣君木求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閣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爲役之久緣契最

深者殆莫如某然則銘師之塔某何敢辭乃爲銘曰嗚呼我師法妙
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緇經論老莊卜筮方藥是皆黃龍佛手驢脚
我從中證決定無疑非遷陀客當大笑之山河旣露水鳥又談能事
畢矣汝復何參少賈之雄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有岡崑崙
南直海門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宣德墓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濤始徙常州
之江陰會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部尙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
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宮相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爲搢
紳所推諸子若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闔門百口有古雍睦之風今
東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遭夫人憂哀毀
如成人與葷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學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
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詔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充賦者檄取

所爲文君嫌於求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二浙水利議者謂苕
霅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今二
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
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
于曹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爲然部使者
檄君行視君以爲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頃旁
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苕霅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就如議者
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江之任祇益紛擾耳且錢塘二
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
故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者
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承議憂服除授淮南節度推
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
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

書契爲證君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僞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詘服吏大驚君之爲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君爲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爲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閒關數邑以卒悲夫娶夏侯氏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男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進士女四人在室以八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江陰縣屠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同學在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余仲父同年而張仲又余之壻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葛以國氏其支覃亂離瘼矣遷江南崛起貳卿諸弟參長垣詞德知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鑿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真州楊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子左清道率

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氏爲內殿承制諱文英之
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
人清臣良臣堯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
巡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構次適進士王諤早
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
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旣升朝故事得封妻爲縣君夫
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
追贈壽昌縣君銘曰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咲嬉初在
厥家孝謹是處遠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疵豈伊黽勉
天寶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身先之疇敢不力旣美于躬又相
其夫子多俊髦亦澤之餘崑崙之西岡阜蟠踞鑱詞幽墟以照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九歸同郡陸

氏爲承議郎知高郵縣事必之夫人踰八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八原其舅朝議公所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升朝恩封仙源縣君云承議君嘗謂予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嫕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邑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實尙未刻子與予故人也願爲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將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仙源之銘爲屬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爲之銘曰惟夫人胄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具言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覲有高才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爲兒侍左右聞而心慕之願卽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試於有司皆爲開封第一名實旣發所與皆一時之豪余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君觀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覲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日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其可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爲泰州如臯人年二十六歸王氏爲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卒之年九月四日祔葬于如臯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男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壻趙世昌爲內殿崇班蔡實丁傳夏侯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一早卒次尙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內外之宗姻下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旣出仕供養甚厚及坐法免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利迄

終無一言亂者銘曰於維夫人閒且穆來嬪王宗祗厥職內嚴外順
宗姻懌旣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處廓氣形逮反超不失藏從
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卻掃以詩書自娛乃作掩關
之銘其詞曰門有衡衢兮蹄踵聯世不我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
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插架萬軸兮星宿懸口唵目披兮遊聖
賢偶與意會兮欣忘餐植芳樹美兮亦旣蕃執耰搏虎兮更衆難自
覈不迷兮邈考槃蹇民多艱兮戒求全高明家室兮鬼笑喧速成亟
壞兮理則然蔓蔓荆棘兮上造天窳窳元註一窳窳磨牙兮交術阡勿應
其求兮銜深冤掩關自娛兮解憂患啜菽飲水兮顏悅歡優哉游哉
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谿之精石之靈紫雲氣函明星爲穎窟作刃礪永寶用琢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爲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第之罪至於斬將帥絀監司兩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第裔夷耳兵不過二千人非有冒頓強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種乃爲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實部使者爲之裔夷何足責也任公諱伋字師中眉州眉山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其兄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而蘇先生洵尤與厚善熙寧某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瀘州州上接夔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南望箇怒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

任輕無節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既至威信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一官留之元豐二年納溪砦互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死者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謂之骨價時砦將欲勿與夷人大恚爭譟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之相與投兵請降亂者八安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官意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爲攻討之計公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卽具奏言羅胡苟里本瀘州熟戶夷也比因殺傷求索骨價爲侵境上故是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垂畢而使者貪功生事因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甫望箇恕諸部更相結連益鴟張而難制矣會女孫卒不果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苟里滅之諸夷驚潰果奔甫望箇恕其年冬箇恕之酋乞第遂稱兵反皆如公所料云初乞第自納溪砦互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

既去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馬謝令令辭不受一毛去至夷
牢口爲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楊節者本嘉州卒吏避罪亡入夷中夷
人愛之用事號爲羅判至是節自度不免乃以矢房中乞第所入馬
二千緡券來降公以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節歸券責以納亡之
罪則乞第憚威而懷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第果以一毛
爲辭入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戰于羅箇牟國爲賊所
敗宣與其子某及裨將十有四人死之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
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至瀘逗留不進陰使人誘乞第以書降遽分
屯奏功天子得書怒甚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
臣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斬存寶于瀘州流監軍韓承式於海
島除轉運使董鉞各四年廣進兵抵乞第之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
已竟納其降而還天子亦不復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沿邊安撫
之名專治軍政部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爲請

天子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非部使者實爲之初公旣奏羅胡苟里之事雖不果上而使者聞知內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錄使者不法事關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薄遽不知所爲卽誣奏公乞第過江安時不時掩擊及延儒生講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它部各窮竟所考未具而公旣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旣沒爲使者地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冤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公爲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嘗遊於定惠院旣去郡人各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長子翰林公軾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公於庵而蘇先生之少子中書公轍復爲之記余嘗從翰林中書公遊聞二任之風久矣後爲汝南學官始識大防於是得公之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遂州西禪

佛舍享年六十有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光山縣淮信鄉午步原其世次官邑御史頓君既爲幽堂之誌此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者揭于墓原以備史官之擇云

案宋史任伯雨傳似作汲

龍丘子真贊

惟龍丘子以大塊爲輿元氣爲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世莫我疏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潭漢馬圖贊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骸佳快厥意可想中閒四馬或顧或嬉飲齧自如不相瑕疵最後一駢尾鬣奮驚背而號鳴若聞其聲寬閒之鄉水遠草長無羈無繫樂未渠央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真贊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爲法寶文雅臺邊清泠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真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座帶刀眠汝鼻孔未撩天呼我作無事禪

書王蠋事後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剗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願萬戶之封引身卽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鼠竄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

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
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
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卻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
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
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尙何
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
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
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死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卽墨得
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卻數萬之衆復七十餘
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
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
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

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於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子環淵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爲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
攜摩詰輞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
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
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泝躡宮槐陌窺
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樂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
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
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
其末而歸諸高氏

高無悔所藏尺牘跋

元本題作高無悔
跋尾似有譌脫

無悔將家子爲人沈鷲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羌人戰大小數十
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爲邊
人所推號二高云元豐五年延帥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

永樂羌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爲沮議遣歸延安旣城永樂羌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於我若其盡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衆於無定河川今前隊囂甚有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饑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爲汝南學官被詔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徙內地鈐轄此郡兵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聲震林木無悔瞋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怪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下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永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麻温故郎中贈裴秀才詩跋

元本題作裴秀才跋尾似有譌脫

珍傲宋版印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爲望族五房之裴爲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爲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歎曰人生如寄耳安用是區區者爲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爲事元祐二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籃輿過之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閒事久矣比閱篋中故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能自已聞秦少游方爲此郡學官願因弟丐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歎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

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爲郎聲聞籍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臥於衡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旣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爲得失哉麻君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霑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羣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數匹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

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劫倒橐得一銀釰劍洎一礪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贓於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礪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摹前代法書集爲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爲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

劉丞相家潘尚書師日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爲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祕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僞蹟濫廁其閒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爲漢章帝之書耶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無將篇

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
尚篇元始中楊雄作訓纂篇班固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
者蓋擬諸篇而作今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
知爲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不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
取諸夬而說者或以爲書契始於伏羲或以爲始於倉頡蓋伏羲畫
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
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字
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
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
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

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義書佐書繆篆鳥書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凱嘗寫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十餘萬言案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家亦得竹簡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

曆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倣爲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況依倣爲之者歟

史籀李斯書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爲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爲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邳人程邈得罪繫雲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爲善出邈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蟲書隸書等凡八體焉倉頡爰曆博學二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

爲倉頡篇而籀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籀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銘爲真蹟二世銘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爲秦人書

鍾繇書

鍾繇賀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聞孫集賢思恭云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曆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三曆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某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爲非真焉

懷素書

懷素唐僧字藏真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真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芝僕以爲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張芝言書爲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桓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前世善書者蓋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爲公論所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如一未至至於終老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爲苦是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之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爲可學孰爲不可學者自古以藝目名家主於文章學術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閒也曷嘗不棄百事而爲之至於終老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爲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霑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竇蒙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爲不然此畫晉賢燕居之狀非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有一僧以貲得度未嘗誦經有書生欲苦之詰僧問曰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卒爲所困卽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間知卷數詰旦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熟視曰君又醉耶聞者莫不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沈湎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爲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

異論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酪酊邪圖中諸客洎予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書蘭亭敘後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微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爲比丘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辯才才俗姓袁梁司空昂之玄孫唐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稱淳經喪

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爲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所搨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淮海集卷十五

珍傲宋版印

淮海集卷十六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行狀 書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采於于爲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爲閬州刺史歿于官子孫家焉遂爲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爲蜀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歙縣令

歎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

案此下似闕

公爲黜又嘗

攝婺源其治皆爲諸邑最豪強畏之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秘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日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菓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亦罷其風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於朝轉屯田員外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爲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措置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乞妙選賢德以爲宮僚陛下清躬小有寢食不順朝夕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番休宿衛覃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鄰帥永興辟公簽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中代還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卽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閱守宰

以求治慎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圖固復選舉以澄源申武備以警
姦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將帥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
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侍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壬上愛其文出
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王陶東宮舊臣上所信重
故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不阿宜備
顧問後爲三司使又奏爲其判官不從熙寧初有詔侍從之臣各舉
所知范蜀公時爲翰林學士以公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
沮議者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
執政乃不敢言王荆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爲憂患者一
可爲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召人怨者不可概舉又曰陛下聰明
過於文帝而羣臣無賈生之才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
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堠謹烽
火堅壁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銳俟時須其可擊

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處書檄旁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安公以劍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劍南者舉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以四十萬緡爲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爲諸路法遂罷瑜而以公爲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取卽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彊與之邪歲滿有旨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公具得其姦贓卽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衡州初利

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爲守至是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永懿之弊又言劍門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文法宜各置令專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爲定制其他深計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蓋不可悉數十餘年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蓋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奉使九年閩爲各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鄉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爲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闕陞見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公移檄諸郡具爲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行兗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灤夏秋霖潦猶能爲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爲魚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上皆嘉納初

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贏不相通和詔復合爲一路升公爲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召遷賜對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賕免降爲朝散大夫方在譴中又聞故吏以賕敗者或勸公宜懲前事自陳公曰吾專刺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保其往耶然旣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爲自全計卒不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福宮二人相得歡甚摺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是拜溫公爲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爲京東轉運使溫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不聊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勾當公事之刻薄者二人發濰州守姦賊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瀕海州郡爲禮

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閩越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爲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荊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公勳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右諫議大夫既拜命卽以辨邪正之說爲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之理甚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爲艱宜許六曹寺監長史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官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爲得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卽爲官戶免役時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後進納官例充役如故須其升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兩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遞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

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故貞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各人數以抑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民許蔡河撥發統制縣道以便程督罷戎瀘保甲以卹民力行浙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以熄異議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俞章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夏五月辛未終于州寢享年六十有九累勳柱國賜爵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爲恨無他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官御史其言或用

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爲政以經術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
熙寧元豐之閒士大夫驚於功利更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
而屹然於新進少年之中號爲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言
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病且死得大用
於時其勳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爲諫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
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初無益於縣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
言之雖病疾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喜推轂士士之游
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爲詩於楚
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
翰林讀公八詠以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九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今
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邇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彊足以
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
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詩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

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尙多娶
陳氏太常寺太祝藩之女恭儉婉嫕治家有法封某君前公一年終
男五人復早卒頡河南府偃師縣尉羣鳳州司法參軍綽假承務郎
焯未仕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次適
趙氏次適蒲氏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一人崧孫女二
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予兄之子故焯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
若干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潁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
之原前期頡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銘於知公者某被遇
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者
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
君子云

徐君主簿行狀

君姓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泰州興化人遠祖湘自興化徙揚州之

高郵家焉湘生嗣嗣生亮亮於君曾祖也咸不仕祖元吉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軍司理父格前通州司戶參軍參軍磊落豪縱不耐細務自司理之沒事計多以委君家既右族金錢邸第甲於一鄉公私斂施交錯重復君操其綱維批贅補隙挾剔貸負日縱月收市筭必麼無所遺漏於是參軍以爲能謂所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熙寧某年以入粟試將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潭州寧鄉主簿皆非其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未進不以輒嘗待昆弟族人一主於恩義叔父某爲不悅者所構刺史惑之會有人誣君笞殺家奴刺史大怒以君屬吏諷并致其叔君曰罪緣某不繇叔也榜脇萬端不服獄吏嘉之爲請於刺史得脫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君聞之曰是余過也卽爲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此其可見者也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甚衆而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寬厚給使阜隸或

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不幸至於甚難處者君指顧從容顏色不變而事以兩全繇此見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焉頗涉傳記陰陽醫藥算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侶處士杖屨相從蔬食清淡爲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卒矣實熙寧八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一初娶張氏有賢德前君若干年卒更娶蔡氏節行益奇君病殆時至取毒藥自引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刑諸家者也子男五人曰文通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初君好學問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歎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質諸幽冥不幸以多貲之故士大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良懼泯滅盡爲我圖之余旣相與泣下因掇其尤著白者爲行狀以俟夫自信之君子考而誌焉

蔡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主簿徐君諱某之妻而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有才藝父母獨奇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事舅姑孝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爲之斬衰蔬食誦佛經無復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昆弟率親族數十人卽環館奪之曰若十四而適人十六日而夫死爲夫之喪三年舅之喪又三年若爲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乃過乎且環父子俱亡嗣若雖欲守志將誰與居夫人悲哀迫不得已遂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高郵人號佳士所與遊者皆一時之豪夫人旣得賢夫所爲益進宗族甚重之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踐二庭女子之辱也矧又如此生復何聊吾其決矣因不食潛使一媪市砒霜給曰吾侍君疾將佩之以厭惡氣媪爲市與之遂以自服家人大驚亟求解藥以進夫人曰是豈復

欲生耶趨使持去彊之終不肯下徐君沒二日而夫人亦卒矣卒之日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女者歟時熙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性卓犖斬斬不爲兒女事既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贍金繒服玩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旣死篋中索然徐君前娶張氏生四男一女妾生一女一男夫人所出才一女而已旣撫諸子猶己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節勞問如己母故其卒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哭之如君云仲兄繩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屢來因得訊夫人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温州永嘉人也在襁褓中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勤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主出家天禧二年普度天下僧遂落髮

受具戒時年四歲也師旣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爲之依歸藝行日進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肄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然有游方之志卽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游最後見達觀禪師曇穎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召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僻在深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從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知宗門承襲賓主之事自謂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或雜以猥瑣詼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輒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丈室請達觀曰爲人天師當只說法柰何預以世俗閒事且僧有過斥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領而不荅師因此省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移守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金山之龍游州人乃以雪竇召師旣行道過

龍游留一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緇素因以狀詣郡守請止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稟於朝廷郡守以白部使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禪師實中興之功未既而卒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八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宮室之盛冠絕淮海者蓋始於新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孔道客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庭養猿鶴孔雀鸚鵡白鷗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爲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爲恨得疏欣然從之題詩壁閒而其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果謝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刁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二十年閒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師素厚刁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北轉海

門遇大風卒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餘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雪竇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俗壽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卽以某月丁未葬師于金牛之西隴累墳遂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意雖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輒從衆僧寢于堂中不入丈室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歸之又多才藝工於詩字畫有法閒居絕口不掛世事雖交至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請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剎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穉耄典記以自見云謹狀

錄寶林事實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輿所施宅因山以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廢乾符中復興更號應天寺本朝因之其山一名寶林一名飛來一名龜山上有鰻井歲旱禱雨輒應事見圖記熙寧十年八月丙申一夕火棟宇灰燼十月給事中集賢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登其山故址而嘆悼之於是郡之衣冠縉素數十人詣州自陳請修復故寺公爲具其事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院遂以明年三月興工復率僚屬親至其上勸勞之衆皆感激思奮奔走承事下至刮摩甄石之技咸盡其能而貧富各以財力施其制蓋卽山巔爲多寶塔塔有環屋其北爲羅漢殿殿旁如塔之制其南降而夷山腹爲法堂法堂之東爲寢堂又東爲方丈又降而南得平地爲佛大殿殿有兩廡以達于東西序前爲三門其左則鐘樓幡刹廚庫之所相望也其右則轉輪經藏僧堂之所相屬也繚以高垣墜以方璧未踰再期而金石土木之觀侈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仰瞻

歎疑有神鬼相之凡吳越之閒塔廟以火廢者其復未有如寶林之
遽者也蓋越之城南左右數十里疾馳屹立皆屬於秦望而秦望又
率其左右之山因鑑水謁于越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爲主客者凡三
山臥龍寶林戢山也臥龍爲郡守所治而戢山少東不能正受秦望
之謁是越之形勢自臥龍已下未有如寶林者其地如此宜其廢不
踰時而復興矣方寺之未火時便房曲道各自爲家山川之勝做虧
隔闕者十六七而前世詞臣才士如元稹李紳徐浩之徒猶誦歎不
已見於篇章矧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岸巾憑几而
盡得之使數子而在其所誦歎又可知已然則前日之廢豈非所以
爲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賓客至其上顧謂觀曰寶林之中興天也
余何力焉雖然不可使其事掩抑不少概見於世前日賜號革爲十
方集賢孫公旣爲之記矣今棟宇垂備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與
見吾事者也盍撫厥實以請庶幾二集賢之文相與傳於無窮不亦

珍傲宋版印
肆歟觀承命掇其大概并公之意而次之號曰寶林事實以獻諸集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難酬塊垤之恩墜露增流以致眇微之意前件物山澤所寶箱篚攸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庭之貢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當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已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致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薦蔡奉議奏狀

竊以管下居住具位蔡駟少以文翰見推流輩仕宦所至皆有能聲
安貧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不言伏望聖朝特賜考察擢充
臺省清要任使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惟犬馬之養
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脂韋汨沒德不加充學不
加進可謂無以別於常人者豈復有意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比
者先人之友喬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齒及名
氏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於宰相此古人
所以書亟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
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
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
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

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爲凡蔣邢茅胙祭之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伏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廢政具舉吏民効職夷狄賓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逮承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缺然若無所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養嚴卻客疏士固於盛致未可云損然猶區區訪諏發於至誠如某之不肖尙掛左右之餘論又況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思天下所謂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干冒鈞嚴俯伏惟命不宣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閒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牒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

以馱驥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
東漢之士如泰豆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弊馬羸
轉薄於險阻之閒則固已敗矣某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
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措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
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蹟術足以耦事物之變
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閤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閤下之道如元氣行
乎渾茫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
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掃灑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
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閤下來守是
邦而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
卷贅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爲書先焉夫大治無棄金大陶無
棄土江海不卻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
然古人所以處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閤下不賜拒

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做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揜事左而身益困每觀今時耦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於饑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爲戒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劍工之惑劍劍之似莫耶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見以質其匈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

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尙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
衣食所追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
謀繼見而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閒伏蒙猥賜薦寵以爲可
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益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
卹而古人爲可信也古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
如故以俟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其冬地
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某雖不肖
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厲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
念昨出都時會閣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
略而陳之并以近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閣下道德文章
爲一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水
導而木植之使駑駘蹇服知所趨向不繆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
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謝會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不肖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受性鄙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款於搢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遊從之閒得見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私怪以爲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閣下之履舄也竊觀今之士子裁冠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六千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爲介紹談說道德以爲贅獻善詞令以干謁者俛理色以叩闈人冒汗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迹相仍袂相屬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閣下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贅納不前謁者未嘗知名闈人莫識其面而閣下獨見其勦馘之文以爲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鳴聲相應仇

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閣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閣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聞罷遂無入都之期燕居閒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并近所爲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閣下旣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灌溉以茂其本根削垢翳以發其光明不閒疏賤而教之以書使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閣下非特無愧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閣下裁之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某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否審如所聞殆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以爲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

其所喜故酸先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爲溫入心則爲熱入肺則爲清入腎則爲寒入脾則爲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爲子母夫心爲子肝爲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二火今病本于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疾其過也適所以爲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當節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決疣潰癰可以忽然一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

狂妄動取悔尤常恐一日蒙屏絕則內傷先人之聞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實深論報無緣愧懼滋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閣下之門由是無愈之跡矣觀之去門下于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使京東入爲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紹有候門牆希望明公一顧者肩相摩跡相接也觀聲聞過情深爲同進所忌閉關卻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賦乃知君子之所爲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爲安便但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干乞營繕殆無須臾之閒久不獲進左右之間緣此故也伏望垂悉幸甚自承拜命卽欲致左右之間屬守將驟易日迫賤事乃爾後時皇恐

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
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況如
觀者自先舍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爲慶慰何可勝言引領門仞
但有傾倒而已

婚書

蚤年擁篲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
出於伯姜旣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淮海集卷十六

淮海集卷十七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記 序

御書手詔記

代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爲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四月環州肅遠寨募家白子等剽屬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初募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卽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二十有二人而錄其脅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于朝詔皆原之旣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臣等

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爲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耶臣以爲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爲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俞次舉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說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塵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和南合坐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烏鳶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湧於頂者火然於踵者袒而洗耳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獻者六人受兩貌花獻者四人受往

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從三牛謁者五人受胡輪贖者七人受胡從
兩橐駝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
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爲犀說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坐
巨蟒上者一人背樹矚山鵲者六人注採升者仰鳳集者閱麋鹿者
各四人俛伏獮者翫舞鶴者各五人擷菡萏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
蕉葉者五人持蕉葉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
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絞衣者浣已而歸者將
浣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洗履者後洗而納履者振衣而去者
各一人削髮者爲削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旣解收衣者各一人補
髡者二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十六
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二人贊者三人
芒屨擔簦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跣趺劫欠
杖柱笠負數珠白紉山曲水隈塗觀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

有三人或坐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楯據危迫險俛瞰仰睇直視轉
盼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九人凡羅漢
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貌
象者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而前謁者
十六甲冑椎髻挺劍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
有抱經室主茶奩荷策持餅典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
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味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
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犀象挈筐篚而進被
甲服弓矢愕而瞻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鵲烏龍虎犀象獅子
馬牛橐駝蟠蟒戲狢猿猴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爲主故號五百
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絕而情韻風趣各
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
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

然後可成非率然而爲之決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畫
記愛其善敘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然如卽其畫心
竊慕焉於是做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
人讀之如卽其畫哉姑致敘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
子秦某記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
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
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兒嬉而意趣湛妙有可以發人佳
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
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
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
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尙靡麗且事佛爲最勤

故佛之宮室綦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寘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竇深山亂石中之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

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
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
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
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
遠馳兇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
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
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疏其氣故嶺
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
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爲神物之託也亦奚
疑哉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淨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
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
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卽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咒之庶
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

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爲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閒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閒境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閒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閒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據莽蒼而佃橫清泠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廁麋鹿之遊竊爲君不取也乃爲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斲雲爲雨兮水爲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劍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

爲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閒

芝室記

河南張倪老旣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殯于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沖老廬於殯側數月有芝生于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傅髹形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下萎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學士大夫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徙之不可時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空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激而升者爲想濁污而墮者爲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

變而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交感室爲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爲何物已而歎曰奇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竊怪其語宏博瓌奇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屬余爲記余旣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爲南都教授曼老名節孫前參海陵軍沖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逖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閒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迄今不絕夫豈

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爲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爲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爲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尙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故天下號汝南爲名士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吐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爲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爲輔郡百餘年閒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以宣布教化故威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第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爲省各郎作時庸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爲

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李興于廬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于廬上柳宗元以爲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爲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采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驤云元祐八年四月吉日記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恥言鈎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註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己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予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給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

步漑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隄以卻潮之患疏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漑田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贏材新驛埃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瘡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羣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謂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以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卽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卽召埭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

其立官行己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爲生祠記云

勅書獎諭記

代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盜發陳蔡潁之
閒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慄悍善鬪其渠魁頗能拊衆得其死力每
劫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爲囊橐通
行饋食捕盜者以故稀復遇閒遇之又輒爲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光
壽都巡御史數戰不勝其子死之奔仙居縣尉朱記吏卒死傷甚衆
旣而引還陳蔡潁之閒復擾於是有旨合京西南北部使者督捕移
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渭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
供職錢六十萬餘黨一人錢四十萬是時諸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
無晝夜闕不解甲而賊衆詭秘出沒如神終莫能得臣旣陰布耳目
察其所在又預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諜知其區處而諸屯皆遠不可
遽召於是令權節度推官翟元衡統所募兵夜從閒道去果遇賊於

高佐之北斬其渠魁并其妻等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黨於李曲殲其衆遁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獲仙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甲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渭州弓箭手騎兵猶未至奏卻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穎之閒安堵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勅書獎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調和蓄害絕息臣於此時幸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效遽賜褒嘉承命震驚榮懼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次其事而并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

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
老姥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
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
積院院有龐眉老僧主之應客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
貌蓋有道者也又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漳南來逆相勞苦如平
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
景申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曰
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
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磬石爲八方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
滿泉輸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
之輒愈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卽此
泉也噫泉之爲湯者衆矣彼汝水驪山嘗爲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
其盛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

僻昧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堙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旣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功於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爲常越三日爲江令闔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曠望建業江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巉巖崆岑不可窮竟門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後可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啣其趾蓋以乳石而鼠穴其竇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卻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鼻口呀而斷齟露其陬牙橫達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閔於龕巖復

絕人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雨多應云景夕還惠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崦中隱者陳生居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陀前有小澗涓涓而流藩以齊篠闕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泛篠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異嚮而望自定山轉而西服光晷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矗立妬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效履鳥之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焉西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居之故蔑有聞者是庵始基也爲賢士大夫所矚及成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湯泉之事旣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

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憩于虛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農汲暝春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勝計於戲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來會于高郵追敘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遊之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以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俞紫芝字序

余昔遊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焉生乎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顏紺髮自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歎曰嘻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爲未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爲

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爲宗道人以無本爲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己也不知有己所以失己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己爲物無彼故能以物爲己己物不二謂之真一夫是之謂以有本爲宗天下皆知有偽所以喪真也不知有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僞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僞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爲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卽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閒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於是余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遊京師遇金華居士俞紫芝請余改字因思昔日玉笥童子之言字曰無本復以其說爲序贈焉

曹虢州詩序

虢爲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過使客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爲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爲屬和於是亭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尙書郎出守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陝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初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行幸孰甚焉且其卒章之意欲因某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其爲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泰山則干青雲人不能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虢者多矣而劉使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虢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虢竊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履從子方於水竹

之間子方守號之樂爲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號子方盍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爲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

逆旅集序

余閒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旣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筮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閒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迺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謂曰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措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有所聞

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
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
爲駁而吾之駁不爲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歸于一
源吾方與之沈與之浮欲有取舍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擇哉
子往矣客去遂以爲序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采諸家
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
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
既豬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
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
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閒盡其地自漢以來旣置刺史於是
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

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兗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兗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楊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旣成公又屬某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爲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爲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觀遊從中爲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旣爲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爲盛事以後見爲恥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而爲世貴重如此何邪竊嘗以爲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富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照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某旣獲覩盛德之事爲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鑱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爲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
觀相望乎楓楫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荇芙蓉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
游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臥龍山鑑湖尤爲一郡佳處蓋府
第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
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二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樵蘇所采爲
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田爲豪奪爲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淫
祠分湖之別派覆以締構爲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
然之觀始深密空明不復爲人力所敗聞山水閒棹歌之詩至今稱
焉熙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
而歎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予無一日之雅猶當奉以周旋況
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餘章於臥龍山之上狂枝
惡蔓斬薙以時秀甲珍芽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籩具舟艦與
民共遊而樂之復爲詩以記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而樂

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樂安之沒幾二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就語笑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覲逢輒嫚罵索酒不肯已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爲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壻爲留數十日余旣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卻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

思兄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款小扉叱奴使通卽自褫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弈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竒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當爲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飲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能久矣不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曷有詩以爲

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敘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倜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爲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爲職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唯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慶弔輒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閤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人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閒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

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於斯言益信予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迺以副本來屬予爲序顧予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姑掇其大概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爲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二濱字俱當作賓詳攷證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

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威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沈而上下者則又爲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爲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威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耶邵氏之祖考旣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取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推今卽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送馮梓州序

上卽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

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卽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种古以寧守史籍變其熟羌獄上書訟冤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卽寧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爲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事然范純仁爲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誤耳卽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不悅及考按連逮熟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幾高平公復

爲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意亦竟罷去繇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良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尙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爲姦始終巧請至於抵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爲能無恙而高平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又將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以舊聞并以嘗所感歎者爲序贈之

淮海後集卷上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詩

幽眠

幽眠起常晚冬晷復不長中閒數十刻倏如驚燕翔晨餐粗云畢申
鼓鳴相望忽忽竟何就念之動中腸天地一逆旅死生猶轉商暫來
旋云去遲速乃所常較計亦何補徒然非慨慷不如聽兩行一概付
酒觴北風吹老槐白日轉紙窗布衾一覺睡身世成渺茫宿莽冬不
衰蘭茝幽更芳無庸傷局促速此鬢髮霜

越王

越王念吳役寢興常不安有臣曰種蠡實與同難艱終酬會稽恥列
國不敢干智者見未兆愚夫暗前觀范公拂衣去扁舟五湖閒清輝
照四海秋月耿雲端種也竟不悟處之若無難屬鏤一朝至身與名

俱殘兔走獵狗悲鳥盡良弓閒自古身不退多爲世所歎

隕星石

蕭然古丘上有石傳隕星胡爲霄漢閒墜地成此精雖有堅白姿塊然誰汝靈犬眠牛礪角終日蒙羶腥疇昔同列者到今司賞刑森然事芒角次第羅空青俛仰一氣中萬化無常經安知風雲會不復歸青冥

山陽阻淺

一日行一尺十日行一丈豈不歎淹留所幸無波浪悲風動深夜原野眇森爽青天行蟾蜍枯木轉翹翹此時蓬茅下去心劇於癢棄置勿復論通塞如反掌

次韻參寥辛老

迅風薄高林萬象號虎豹紛披枳與棘爾復鼓狂鬧我垣旣已積我棟又以橈豈無一木支橫力難與較黎明忽自罷晴日射魚罩死水

失狂瀾衰木回故貌勞生真夢事往趨如睡覺炊黍烹黃鶉吾其理
歸棹

送洪景之循州參軍

寒梅不自重輒花桃李先矯枉有佳菊最後衆芳妍各因一時美難
以相嗤憐物理固若是士林亦宜然夫子南國俊聲猷推妙年數奇
晚方偶參軍古龍川龍川雖云遠風物號清鮮羅浮不相下頡頏巖
荒天雲鬢二三子聊足奉周旋行矣試老拳歸歟遠翔騫

茶

茶實嘉木英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清堪揜椒菊上客集堂葵圓
月探奩盞玉鼎注漫流金碾響丈竹侵尋發美鬯旖旎生乳粟經時
不銷歇衣袂帶紛郁幸蒙巾笥藏苦厭龍蘭續願君斥異類使我全
芬馥

茶白

幽人耽茗飲，剗木事擣撞。巧制合白形，雅音侔祝控。虛室困亭午，松
明然北窗。呼奴碎圓月，搔首聞錚鏦。茶仙賴君得，睡魔資爾降。所宜
玉兔擣，不必力士扛。願偕黃金碾，自比白玉缸。彼美制作妙，俗物難
與雙。

石魚

佛宮琢琳瑯，懸魚警羣聰。緩扣集方袍，急拊趨百工。雖無筍虡器，自
協徵與宮。犁然當人心，邈有炎氏風。山泉自疏數，珮玉相玲瓏。朝昏
閒鐘鼓，清響傳無窮。惟有寶陀山，於音獲圓通。一聞如得解，石鞏亦
投弓。

劉公幹

鄴中多賢豪，公幹氣飄逸。弱歲頗徊徨，飄零低金室。君王事遨宴，下
馬列琴瑟。豪吹挾哀彈，娛歡非一日。當年侍賡酬，珠玉在揮筆。五字
一何工，妙絕冠儔匹。所得雖經寄，未得偏人失。

贈醫者鄒放

百工皆聖作惟醫有書傳緒餘起人死妙處實通天鄒子本淮海弱齡加討研岐扁逢卷中遂知百病先往歲遊京室公侯紛薦延國工不敢妒遣兒求執鞭晚棄本州役青衫鬢蕭然臨衢開大肆旁午送金錢嗣子頗不凡文場早周旋行期拾青紫善積神所憐

贈張潛道

張生何爲者落魄不自拘獨攜三尺琴笑別妻與孥一來泊吾里忽已月再虛朝遊故人館暮止佛子廬雖無食羹餘所樂常晏如我欲有所進生聞勿煩紆君子閑有道不專塊然居無道祇深適於戲亦已愚願生脫塵鞅從我滄海隅

荷花

方塘收雨脚落日半遙岑芙蓉淨娟娟麗服撫翠衾無言意自遠欲渡秋水深緬懷平生人對此詎可尋弄芳惜晷晚酒至誰與斟天涯

有歸雲聊寄相思心

心開獲清賞芙蓉一何綺美人豔新妝斂袂照秋水端如蕩子妻顧
自良家子黃金選燕趙搖落對江汜薄暮風雨來獨立淚如洗望君
君詎知傾宮定誰似

酬會逢原參寥上人見寄山陽作

倦客當老秋忽忽少佳意孰云塵滓地劉阮肯俱至一披清骨毛再
見失身世有如執盛熱僚月濯涼吹又如觀巨梓卻覘蕭葦細十辰
同遨遊不覺日車逝嗟予逃空虛終日面林翳聞人足音喜況乃道
所契方念衣袖分明月忽我昇眷言何以酬白髮同所詣

吳興道中

黽勉華門下十年守一方胡爲御舟者挽我置此傍青山不肯盡流
水故意長雖云道理遠瓦樽有酒漿

無題

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不與死生變豈爲憂患淪西伯凶演易馬
遷罪成書性剛趣和樂淺淺非丈夫

世事如浮雲飄忽不相待歛然化蒼狗俄頃成車蓋達觀聽兩行昧
者乃多態舍旃勿重陳百年等銷壞

喜雨得城字

陰陽有常職代卸不可并一氣或錯繆愆伏相寇兵惟時四月交南
國厭久晴風師挾帝令呼號肆徂征雲師畏推逐蓄意不敢爭雨師
曠厥官所苟朝夕生黃塵暗如霧掩彼日月明帝眷一夕回旱議沮
莫行番然需膏澤夜半來雨聲黎明縱遐眺溝澮各已盈青秧散廣
畝白水涵孤城耕夫欣有託水鳥飛且鳴乃知化工妙悠然信難名
行矣耘我穡歲終峙坻京

東城被盜得世字

野人無機心觸事少防衛所至輒酣寢屢墮穿窬計孤亭夜深墨風

死雨初霽有盜穴壁來攘取逮衾袂微思不敵怒弱力鼓虛銳起搏
且復呼可否難量勢誰云同室鬪函丈莫相繼兩奴眠牖旁矯首但
睥睨棄之倚柱休盜亦從此逝慚無牛缺賢幸脫燕人斃亡弓豈須
求失馬不必涕黎明成感歎事往若異世良賈號深藏無閔稱善閉
君子勿我誇得喪求無際

夢伯收文公

案似有譌脫又案釋道潛參寥子
集有次韻朱伯收主簿觀雪詩

昨夜夢故人心顏少歡趣自嗟棄有司卻言歸山路君王下明詔羣
英翕爭赴焦鵬共揮翮跛鼈亦騁步擾擾天地閒飛鳥不知數何意
獨蕭條命與時相忤空復蔽馬牛不爲匠人顧昔爲土中花行待東
風煦今爲簷下草遠矣霑秋露老母鬢成絲寒妻被無絮歲莫多嚴
風絺綌將焉度覺來不復見撫枕淚如注安得萬頃陂活此舟中鮒
秋夜病起懷端叔作詩寄之

寢瘵當老秋入夜庭軒空天光脆如洗月色清無縫風颿戾戾輕露

氣霏霏重簷花伴徐步籠燭窺孤諷緬惟情所親佳辰誰與共夫子
淮海英材大難爲用秉心旣絕俗發語自驚衆塵尾扣球琳筆端攢
蟬竦雄深迫楊馬妙麗該沈宋浮沈任朝野魚鳥狎鯤鳳與時真楚
越於我實伯仲爾來居邑鄰頗便書札貢上憑鴻鴈傳下託鯉魚送
二物或愆時已辱移文訟人生無根柢泛若凌波葑昧者復汲汲晨
暝趨一闕陰持含沙毒射影期必中自匿嫫母容對客施錦幪溘然
一朝逝萬事俱成夢形骸雖汝辭利勢猶君動思之可太息傷之爲
長慟所以古達人脫身事高縱我生尤不敏匈腹常空洞彊顏入規
模垂耳受羈鞚行謀買竿棹名理就折衷但恐狂接輿煩君更嘲弄

送孫誠之尉北海

吾鄉如覆盂地據揚楚脊環以萬頃湖黏天四無壁蜿蜒戲神珠正
晝飛霹靂草木無異姿靈氣殊鬱積所以生羣材各抱荆山璧小爲
百夫防大爲萬人敵夫子少邁倫喑鳴阻金石奏賦明光宮玉座瞻

咫尺翻身墮雲霄十載迨窮厄焚舟更一戰得尉滄海北五月乘畫
船簫鼓事遠適天橫齊山青雨帶楚水黑勿云晚方仕四十乃古昔
勿云各位卑九萬自此擊幽求尉朝邑鬢髮森已白元振尉通泉律
令非所卽一朝會風雲顧眄立四極行矣壯舊圖勉闕

抱甕

搢搢抱甕人沁乎治其內仲尼爲所輕子貢無以對舍器欲還樸爲
量固已隘苟得渾沌真寧羞事機械

讀列子

咄咄兩小兒多言空爾爲後之日無定不覺心有期尺捶探蒼溟但
令傍者嗤誰謂不能決孔某乃真知

和顯之長老

禪子觀因緣寸晷無復餘講人治經綸艾夜猶未除冷風奏哀松寒
月挂碧虛此意了不喻悲哉同翳如

清夜

子夜天無雲稀星耿頑碧茫茫行役者對此焉不息胡爲蝸角端相與競尋尺勸君歸去來飛空鳥無跡

南池

汎汎池中鳧上下與水俱不與水爭力所以全其軀遇物貴含垢修身戒明污胡能若雲月浪自驚羣愚

和王定國

崢嶸歲月徂物色莽於邑歡言公子至坐失百憂集宵箔蕙煙橫寒炮玉脂泣勉旃決南圖荷華行滿隰

秋興

擬韓退之

逍遙北窗下百事遠客慮無端葉閒蟬催促時節去愁起如亂絲縈纏不知緒日月豈得已還復役朝暮人生均有得悲歎我不悟春秋

自天時感憤亦真趣

擬孟郊

曉風有暴信暮蟬無好聲
曉風與暮蟬自與時節爭
獨客辭故鄉推車謁梁城
梁城道迢遞區區役吾生
不如歸舊山藜藿安性情

擬韋應物

坐投林下石秋聲出疎林
林閒鳥驚棲豈獨傷客心
物亦有代謝此理共古今
鄰父縮新醅林下邀同斟
癡兒踏吳歌姪姹足譌音
日落相攜手涼風快虛襟

宿金山

山南山北江水流半空金碧隨
雲浮我來仍值風日好十月未寒如
晚秋山僧引客尋蒼翠歷盡參差到平地
萬里風來拂骨清卻憶人閒如夢寐
夜深無風月入扉相對老人如槁枝
流水與天爭入海共笑此心誰得知
下山卻向中泠望翻憶當時在屏障
老母思兒且欲

歸回首雲峯已天上

別賈耘老

若有人兮嘗之濱服火齊兮冠切雲有才不爲世所掄盡入詩句爲
奇新忘歸繁弱不浪陳發必中的疑有神目關飛鳥緡蒼鱗俛仰自
娛忘賤貧翳我與君素參辰孰爲一見同天倫共指飛光易沈淪莫
若痛飲還我真況有內子賢文君終日叫呼不怒嗔酒酣往往出前
珍瓦甌竹筴羞青芹左列文史右紅裙樽前不覺徂清晨念我行當
西適秦拏舟來別非所欣欲託豪素通殷勤郢匠旁矚難揮斤人生
百齡同臂伸斷梗流萍暫相親行行飲酒且勿云丈夫萬里猶比鄰

李端叔見寄次韻

君文豪贍無與儔使我吟諷忘離憂浩如沅湘起陽侯翻星轉日吞
數州華章藻句饒風力頃刻朱紅迷畛域一斑縱復爲管窺萬派終
難以蠡測區區文墨倦高情解鞅還游恍惚庭半槽新水六尺簟臥

視雲物行空青伊我籃輿抵京縣溽暑黃埃負初願君家只在御城東
彌月不能三兩見求仙未若醉中真蟻鬪蛾飛愁殺人清都夢斷
理歸棹回首一樹瓊枝新歸來草木春風換世事蝟毛那可算幸謝
故人頻寄書莫笑元郎自呼漫

贈陳令舉妙奴

西湖水滑多嬌嬌妙奴十二正芬芳肌膚雪白髮腳長含語未發先
有香溪上夜燕侍簪裳皎如華月墮滄浪音聲入雲能斷腸不許北
客辭酒漿主人藹藹邦之良少年射策謁未央俊詞偉氣森開張玉
杓貫斗生怒芒天欲文采老更昌故使斂翮窺羣翔五十僅補尙書
郎浩歌騎牛倚徜徉東風戲雨花草狂二溪泱泱青黛光妙奴勿倦
侑羽觴主人正欲游醉鄉

自警

古人去後音容寂何處茫茫尋舊迹君看草徧北邙山髀髀猶來丘

壘積那堪此地日黃昏長途萬里傷行客只知恩愛動傷情豈悟區
區頭已白莫嫌天地少含弘自是人心多褊窄爭名競利走如狂復
被利名生怨隙貪聲戀色鎮如癡終被聲色迷阡陌休言七十古稀
有最苦如今難半百聞道蓬宮仙子閑紅塵不染無瑕謫日月遲遲
異短明三峯秀麗皆仙格女蘿覆石蔓黃花芝草琅玕知幾尺桃源
長占四時春漾漾華池真水碧乘槎擬欲扣金局巨浪洪波依舊隔
歸來芳舍與誰傳老鶴松閒三四隻唳天聲動彩雲飛對我時時振
長翮驂鸞未遇且悠悠盡日琴書還自適紛華任使投吾前爭奈此
心終匪石拜命懷金誰謂榮低頭未免拾言責從茲俗態兩相忘笑
指青山歸路僻同人有志覓長生運氣休糧徒有益須知下手向無
爲莫學迷徒賴針灸

陪李公擇觀金地佛牙

薄伽梵相含空虛化人分段同璠璣爾來示滅二千歲真骨萬里傳

中區錢塘有尼號法照得自禁掖藏金鋪欲因此勝高構閣假設象
似開羣愚偶從好事至雪上持出瞻玩相歡娛靈牙寶色玉不如上
有無數光明珠莊嚴一一出御帑蜿蜒繡袋榮碑礫是時賓客盡上
士回向已登十地初殷勤稱讚出軟語坐人顧眄驚俗汚因悲人生
信如夢浪逐聲勢霜鬢鬚一源清淨誰復無枉入諸趣更崎嶇願因
今日詣真際古松白日常蕭疎乃知金仙妙難測餘潤普及霑凡枯
況復老尼亦才辯朱薨碧瓦非難圖行看崑嶠倚青嶂翁媪頌說傾
三吳

雪浪石

漢庭卿士如雲屯結綬彈冠朝至尊登高履危足在外神色不變惟
伯昏金華掉頭不肯住乞身欲老江南村天恩許兼兩學士將兵百
萬守北門居士彊名曰天元寤寐山水勞心魂高齋引泉注奇石迅
若飛浪來雲根朔南修好八十載兵法雖妙何足論夜闌番漢人馬

靜想見雉堞低金盆報罷五更人吏散坐調一氣白元存

和蔡天啓贈文潛之什

蔡侯飽學困千釜濯足清江起南土劇談頗似燕客豪快奪范睢如
墜雨東城橋梓未足論柏直何爲口方乳蔣侯山中伴香火三年不
厭長蔬苦平生瑰瑋有誰同要得張侯三日語晝閑那自運甓忙時
清不用聞雞舞桓榮歡喜見車馬書冊辛勤立門戶要當食肉似班
超猛虎何嘗窺案俎

秋興

擬李白

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邊燕子三
見歸江頭白蘋老波底尺書不來空相望斜吹疎雨濕秋江霜風暗
引芙渠香石上菖蒲三尺長綠頭鴨兒棲萍草採蓮女郎笑花老木
蘭船上動江水不覺鴛鴦帶波起

擬玉川子

南州有病客起臥北窗下玉兔銜花照清夜故人別來京洛遊不寄
一行三改秋秋色變冷客裘薄漸覺衣袂寒颼颼作詩欲寄君未語
先有愁不如呼童起危坐北窗下一杯寬我千日憂眼前俗事何擾
擾此夕盡向杯中休何必懷黃金印兮爵通侯

擬李賀

魚鱗螫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團壁白蘋風起吹北窗尺鯉沈波斷
消息燕子將雛欲歸去沈郎病骨驚遲暮濃愁茫茫寄何處萬里江
南芳草路

次韻孔彥常舍人曝書

上帝圖書府傳觀詔特容嘉賓蒼佩玉盛饌紫駝峯散帙牙籤亂開
函錦襲重君羹如可請願備北堂供

次韻安州晚行寄傅師

投暮安州北蒼煙亂眼昏茅茨人外路砧杵月邊村野水飛雲薄空
林噪雀繁幾人堪此樂逢客莫輕論

題五柳亭

結構依流水新題五柳亭登臨有遺味攀折不勝情隔岸閭閻鼓遶
軒舟舫橫闕

悼王子開

我昔官房子長懷忠穆賢里無行馬第山有臥牛阡當代三公後惟
君五福全桐棺遠歸祔追舊幾潸然

卓爾金閨彥頎然玉筍班周旋三友益零落十年閒輾輓靈輻動悠
揚素旄還暮年還抱愛應復辨追攀

蕭散竹林風平生約略同官班嵇叔夜年輩晉安豐民詠濡須政朝
推胸忍功九原無復作埋玉恨何窮

南浦維舟訪東堂抵榻眠後期猶指日輕別遂終天墨妙今初貴詩

名久已傳清風如未墜諸子更翩翩

已矣知無憾賢愚共此途白駒馳白日黃髮掩黃墟和氏終歸趙干
將不葬吳拏疴如可彊猶擬奠生芻

案老學庵筆記
以爲賀鑄作

次韻莘老

妙齡隨計日紺髮度關年較藝先豪俊飛聲動眇綿祕書窺甲乙密
室詣溫宣已叶半千運仍親尺五天御香春晚炷宮蠟夜深然漢殿
螭頭筆岐藩幕下蓮孔鸞人共貴蘭蕙世皆憐附尾方瞠若提刀獨
砮然皂囊封細札青簡續遺編壁府深難造龍媒雋莫先大農參奏
計宗伯與興賢玉鉉行真卽金甌忽浪傳兩輪茗上駕百丈剡中牽
荏苒馮唐老淹回賈傅還星霜俄九換金竹遽三遷鼓吹吳雲外旌
旛楚水壩經綸殊未倦憂患復相連惡草空搖毒羣蝸謾污涎松筠
終不易雨露竟無偏憔悴千株橘荒涼二頃田幾書借船帖屢廣絕
交篇禪譽推龐蘊親評主閔騫懶因閒處極樂向靜中全歲月黃塵

裏鶯花白髮前冰臺清照底玉海湛無邊身世尤飛隼功名眇蛻蟬
蕉心難固待楮葉謾勞鐫佇續清都夢還隨濁世緣泉虬淹已久風
翻去應便預想朝元處簪裾立萬仙

送陳太初道錄

先生簪紱後世系本綿瓜駐馬生枯骨回車濟病蛇帶雲眠酒市和
月醉漁家落日千山路西風一枕霞幾年流俗笑一日五侯誇暮惜
春深闕琴憎雨後蛙背因書字曲髮爲注經華地轉東淮水天回北
斗車新宮黃道近舊隱白雲遐顧我身多累逢君意謾誇空提方士
劍未上客星槎何日同歸去重飛九轉砂

贈蘇子瞻

歎息蘇子瞻聲名絕後先衣冠傳盛事兄弟固多賢感慨詩三百流
離路八千直心羞媚竈忠力欲回天縲紲終非罪江湖祇自憐饑寒
常併日疾病更連年明主無終棄西州稍內遷奏言深意苦感涕內

人傳前席須宣室非熊起渭川君臣悅相遇願上角招篇

觀寶林塔張燈次胡瑗韻

飛來峯上塔然蜜奉慈觀互照三山冢分輝七寶欄勢擎金界迴影
蘸玉奩寒次第邊烽舉高低祭燭攢虹旌排陣堞火繖御靈官魏乘
珠千顆隋帆錦萬端華敷連藏海光集匝宮壇罔罔連青昊熒熒逼
翠巒月卿秋杼思星將夜濡翰繼聽鈞天奏尤知屬和難

還自湯泉十四韻

歲晚倦城郭聯驂度葉峨天黃雲脚亂村黑鳥翎訛潦水侵生路晴
天落漫坡澄江練不卷温井鑑新磨漁火分星遠沙鷗散點多霸祠
題玉筍龍窟受金波琬琰存吳事兒童記楚歌孤龕瘦居士雙塔老
頭陔飛鼠鳴深穴胡蜂結巧窠晚參圓白足昏梵禮青螺雲馭沈荒
登仙春沒淺莎杖藜從莫逆談笑入無何慘澹日連霧蕭騷風轉阿
華清俄夢斷回首失煙蘿

進南郊慶成詩并表

右臣伏覩皇帝陛下肇修典禮冬日之至親有事於南郊仍復祖宗故事以皇天地祗合祭前期之日陰雲蔽空將祀之夕月躔畢宿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於法當雨而是夜開霽特甚晏溫星月昭明禮畢之明日雨雪乃作朝市郊野相告欣然頌歎之聲形于中外非二聖有作上當天心神祗顧享何以逮此臣雖疎賤通籍祕省預見熙事不勝犬馬區區之情輒將輿人之頌撰成郊禮慶成五言二十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於赫龍飛後中區八月秋合嚴天地祀遠繼祖宗休熙事將興舉彝章預講諏紛然曲臺議斷自太任謀宗伯方承命元龜遂告猷三錢封內帑五瑞輯諸侯路寢前齋玉清宮復射牛長迎南至日圓卽自然丘扈蹕三千劍干霄十二樓鉤陳嚴御座太一奉宸遊好雨虛聞畢生陽不待鄒浮雲依斗散華月亘天流宵被黃裯卻霜空曲蓋收

堪輿同顧饗河嶽盡懷柔
麾日初鳴仗旂風不滿
旒回鑾龍入馭傳
詔鶴爲郵崇慶天難老
華胥聖不憂
衣冠千玉簡
宇宙一金甌
可但豐年屢
當知世德求
慚無班馬手
作頌配商周

送佛印

打包初舍蔚頭藍
江月松風處處參
他日惠林爲上首
幾年彌勒作同龕
真珠撒帳開新座
飛鳥銜花繞舊庵
雲散虎溪蓮社友
獨依香火思何堪

次韻公闢會流觴亭

偷引湖光一派飛
詠觴還卻似當時
吳歌送酒隨流急
越豔浮花轉曲遲
山廟早因前守徹
冰盤元是故工遺
年年禊飲今非昔
不到蘭亭到北池

次韻公闢會蓬萊閣

林聲撼撼動秋風
共躡丹梯上臥龍
路隔西陵三兩水
門臨南鎮一

千峯湖吞碧落詩爭發塔湧青冥畫幾重非是登高能賦客可憐猿
鶴自相容

送羅正之兩浙提刑

豈爲鱸魚憶故丘東南昏墊賴良謀一封暮別雲閒閣二組秋歸海
上州子政暫爲都水使千秋終作富民侯贈君一語君應笑競注江
河本不流

辨才法師嘗以詩見寄繼聞示寂追次其韻

遙聞隻履去條然詩翰纔收數月前江海盡頭人滅度亂山深處塔
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破煙尙有衆生未成佛肯超欲
界入諸禪

次韻公闢州宅月夜偶成

新秋過雨月如霜緩足蓬萊徹上方翠木玲瓏藏寶界白煙濃淡鎖
華堂書名越豔誰興發角動單于自感傷山似臥龍天似水卻疑身

在海中央

繚繞千重雨後涼
月含秋色上東方
風催絡緯歸金井
月轉檀欒蔭畫堂
游目騁懷佳興發
感時撫事壯心傷
歸來枕簟清無夢
臥看明星到未央

次韻公闢卽席見寄

與君鄰並共煙霞
乘興時時過我家
更漏一新聞曉角
門闌數級看秋花
湖山對值全如買
風月相期不用賒
賴有醉毫吟更苦
他年分作句圖誇

次韻公闢將受代書蓬萊閣

城連湖岸水爲關
日暮漁樵自往還
龜負寶林新佛地
龍蟠使宅老仙山
平生仕宦今何得
終日登臨獨未閑
歲滿徘徊難遽別
就中瀟灑異人閒

次韻公闢聞角有感

一聽胡笳動越吟聲潛地底氣逾深千宮月色單于曲萬里天光魏
闕心秉燭何人猶把盞挑燈有女正穿針早寒時節黃昏後更逐西
風應遠砧

寄公闢

憶昔都門手一攜春禽初向苧蘿啼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
影低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醒玉盞照東西何時得遂扁舟去邂逅從
君訪剡溪

呈公闢

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傅林塘隨畫去吳山花鳥入
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
徑爲誰開

奉和莘老

童子何知幸最深久班籍湜奉登臨挾經屢造芝蘭室揮麈常聆金

玉音黃卷香焚春晚晚絳紗人散夜蕭森明朝只恐絲綸下回首青雲萬里心

秋興

擬杜子美

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人悲風有意催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憧諸道路市朝袞袞共埃塵覓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

擬杜牧之

鼓鼙夜戰北窗風霜葉鋪階疊亂紅一段新愁驚枕上幾聲悲鴈落雲中眼前時節看馳馬目下生涯寄斷蓬弟妹別來勞夢寐杳無消息過江東

擬白樂天

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北里酒錢煩屢索南州詩債懶

頻酬欲歌金縷羞紅粉擬插黃花避白頭底事登臨好時節等閑收
拾許多愁

中秋口號

元注并引一云
雲山閣白語

伏以四難并得既爲樽俎之佳期五福具膺實號搢紳之盛事矧中
秋之屆候宜公燕之交歡恭惟判府大資身遇聖神家傳將相時應
半千之運論歸尺五之天姓名久在於金甌方面暫分於玉節淨堦
飛閣引南國之佳人豪竹哀絲奏西園之清夜

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蔥照海旌旗秋色裏徹天鼓吹

案

祐揚州府
志作簫鼓

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二十四橋人

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致政通議口號

元注并引一
作秋燕口號

竊以五福具膺實搢紳之盛事四難并得亦樽俎之佳期恭惟致政
通議馬鶴英姿鼎槐華胄身見六朝之盛位登兩省之崇北陌東阡

時命青牛之駕左圖右史日從赤松之遊判府左丞神嶽殊鍾星躔
異稟方面雖分於玉節姓名已覆於金甌舉白飛觴極水陸四方之
饌彈絲擊石盡賓主一時之歡

秋空畫隼照新晴符隱庵前小隊停玉斝金醪通繾綣鳳笙龍管入
青冥靚妝醜酒花侵席寶獸呀香霧滿庭太史應占豫州分上台星
近老人星

口號

美酒忘憂之物流光過隙之駒不稱人心十事常居八九得開口笑
一月亦無二三莫思身外無窮且賭尊前見在功名富貴何異楚人
之弓城郭人民問取遼東之鶴付與香鈿畫鼓盡歡美景良辰欲奏
長謠聊陳短韻
平原居士今無影鸚鵡空洲誰舉杯猶有漁陽搥搥鼓為君醉後作
輕雷

早春

黃金菽菽滿垂楊尚有春寒到畫堂酒力漸銷歌扇怯入簾飛雪帶梅香

赴杭倅至汴上作

俯仰觚稜十載閒扁舟江海得身閑平生孤負僧牀睡準擬如今處處還

無題

掃地燒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掛起西窗浪

接天案此篇別見蘇東坡詩南堂五首內

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

瞻之遺元注東坡跋并三絕見正集第十卷擬織錦詩注下案舊本擬織錦詩下無注亦無東坡跋并絕句又案此非

太虐詩姑從舊本列入說見攷證

紅窗小立低聲怨永日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

恩恩

晞草露如郎倖薄亂花飛似妾情多歸鴻見處彈珠淚語燕聞時斂
翠蛾

琴絃斷續愁兼恨嶺水分流西復東深院小屏紅日落繡窗閑倚更
誰同

參橫霽色天沈水鳥宿寒枝竹鎖煙衾惹舊香清夜半淚凝殘燭畫
堂前

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燈殘月照空牀看君記憶回文錦字字縈愁寫

斷腸

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注
此五絕句見清江三孔集

金山晚眺

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應燈火是
漁船

病中

疎簾薄幔對青燈鸚鵡喧喧自轉更風雨渺漫人臥病地鑪湯鼎更

悲鳴

聞鴈懷邵仲恭

楚澤吳天去未遲
煩君且傍蒜山飛
白袍居士如相問
爲說緇塵欲滿衣

冬蚊

蚤蠶蜂螫罪一倫
未如蚊子重堪嗔
萬枝黃落風如射
猶自傳呼欲噬人

白馬寺晚泊

濛濛晚雨暗回塘
遠樹依微不辨行
人物漸稀疎磬斷
綠蒲叢底宿鴛鴦

書上感懷

七年三過白蘋洲
長與諸豪載酒游
舊事欲尋無處問
雨荷風蓼不勝秋

和程給事贈虞道判六首

刀圭雲母具晨餐
門對三層步斗壇
夜考鶴經分七九
曉占歲氣辨

齡丹

火棗交梨近可餐
不須地肺及天壇
龜藏坎海毛皆綠
鳳宿離宮色

自丹

紫府沈沈掩夜關
竹陰清掃月中壇
歲星偷得桃枝碧
董奉栽成杏

子丹

囊中玉色已經餐
醉拂絲桐坐杏壇
應笑倦游塵滓客
鬢毛蕭瑟事

鉛丹

漢武游心縹緲閒
文成五利盡登壇
何如曲屈韓夫子
不羨神君白

玉丹

使君本住道家山
時訪元都太古壇
陰惠已能追許令
治功不獨過

韋丹

處州閒題

清酒一杯甜似蜜美人雙鬢黑如鴉莫誇春色欺秋色未信桃花勝
菊花

春詞絕句

蒲萄裊暖蕙薰微紅日窺軒睡覺時人倦披衣雙燕出青絲高冑木
蘭枝

弱雲亭午弄春嬌高柳無風妥翠條懶讀夜書搔短髮隔垣時聽賣
錫簫

都城春富百花披長憶人歸駐馬時淺色御黃應好在爲誰還發去
年枝

風驅白雨洗園林蔽地飛花一寸深狂紫浪紅俱已矣老春雖在亦
何心

顛毛漸脫風情少匣劍空存俠氣銷人遠地偏無酒肉春深花鳥謾

相撩

秋詞

雲惹低空不更飛
班班紅葉欲辭枝
秋光未老仍微暖
恰似梅花結子時

無數青莎繞玉階
夕陽紅淺過牆來
西風莫道無情思
未放芙蓉取次開

齊逸亭

燄發郎君更不歸
故亭蕭瑟異當時
玉笙金管渾如夢
只有梅花三四枝

春日

殘臘渺茫雲外日
新春彷彿夢中來
雪霜便覺都無力
只見桃花次第開

宿乾明方丈

漫天白雪無端現佛室夜艾烏更啼相逢解頤足自慰勿語俗子念
心攜

新開湖送孫誠之有龍見于東北因成絕句

狂客走影暗悠悠菡萏吹風五月秋黃綬不爲無氣概蒼龍隨尾送
行舟

呈李公擇

青箋擘處銀鈎斷紅袂分時玉筯懸雲脚漸收風色緊半規斜日射
歸船

落日馬上

日落荒阡白霧深紫駟嘶顧出疎林回頭已失來時路杳杳金盤墮
翠岑

次韻參寥

武陵漁子入花源但見秦人不得仙會有黃鸝鳴翠柳何妨白眼望

青天

長安仕路與雲齊
倦僕羸驂不可躋
但得元暉會折簡
何須平子更安題

日折花枝醉復醒
人閒時節易崢嶸
屠龍肯自羞無用
畫虎從人笑不成

和書天慶觀賀祕監堂

老仙舊地枕東城
古木參天警晝聲
我亦願爲方外友
風流何必並時生

使君平昔慕高情
一到祠堂意一新
戶外黃冠應指點
公應便是謫仙人

衣履蕭條氣久清
豪家門館未嘗行
朱甍碧瓦何從得
疑有陰兵夜助成

和書觀妙庵

龍瑞宮中種玉人
誅茅結室傍秋雲
自言洞裏山川別
此處千分未一分

早春題僧舍

東園紫梅初破
藟北澗綠水方通
流歸去一春花月
夢定應常在此
中游

盆池釣翁

誰刻仙材作釣翁
尺池終日釣微風
令人卻憶鴟夷子
散髮五湖狂
醉中

賞酴醿有感

春來百物不入眼
唯見此花堪斷腸
借問斷腸緣底事
羅衣曾似此花香

淮海後集卷上

珍傲宋版

淮海後集卷下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文

代蘄州守謝上表

愚罪著明當以萬死聖恩寬大尙假一麾顧惟冒昧之深第積戰兢之至伏念臣不學無術寡偶少徒荷先帝之誤知繇常員而擢用始欲悉力而舉職莫知長慮以佐時自取悔尤至煩揮黜責其妄作便可屏之遠方憫其知非猶當投於散地敢圖生死而肉骨尙容宣化以承流況臣粵自去冬嘗陳愚懇願歸使節求綰郡章雖此左遷正符宿願恩旣深而逾望感亦極而難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德海涵至仁天覆謂災眚之可赦以過失爲當憐寬其未棄之誅開以自新之路辨之不早嗟已迫於桑榆來者可追幸未填於溝壑誓捐軀幹上報恩私

代程給事乞祝聖壽表

本州管內舊有應天寺者造於宋元徽中其地據寶林山巔南直秦望北負臥龍巖山挾其左鑑水趨其前園視井邑如閱圖書越之形勝十得六七比於熙寧十年八月遇火金石土木之觀一夕殆盡樓觀宮室化爲丘墟父老過之徜徉悼歎若失所依憑者因相率詣州自陳願以私錢修復故寺本州尋具其事上聞仍乞易爲十方蒙朝廷報可賜號寶林禪院於是郡之衣冠縉素無不悅豫鼓舞以謀報上因大出力財爭先請奮浮圖棟宇次第告成曾未踰年已復舊觀蓋所據之地勝故興也易所遭之時盛故成也速不然何以至是哉謹按寶林禪院其地本名龜山前世文士見於篇章上有鰻井歲旱禱雨輒應臣等竊以爲龜神物也有先事之智而壽踰千歲鰻龍類也有施澤之仁而功被萬物位正南方與時相見勢出人境足以有臨稽之於名効之於物參之於方位考之於形勢而酌之於民情理

從事順實宜永爲頌祝陛下聖壽之地臣等自今後每遇同天節只於本院啓建道場及禱祠兩澤吉祥齋供其餘官中道場並不令於本院啓建夫下達士民之願上報君父之恩臣子之職也臣等荷國厚恩無以答生成之萬一庶幾因緣塔廟少伸犬馬之誠仰瞻闕庭不勝大願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坤成節功德文疏

寶曆開祥爰屬補天之運金行御氣適當夢帝之期躬詣精廬妙修勝會致上方香積之飯閱西土貝多之文庶憑調御之緣少效華封之祝太皇太后伏願睿圖鞏固宸算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閒長感會於中天

代答范相公堯夫啓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大政鬱爲社稷之臣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興於西漢袁楊繼起於東京張

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爲美談當世謂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世膺爰立之求以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叨嘗頌威容念班謁以無由第承風而竊忭

賀孫中丞啓

光奉明恩進升中憲伏惟慶慰恭惟中丞侍郎受天閉氣爲世真儒力足以扶顛持危器足以致遠任重巍然如衣服之有冠冕卓爾若鳥魚之有鳳鯤三朝充諫諍之官奮身不顧七郡任蕃宣之寄爲民所思動靜不失其時遜逆必求諸道比支物望簡在上心粵自貳卿遂登執法嚴霜被野旣知松柏之後凋猛虎歸山將見藜藿之不采某叨持符節久遠門闌

賀吏部傅侍郎啓

光膺帝命進貳天官闕某官道術淵微器猷宏博更險夷而不測其

操踐中外而不易其心漢節初歸常折董弘之妄楚郊臥治尤推汲黯之忠方傳報政之成以聽除書之下亟辭右輔復踐中臺邦人遮轍以願留朝士舉酒而相賀吏曹三綜既知冰鑑之無私王體一謀當見鈞衡之益重某屬驅軺傳阻造門闕闕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啓

光膺睿命進貳中樞碩輔登崇溥天均慶竊以天運無積蓋由八柱之仰成歲功不虧亦自四時而分治矧媧皇補天之際當商老和羹之初儻非心德之素同難冀事功之必立伏惟某官器兼文武學備天人雖小善而必爲臨大節而不奪入參臺省佇聞折檻之風外總戎機澆罷爭桑之釁負謗傷而精神益勵處閒散而聞望愈隆逮神聖之纂臨屬風雲之感會念昔仁祖虛懷於慶曆之閒惟時先公奏對於天章之下謂道可行於反掌而世亦至於容刀盛世難逢事空傳於故老嗣賢復出天寶慰於斯民旣被召以旋歸遂干霄而直上

珍傲宋版印
千尋廣廈欣然慰多士之心萬里長城足以制四夷之命某夙登門
仞久曠書牋方從沙汰之餘未卜棲翔之所側聞進拜倍切驩愉巖
石雖瞻尙鬱摺紳之論袞衣遂有方疇區夏之情

賀門下呂僕射微仲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
毀譽莫爲之損益窮通靡得而變渝北平如高山深林人何可測巨
源若渾金璞玉器孰能名卓乎在摺紳之中屹然有公輔之望果踐
西臺之峻遂躋端揆之崇邸音喧騰士類交慶納忠有素詎須德裕
之六箴應變無方不止姚崇之十事

謝潁州呂吏部啓

叨奉宸恩謬當藩郡境預四鄰之末潤霑九里之餘憑几占書未進
河南之牘朵雲號體俄蒙郇國之函仰荷謙沖退增悚愧恭以某官
器周事變學造淵微出四世五公之門遇千載一時之運文辭則操

觚立就政事則投刃皆虛荀氏八龍盡繼高陽之美河東三鳳尤推
鸞鷟之奇會公旦之相周俾伯禽而侯魯布宣詔令已成師帥之功
近省君親行陟股肱之任某承風茲久覲德未遑企頌之懷敷宣罔
既

答丁彥良書

某啓辱書及詩備悉雅旨且承邇來爲況甚休以感以慰竊味詩之
大意率多辛酸耿愴之旨君生長素富貴而喜作寒士語何耶因知
詩非能窮人詩窮然後工得非政欲以此合古人語乎兼審薄挂吏
議小累不足以玷遠猷毋甚怏怏也知罷官里閭慕義嗜學是所以
增其志尙爾白玉微瑕千丈松礫石不害他日爲大器跣弛之士自
有御之者幸順時自愛區區不宣某再拜

與許州范相公

案公字下當有書
字胡李葉本已脫

某再拜安撫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因緣科第獲

列仕版又屬朝廷復置賢科而一二邇臣猥以充賦名實乖戾果致多言相公當國憐其孤單不卽聞罷使得自便引疾而歸僥倖深矣比遇相公均逸藩輔而某承乏之地實在節制之下疵賤無介紹不敢以書自通眷眷私懷何以云喻豈圖相公過有采聽首賜論薦使備著述之科檄書至發函伏讀且喜且懼蓋相公於某昔既有保全之賜今又有論薦之恩顧惟狂愚何以辱此屬拘官守不獲進謝門闌又不敢具啓事以敘悃悞區區俗禮非國士所以報知己者也惟相公裁察

祭監稅主簿文

維年月日致祭于歿故監稅主簿之靈嗚呼賢才懿德宜顯周行以君德厚宜享壽康仕旣未達人其云亡顧天理之莫究茲察友之永傷嗚呼西風蕭颯長夜淒涼靈車戒道丹旄飛揚有殽在俎有酒盈觴臨岐伸奠歸安故鄉尙饗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伴僵不降者與彊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曰春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杵已而逃乎河內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

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旣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者中山宜城潞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人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閒以毀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旣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挹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虛己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

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
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
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
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
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
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
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
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虞以虛閒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
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封宗
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旣失寵
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賣直自售惟吏部尙書畢
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
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又爲之頌爲當世所有故不著今掇其行

事大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傳以記

法雲寺長老然香會疏文

竊以香者妙通法性冥動聞機大則香積如來令人而入戒律次則香嚴童子得羅漢而證圓通覺至性之清嚴破塵寰之濁穢肆求善友同結勝緣漸沈水之蜜圓斥棗膏之昏鈍規模既遠誓愿尤長若秣若圓得無礙法非煙非火轉不退輪偶就印以成文常干空而作蓋無前後來去之際有解脫知見之因擘乎若光明之雲佳哉如鬱蔥之氣反聞聞性八百之功德以成自覺覺他億萬之河沙斯徧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浙水之東七州獨越爲都會凡七州之軍事督焉其地西帶江北被海多雄山傑澤有桑麻魚稻藤筴竹箭之饒土沃而流水清而不迫非舟車足力所會故其民喜耕耨勤織紵尊本而薄末狡獪詆欺之弊視他州爲少然以險阻之故豪彊惡少跌宕不逞之民一失其業則往往什聚伍行剽攘攻劫於江海之上不時去之則蔓延而成大盜矣爲太守者審知風俗之厚刑政並修則一方可以指麾而治不然雖憊力勞心猶無益也熙寧十年詔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知軍州事公素以治行稱天下越人無不踴躍竦企願見公之所爲及至政尙簡肅不爲苟且苛細之事事至而後必行亦無所假借發隱擿伏敏捷如神每得所謂豪彊惡少跌宕不逞之民草斬而獸逐之至斷絕乃已於是距吳際閩楚千里肅然盜賊不敢發川行途止如卽其家獄訟衰息風雨時至仍歲大穰乃禮賢俊仁老孤簡

練士卒繕修宮寺至於郵亭刻漏爲之一新頽廢偃僵斬然俱起然後知公之才所遇縱橫無窮其所厭伏東西逆銷變故於未形者多矣非特越人受其賜也使行且大用於朝推其道於天下則其所就者又可量耶先是太子少保南陽趙公有惠政於越旣去而公承其後故議者謂近世越州之政未有如二公者南陽公嘗命畫史圖太子少師天水趙公并公與己游從之像號三老圖而越之好事者遂作三老堂以實之元豐二年公還朝郡之衣冠緇黃耆艾之士若干人乞留於部使者三爲之上不報因相與泣曰公去矣其像雖存於三老堂然吾人之心未厭也聞公嘗帥洪福廣三郡三郡皆有生祠豈越獨無有今寶林院者公之所興建也若卽其地爲堂立公之像如三郡故事以慰吾人之思不亦可乎衆曰然於是又以狀白使者請立公之祠堂焉是時某適自淮南來省親將還越人謂某曰吾州更饑歉札瘡之後程公實撫養而教誨之去年冬福州太守司諫孫

公嘗道于此具見其事今祠堂成有日矣謀爲記宜莫如孫公者聞子與孫公鄉里且門人也盍撫厥實以爲我請乎某旣歎程公之政有以媚于民又嘉越人能大其施而推報之也乃爲論次其事并州之風俗具而載之以備孫公之采擇焉

精騎集序

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閒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孫奉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上護軍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宗誼故不仕

祖諱知至故不仕 父諱東故任江寧府溧水縣尉累贈特

進

南康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宗出唐宗室郇公諱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爲兵部尙書封莒國公莒公少時仕於湖南馬氏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故今爲南康建昌人公少警悟好學彊記爲文章捷敏初若不經意而比成粲然屬寓深遠皇祐中登進士甲科授防禦推官權江州軍事判官丁昌源郡太夫人憂解官又丁光祿公憂服闋權宣州觀察推官監漣水軍轉般倉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未行用韓公獻肅薦爲三司檢法官神宗卽位詔大臣舉館職曾宣公以公應詔召試學士院除祕閣校理編

校史館書籍兼太常博士兼史館檢討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看詳中書條例權判尙書考功改右正言同管勾國子監公事是時王荆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者輒斥去公上疏力詆其非以爲始建三司條例司雖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與之至於均輸之論興青苗之法立公然取息傳會經旨以爲無嫌則天下固已大駭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荆公之子雱與溫陵呂惠卿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陛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議某事安石承認詔頒焉呂惠卿獻疑則反之詔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今皆不似之耶而其論青苗尤爲激切至十餘上不已於是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知湖州遷尙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徙知齊州齊故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盜猶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鈴下閒問以盜

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曰吾得之矣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始公在武昌吳興政尙寬簡日與賓客縱酒笑詠吏民安樂之郡以大治於是世知公之才所值無不可也屬河決灌山東諸郡公捍禦有術部使者以聞降詔書獎諭從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遷尙書度支員外郎坐厚善直史館蘇公軾得其詩文不以告罰金寄祿格行換朝散郎遷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公去國十五年至是還朝士大夫喜見於色以謂正人復用也以職事對稱旨面賜三品服未幾試禮部侍郎文昌府成車駕臨幸恩遷朝奉大案此下有脫幸恩遷朝散大夫上卽位覃恩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郎遷朝議大夫俄試戶部尙書詔百官轉對公以七事應詔一曰崇廉恥二曰存貢舉三曰別守宰四曰去臧貪五曰慎疑獄六曰擇師儒七曰修役法皆當時急務而其言役法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法折衷爲

書上之以爲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己可久者確論也又曰貧富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使富者出貲貧者出力庶乎其可也大略如此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初元豐河決小吳神宗以河勢方趨東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須其自定增立隄防而或者以謂非悠遠之策請開澶淵游河分殺水勢又欲自孫村口截爲隄導還故處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祿給事中趙公君錫覆視奏與公合而或者猶執前議銳於興役故朝廷疑之至是公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罷公又請分詩賦經義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別自致因人爲兩塗以究省官之術其忠言讜論蓋不可以一二舉至於因時乘閒導迎和氣者多密以啓聞故莫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尙書固辭不受懇求外補章屢上遂出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行及陝府闐鄉縣暴卒於傳舍實元祐五年二月二日也累勳至上護軍隴西郡侯公風度

凝遠與人有意而遇事彊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爲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雋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存益確士論以此歸之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後身雖出仕宦而書藏於山中如故每得異書輒益之至九千餘卷山中之人號李氏山房仲兄布蚤卒事其嫂張敬甚撫其子秉彝如己子自奉清約所俸入多少以調親族捐館之日無贏貲朝廷聞之常賻外特賜五十萬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初娶狄氏襄陽遵度主簿之女蚤卒贈某縣君遵度亦俊傑士寶元慶曆閒以文章顯名再娶魏氏光祿卿琰之女亦蚤卒贈遂寧縣君又娶遂寧之弟封安康郡君子男四人長曰攄揚州江都縣尉蚤卒次曰遠承奉郎次曰逡承務郎次曰迢承務郎女三人長適郢州長壽縣主簿孫端次適郊祀齋郎丘揖次適進士黃叔敖諸孤自闔鄉扶柩南歸而公之伯兄時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遂以

其年十月丙午葬公于南康軍建昌縣千秋之原前期諸孤請狀公之行治而公之美實多難以具著著其出處始終之大者以告諸史氏謹狀

雜說

唐杜淦江夏人也自罷漢陰令居泗水上烈日笠首親督耕夫一年而食足二年而衣食兩餘三年而屋室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備自墾荒起家十五年爲富家翁不假一人之力一毫之助彼嘗謂人曰夫忍恥入仕不困妻子衣食者幾希彼忍恥我勞力皆衣食耳顧我何如由功名之士觀之則誠爲拘繫跼促人也若夫恬於進取安分潔己者蓋有取焉爾

通事說

文以說理爲上序事爲次古人皆備而有之後世知說理者或失於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於悖理皆過也蓋能說理者始可以通經善

序事者始可以修史

書丁彥良明堂議後

祀國事之大者歷世洪儒碩生議論考訂往往自相違戾丁侯以世家子早假蔭以官少年彊學援質有根柢訶詆前載惜乎未能以此獻諸朝得付有司禮官博士相與校正以備一代闕文君不能姑愛惜遵養以待云

錄龍井辯才事

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是歲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法師高僧也隱於錢塘之天竺山傳天台教學者數百人又特善咒水疾病者飲其所咒水輒愈吳人尊事之令素聞其名卽馳詣師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

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閒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師乃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像於中央取楊枝霑水灑而咒之三遶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來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乎乃輒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己逐物爲物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卽非魔魔卽法界我今爲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咒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旣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焉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遊情不能遽舍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旣罷作詩一章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歧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

離遂去不復見予聞其事久矣元豐二年見辯才於龍井山問之信然

書王氏齋壁

皇祐元年余先大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余實生焉滿歲受代猶寓止僧舍未幾代者卒叔瞻之先君來領其職事通家相好也至和元年叔瞻始生於南康後予迎老母來爲汝南學官也而叔瞻亦奉太夫人閒居於郡之西郭時余之先大父母先人皆捐館而叔瞻之先君亦沒於瀘州皇祐逮今四十一年中閒豐瘁得喪死生休戚不可悉記獨兩家之孤各奉其母相遭于此甚可悲也

題彭景山傳神

內殿崇班致仕彭崇仁字景山匈中有韜略吏事精密所至士大夫翕然稱之年四十不幸喪明家居無餘而目不可治如老驥伏櫪心未嘗不在千里聞北風則耳聳然自道觀之物無幸不幸以得喪觀

之豈異世有所負耶然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惟深也能披剝萬象而見己安知景山不得之沈冥中耶

附蠶書

予閒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堯筐織文徐筐元織縞荆筐元纁璣組豫筐織纊青筐屨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旣蠶獨言於堯然則九州蠶事堯爲最乎予游濟河之閒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堯人可爲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之堯人也

種變

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于川毋傷其藉迺縣之始雷臥之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蠶已蠶尙臥而不傷

時食

蠶生明日桑或柘葉風戾以食之寸二十分晝夜五食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既食葉寸十分晝夜六食又七日三眠如再又七日若五日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八食又三日健食乃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遂繭凡眠已初食布葉勿擲擲則蠶驚毋食二葉

制居

種變方尺及乎將繭乃方四丈織萑葦範以蒼篔竹長七尺廣五尺以爲筐達四木宮梁之以爲槌懸筐中閒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糞其葉餘以時去之萑葉爲籬勿密屈藁之長二尺者自後茨之爲簇以居繭蠶凡繭七日而採之居蠶欲溫居繭欲涼故以萑鋪繭寒之以風以緩蛾變

化治

常令煮繭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筋引其緒附于先引謂之餽頭毋過

三系過則系纍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自鼎道錢眼升於鑲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車

錢眼

爲版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橫之鼎耳後鎮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眼

鎖星

爲三蘆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鎖星

添梯

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匠柄爲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爲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爲鈎以防系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爲耳方其穿以閑

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系不過偏

車

制車如轆轤必活其兩輻以利脫系

禱神

臥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割雞設醴以禱苑窳婦人寓氏公主蓋蠶神也毋治堰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實惡之

戎治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句鄰國不肯出其王卽求置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蠶蛾飛盡乃得治繭言蠶爲衣則治繭可爲絲矣世傳繭之未蛾而竅者不可爲絲頃見鄰家誤以竅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系焉疑蛾蛻之繭也欲以爲絲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呼世有知于闐治絲法者肯以教人則貸蠶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

哀蠶有功而不免故錄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穀粟繭絲之利一也高沙之俗耕而不蠶雖當有季穀賤而帛貴民甚病之訪諸父老云土薄水淺不可以栽桑予竊以爲然一日郡太守汪公取秦淮海蠶書示予曰子謂高沙不可以蠶此書何爲而作乎豈昔可爲而今不可爲耶豈秦氏之婦獨能之而他人不能耶乃命鋟木俾與農書並傳焉且公以天子命出守邊障方將脩城郭備器械訓兵積穀以從事於功名其志可謂大矣豈區區繭絲之足言哉而是書之傳所以拳拳爲爾民計者乃復切至如此然則爲高沙之民者蓋亦仰體公之善意而無愧於淮海之書云嘉定甲戌臘月下旬

寓郡齋雙溪孫鏞謹書

按鮑氏知不足齋所采宋陳粵農書後序爲新安汪綱書又按高郵州志宋嘉定中汪綱知高郵軍蓋卽孫鏞所稱太守汪公也今蠶書農書高郵久無單行本爰附元跋於此

淮海後集卷下

珍做宋版印

淮海詞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望海潮廣陵懷古

星分牛斗疆連淮海揚州萬井提封花發路香鶯啼人起朱簾十里
春風豪俊氣如虹曳照春金紫飛蓋相從巷入垂楊畫橋南北翠煙
中 追思故國繁雄有迷樓挂斗月觀橫空紋錦製帆明珠濺雨寧
論雀馬魚龍往事逐孤鴻但亂雲流水縈帶離宮最好揮毫萬字一
飲拚千鍾

又越州懷古

秦峯蒼翠耶溪瀟洒千巖萬壑爭流鴛瓦雉城譙門畫戟蓬萊燕閣
三休天際識歸舟汎五湖煙月西子同遊茂草荒臺苧蘿村冷起閒
愁 何人覽古凝眸悵朱顏易失翠被難留梅市舊書蘭亭古墨依
稀風韻生秋狂客鑑湖頭有百年臺沼終日夷猶最好金龜換酒相

與醉滄州

又洛陽懷古

梅英疎淡冰漸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游銅駝巷陌新晴細履
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
家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
來事事堪嗟煙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棲鴉無奈歸心暗隨流
水到天涯

又別意

奴如飛絮郎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隨微月戶庭殘燈簾幙怱怱共惜
佳期纔話暫分攜早抱人嬌咽雙淚紅垂畫舸難停翠幃輕別兩依
依別來怎表相思有分香帕子合數松兒紅粉腮痕青牋嫩約丁
寧莫遣人知成病也因誰更自言秋杪親去無疑但恐生時注著合
有分子飛

沁園春春思

宿靄迷空膩雲籠日晝景漸長正蘭皋泥潤誰家燕喜蜜脾香少觸
處蜂忙盡日無人簾幕挂更風遞遊絲時過牆微雨後有桃愁杏怨
紅淚淋浪風流寸心易感但依依竚立回盡柔腸念小奩瑤鑑重
勻絳蠟玉籠金斗時熨沈香柳下相將遊冶處便回首青樓成異鄉
相憶事縱蠻牋萬疊難寫微茫

水龍吟贈妓婁東玉

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疎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
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斜陽院宇紅成陣飛鴛鰞
玉珮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
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刻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

珍做宋版印
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何
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
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

風流子

東風吹碧草年華換行客老滄洲見梅吐舊英柳搖新綠惱人春色
還上枝頭寸心亂北隨雲黯黯東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兩岸數
聲橫笛一葉扁舟 青門同攜手前歡記渾似夢裏揚州誰念斷腸
南陌回首西樓算天長地久有時有盡奈何絲貌此恨無休擬待倩
人說與生怕人愁

夢揚州

晚雲收正柳塘煙雨初休燕子未歸惻惻輕寒如秋小欄干外東風
軟透繡幃花密香稠江南遠人何處鷓鴣啼破春愁 長記曾陪燕
遊酬妙舞清歌麗錦纏頭殢酒困花十載因誰淹留醉鞭拂面歸來

晚望翠樓簾捲金鉤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楊州

雨中花慢

指點虛無征路醉乘斑蚪遠訪西極見天風吹落滿空寒白玉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捲煙開洞觀金碧 重重觀閣橫枕鼇峯水面倒銜蒼石隨處有奇香幽火杳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環偷報消息在青天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

一叢花

年時今夜見師師雙頰酒紅滋疎簾半捲微燈外露華上煙裊涼颺簪髻亂拋偎人不起彈淚唱新詞 佳期誰料久參差愁緒暗縈絲想應妙舞清歌罷又還對秋色嗟咨惟有畫樓當時明月兩處照相思

鼓笛慢

亂花叢裏曾攜手窮豔景迷歡賞如如今誰把雕鞍鎖定阻遊人來

往好夢隨春遠從前事不堪思想念香閨正杳佳歡未偶難留戀空
惆悵 永夜嬋娟未滿歎玉樓幾時重上那堪萬里卻尋歸路指陽
關孤唱苦恨東流水桃源路欲回雙槳仗何人細與叮嚀問呵我如
今怎向

促拍滿路花

露顆添花色月彩投窗隙春思如中酒恨無力洞房咫尺曾寄青鸞
翼雲散無蹤跡羅帳熏殘夢回無處尋覓 輕紅膩白步步薰蘭澤
約腕金環重宜裝飾未知安否一向無消息不似尋常憶憶後教人
片時存濟不得

長相思

鐵甕城高蒜山渡闊千雲十二層樓開樽待月掩箔披風依然燈火
揚州綺陌南頭記歌名宛轉鄉號溫柔曲檻俯清流想花陰誰繫蘭
舟 念淒絕秦絃感深荆璞相望幾許凝愁勤勤裁尺素奈雙魚難

渡瓜洲曉鑿堪羞潘鬢點吳霜漸稠幸于飛鴛鴦未老綢繆依詞匯

滿庭芳

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
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 銷魂當
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清樓薄倖各存此去何時見也襟
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又

紅蓼花繁黃蘆葉亂夜深玉露初零霽天空闊雲淡楚江清獨棹孤
篷小艇悠悠過烟渚沙汀金鉤細絲綸慢捲牽動一潭星 時時橫
短笛清風皓月相與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飄萍飲罷不妨醉臥塵
勞事有耳誰聽江風靜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又

碧水澄秋黃雲凝暮敗葉零亂空階洞房人靜斜月照徘徊又是重

陽近也幾處處砧杵聲催西窗下風搖翠竹疑是故人來 傷懷增
悵望新歡易失往事難猜問籬邊黃菊知爲誰開謾道愁須殢酒酒
未醒愁已先回憑闌久金波漸轉白露點蒼苔

江城子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爲繫歸舟碧野朱橋
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爲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
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又

南來飛燕北歸鴻偶相逢慘愁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後悠悠
君莫問無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紅莫怱怱滿金鍾飲散落
花流水各西東後會不知何處是煙淡遠暮雲重

又

棗花金釧約柔荑昔曾攜事難期咫尺玉顏和淚鎖金閨恰似小園

桃與李雖同處不同枝 玉笙初度顫鸞篴落花飛爲誰吹月冷風
高此恨只天知任是行人無定處重相見是何時

滿園花

一向沈吟久淚珠盈襟袖我當初不合苦攔就慣縱得軟頑見底心
先有行待癡心守甚捻著脈子倒把人來僝僽 近日來非常羅皂
醜佛也須眉皺怎掩得衆人口待收了字羅罷了從來斗從今後休
道共我夢見也不能得夠

迎春樂

菖蒲葉葉知多少惟有箇蜂兒妙雨晴紅粉齊開了露一點嬌黃小
早是被曉風力暴更春共斜陽俱老怎得花香深處作箇蜂兒抱

元注花香
原作香香

鵲橋仙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閒

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
在朝朝暮暮

菩薩蠻

蛩聲泣露驚秋枕羅幃淚溼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 陰
風翻翠幔雨澀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減字木蘭花

天涯舊恨獨自淒涼人不問欲見回腸斷續金鑪小篆香 黛蛾長
斂任是東風吹不展困倚危樓過盡飛鴻字字愁

木蘭花

秋容老盡芙蓉院草上霜花勻似翦西樓促坐酒盃深風壓繡簾香
不捲 玉纖慵整銀箏鴈紅袖時籠金鴨暖歲華一任委西風獨有
春紅留醉臉

畫堂春

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 柳
外畫樓獨上凭欄手撚花枝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

千秋歲

柳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酒盞離別寬衣帶人
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
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
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
爲誰流下瀟湘去

蝶戀花

曉日窺軒雙燕語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屈指豔陽都幾許可無時
霎閒風雨 流水落花無問處只有飛雲冉冉來還去持酒勸雲雲

且住憑君礙斷春歸路

一落索

楊花終日飛空舞奈久長難駐海潮雖是暫時來卻有箇堪憑處
紫府碧雲爲路好相將歸去肯如薄倖五更風不解與花爲主

醜奴兒

夜來酒醒清無夢愁倚闌干露滴輕寒雨打芙蓉淚不乾 佳人別
後音塵悄瘦盡難拚明月無端已過紅樓十二閒

南鄉子

妙手寫徽真水翦雙眸絳點脣疑是昔年窺宋玉東鄰只露牆頭一
半身 往事已酸辛誰記當年翠黛顰盡道有些堪恨處無情任是
無情也動人

醉桃源

碧天如水月如眉城頭銀漏遲綠波風動畫船移嬌羞初見時 銀

燭暗翠簾垂芳心兩自知楚臺魂斷曉雲飛幽歡難再期

河傳

亂花飛絮又望空鬪合離人愁苦那更夜來一霎薄情風雨暗掩將
春色去 籬枯壁盡因誰作若說相思佛也眉兒聚莫怪爲伊抵死
縈腸惹肚爲沒教人恨處

又

恨眉醉眼甚輕輕覷著神魂迷亂常記那回小曲闌干西畔鬢雲鬆
羅襪剗 丁香咲吐嬌無限語軟聲低道我何曾慣雲雨未諧早被
東風吹散瘦殺人天不管

浣溪沙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澹烟流水畫屏幽 自在飛花
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挂小銀鉤

又

香靨凝羞一笑開
柳腰如醉暖相挨
日長春困下樓臺
照水有情聊整鬢
倚闌無緒更兜鞋
眼邊牽恨懶歸來

又

霜縞同心翠黛連
紅綃四角綴金錢
惱人香爇是龍涎
枕上忽收疑是夢
燈前重看不成眠
又還一段惡因緣

又

腳上鞋兒四寸羅
脣邊朱粉一櫻多
見人無語但回波
料得有心憐宋玉
只應無奈楚襄何
今生有分共伊麼

又

錦帳重重卷暮霞
屏風曲曲鬪紅牙
恨人何事苦離家
枕上夢魂飛不去
覺來紅日又西斜
滿庭芳草襯殘花

如夢令

門外鴉啼楊柳春色著
人如酒睡起熨沈香
玉腕不勝金斗消瘦
消

瘦還是褪花時候

又

遙夜月明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又

幽夢怱怱破後裝粉亂痕霑袖遙想酒醒來無奈玉銷花瘦回首回首首遶岸夕陽疎柳

又

樓外殘陽紅滿春入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又

池上春歸何處滿日落花飛絮孤館悄無人夢斷月隄歸路無緒無緒簾外五更風雨

阮郎歸

褪花新綠漸團枝
撲人風絮飛
秋千未并水平隄
落紅成地衣
遊蝶困乳鶯啼
怨春春怎知
日長早被酒禁持
那堪更別離

又

宮腰裊裊翠鬟鬆
夜堂深處逢
無端銀燭殞秋風
靈犀得暗通
更有限恨無窮
星河沈曉空
隴頭流水各西東
佳期如夢中

又

瀟湘門外水平鋪
月寒征棹孤
紅裝飲罷少踟躕
有人偷向隅
揮玉筯洒真珠
梨花春雨餘
人人盡道斷腸初
那堪腸也無

又

湘天風雨破寒初
深沈庭院虛
麗譙吹罷小單于
迢迢清夜徂
鄉夢斷旅魂孤
崢嶸歲又除
衡陽猶有鴈傳書
郴陽和鴈無

滿庭芳詠茶

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京關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煙尊俎風
流戰勝降春睡開拓愁邊纖纖捧香泉濺乳金縷鷓鴣斑相如方
病酒一觴一詠賓有羣賢半扶起燈前醉玉殯山搜攪胸中萬卷還
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妝殘

又見山谷集小異

又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過還晴高臺芳榭飛燕蹴紅英舞困榆
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行
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
年夢屈指堪驚凭闌久疎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又

雅燕飛觴清談揮麈使君高會羣賢密雲雙鳳初破縷金團窗外鑪
煙似動開尊試一品奔泉輕淘起香生玉乳雪濺紫甌圓嬌鬟宜
美盼雙擎翠袖穩步紅蓮坐中客翻愁酒醒歌闌點上紗籠畫燭花

驄弄月影當軒頻相顧餘歡未盡欲去且留連

桃源憶故人

玉樓深鎖薄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鳳悶卽和衣擁
無
端畫角嚴城動驚破一番新夢窗外月華霜重聽徹梅花弄

調笑令十首并詩

漢宮選女適單于明妃斂袂登氈車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低回
泣路隅行行漸入陰山路目送征鴻入雲去獨抱琵琶恨更深漢
宮不見空回顧

回顧漢宮路捍撥檀槽鸞對舞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偷彈玉筯未
央宮殿知何處目送征鴻南去

右王昭君

金陵往昔帝王州樂昌主第最風流一朝隋兵到江上共抱悽悽
去國愁越公萬騎鳴笳鼓劍擁玉人天上去空攜破鏡望紅塵千

古江楓籠輦路

輦路江楓古樓上吹簫人在否菱花半壁香塵污往日繁華何處舊
歡新愛誰爲主啼笑兩難分付

右樂昌公主

蒲中有女號崔徽輕似南山翡翠兒使君當日最寵愛坐中對客
常擁持一見裴郎心似醉夜解羅衣與門吏西門寺裏樂未央樂
府至今歌翡翠

翡翠好容止誰使庸奴輕點綴裴郎一見心如醉笑裏偷傳深意羅
衣深夜與門吏暗結城西幽會

右崔徽

尙書有女名無雙蛾眉如畫學新妝伊家仙客最明俊舅母唯只
呼王郎尙書往日先曾許數載睽違今復遇聞說襄江二十年當
時未必輕相慕

相慕無雙女當日尙書先已許王郎明俊神仙侶腸斷別離情苦數
年睽恨今重遇笑指襄江歸去

右無雙

錦城春暖花欲飛灼灼當庭舞柘枝相君上客河東秀自言那得
傍人知妾願身爲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雲收月墮海沈沈淚
滿紅綃寄腸斷

腸斷繡簾捲妾願身爲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莫遣恩遷情變紅
綃粉淚知何限萬古空傳遺怨

右灼灼

百尺樓高燕子飛樓上美人顰翠眉將軍一去音容遠只有年年
舊燕歸春風昨夜來深院春色依然人不見只餘明月照孤眠回
望舊恩空戀戀

戀戀樓中燕燕子樓空春日晚將軍一去音容遠空鎖樓中深怨春

風重到人不見十二闌干倚徧

右盼盼

崔家有女名鶯鶯未識春光先有情
河橋兵亂依蕭寺紅愁綠慘
見張生張生一見春情重
明月拂牆花影動夜半紅娘擁抱來
脈脈驚魂若春夢

春夢神仙洞冉冉拂牆花樹動
西廂待月知誰共更覺玉人情重
紅娘深夜行雲送困鞦韆橫金鳳

右崔鶯鶯

若耶溪邊天氣秋采蓮女兒溪岸頭
笑隔荷花共人語煙波渺渺
蕩輕舟數聲水調紅嬌晚棹轉舟回
笑人遠腸斷誰家遊冶郎盡
日踟躕臨柳岸

柳岸水清淺笑折荷花呼女伴
盈盈日照新妝面水調空傳幽怨
扁舟日暮笑聲遠對此令人腸斷

右采蓮

鑿湖樓閣與雲齊樓上女兒名阿溪十五能爲綺麗句平生未解
出幽閨謝郎巧思詩裁翦能使佳人動幽怨瓊枝璧月結芳期斗
帳雙雙成眷戀

眷戀西湖岸湖面樓臺侵雲漢阿溪本是飛瓊伴風月朱扉斜掩謝
郎巧思詩裁翦能動芳懷幽怨

右煙中怨

深閨女兒嬌復癡春愁春恨那復知舅兄唯有相拘意暗想花心
臨別時離舟欲解春江暮冉冉香魂逐君去重來兩身復一身夢
覺春風話心素

心素與誰語始信別離情最苦蘭舟欲解春江暮精爽隨君歸去異
時攜手重來處夢覺春風庭戶

右離魂記

虞美人

高城望斷塵如霧不見聯驂處夕陽村外小灣頭只有柳花無數送
歸舟 瓊枝玉樹頻相見只恨離人遠欲將幽恨寄青樓爭奈無情
江水不西流

又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縈洄可惜一枝如畫爲
誰開 輕寒細雨情何限不道春難管爲君沈醉又何妨祇怕酒醒
時候斷人腸

又

行行信馬橫塘畔烟水秋平岸綠荷多少夕陽中知爲阿誰凝恨背
西風 紅裝艇子來何處蕩槳偷相顧鴛鴦驚起不無愁柳外一雙
飛去卻回頭

點絳脣桃源

醉漾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塵緣相誤無計花閒住
烟水茫茫回首斜陽暮山無數亂紅如雨不記來時路

又

月轉烏啼畫堂宮徵生離恨美人愁悶不管羅衣褪
清淚斑斑揮斷柔腸寸嗔人問背燈偷搵拭盡殘妝粉

品令

幸自得一分索強教人難喫好好地惡了十來日恰而今較些不
須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須肱織衝倚賴臉兒得人惜放軟頑道不得

又

掉又矐天然箇品格於中壓一簾兒下時把鞋兒踢語低低笑咭咭
每每秦樓相見見了無限憐惜人前強不欲相沾識把不定臉兒

赤

南歌子

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

臂上妝猶在襟閒淚尙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

案高齋詩話作

橫月帶三星

又

愁鬢香雲墜嬌眸冰玉裁月屏風幌爲誰開天外不知音耗百般猜
玉露沾庭砌金風動瑄灰相看有似夢初回只恐又拋人去幾時
來

又

香墨彎彎畫燕脂淡淡勻揉藍衫子杏黃裙獨倚玉闌無語點檀脣
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亂山何處覓行雲又是一鉤新月照黃
昏

臨江仙

千里瀟湘接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

浸一天星 獨倚危檣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
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又

髻子偎人嬌不整眼兒失眠微重尋思模樣早惺忪斷腸攜手何事
太怱怱 不忍殘紅猶在臂翻疑夢裏相逢遙憐南埭上孤篷夕陽
流水紅滿淚痕中

好事近 夢中作

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 飛雲當
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

淮海詞

淮海集補遺序

今淮海集傳本爲明工部郎中仁和李公之藻彫版蓋依邑人南湖張公縱舊本而未加增訂者其中譌脫頗多原版度藏公所司事者不慎致厄於爨下今年邑人議爲重刊敬之不揣固陋與同志校正其譌脫之顯然者付諸梓人已將告成矣因思淮海集外之作多散見於羣書不可不亟爲補錄爰偕茆君雱水共事搜輯凡得賦詩文詞若干條錄爲一編斷句亦附其末匪敢謂無缺憾掇拾前人所未及盡後學之責而已嘗攷少游遺文各體中惟詞爲多足爲對客揮豪不耐聚稿之證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淮海詞一卷明毛晉所刻僅八十七調非其舊帙案張本李本所載長短句區爲三卷詞止七十七調則毛氏本已多十調矣浙中段氏本卷末端附補詞僅就艸堂詩餘所及編附仍屬挂漏且本集已載之詞亦復列入不足以稱善本今據羣書補錄

較毛補差多實爲厚幸未見之書其待諸將來矣乎又各家文集補編多闌入他人之作如商丘宋氏施注蘇詩補遺及黎川陳氏黃文節公詩外集多載淮海集中詩是也茲編所補俱引原書其下不敢參以臆見亦深懼見誚於後來云爾

道光十有七年八月邑後學王敬之謹序

宋秦少游淮海集補遺

邑後學 王敬之
纂輯

茆泮林

賦

君臣相正國之肥賦

因知正主而御邪臣者難以存乎安強正臣而事邪主者不能浸乎
明昌美盛時之會聚常直道以更相蓋上下交孚兮若從繩之糾畫
故民物阜蕃也常飽德以康強所以舜申后稷之忠民或饑而可救
唐相韓休之鯁己雖瘠以何傷

宋孫奕示兒編云如少游君臣相正國之肥賦其第五韻云云係
中魁選有訟其重疊用韻者遂殿舉朝旨今後詩賦如押安強卽
不得押康強矣蓋十陽韻中彊字亦作強故也

詩

題浯溪中興頌

玉環妖血無人掃
 漁陽馬厭長安艸
 潼關戰骨高於山
 萬里君王蜀中老
 金戈鐵馬從西來
 郭公凜凜英雄才
 舉旗為風偃為雨
 灑掃九廟無氛埃
 元功高名誰與紀
 風雅不繼騷人死
 水部胸中星斗文
 太師筆下龍蛇字
 天遣二子傳將來
 高山十丈磨蒼厓
 誰持此碑入我室
 使我一見昏眸開
 百年興廢生歎慨
 當時數子今安在
 荒涼浯水棄不收
 時有游人打碑賣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題浯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詩世以爲張文潛作實少游筆也時被責憂畏又持喪乃託名文潛以名書耳

案此詩載宛丘集漁隱叢話據石刻爲文潛作紫芝詩話亦引文潛中興碑潼關戰骨高於山之句皆庶齋所謂世以爲張文潛作者也國朝王士禎浯溪攷載作張耒詩更載秦觀漫郎詩雖不云爲中興頌而作然心知已下四句非中興頌不足以當之厲鶚宋詩紀事亦引作張耒詩未加辨正茲據庶齋叢談補錄曾敏行獨醒雜志亦云少游賦浯溪中興頌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名

書之則庶齋之說益爲足據

游杭州佛日山淨慧寺

五里喬松徑千年古道場泉聲與嵐影收拾入僧房

明朱存理鐵網珊瑚

牽牛花

銀漢初移漏欲殘步虛人倚玉闌干仙衣染得天邊碧乞與人閒向曉看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引桐江詩話少游汝南教官日郡將向宗回

團練有登城詩少游次韻兩篇案詩載集中又嘗於程文通會閒賦牽

牛花詩云云又一歲太守王左丞二月十一日生日程文通諸人

前期袖壽詩艸謁少游問曰左丞生日必有佳作少游以詩艸示

之首云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莫數十一莢椿茂八千齡汗血

來西極搏風出北溟案詩載集中諸人愕然相視俱不敢出袖中之艸

唯唯而退

鬼門關

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鮓食頭船北人慟哭南人咲日落荒邨聞

杜鵑

宋趙令時侯鯖錄瞿塘之下地名入鮓食少游謂未有以對南遷

度鬼門關乃用為絕句云云

案宋稗類鈔載汪元量詩中一詩云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水連天南人墮淚北人咲臣甫低頭拜杜鵑注引瞿塘之下地名入鮓食少游用為絕句云云詩意祖此此詩又載蘇詩補遺及黃魯直集小有異同

別侍兒朝華

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鐙前泣百歲終當一

別離

玉人前去卻重來此度分攜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

崔魏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聞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閒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鐙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旣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倖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之遄歸謂朝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卻重來此度分攜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巍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案天風吹月入闌干本集載作游仙四首之一漫錄以爲初納朝華詩未知孰誤蘇詩補遺載此詩當是屢入其後二詩本集不載茲特錄補

觀音洞

匹馬驕嘶石路斜觀音洞口踏煙霞普陀風景差相似只欠潮音小
白花

西湖志

閒燕堂聯句

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欽臣已聞璧月瓊枝句更看朝

雲莫雨人觀老愧紅妝翻曲妙喜逢佳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

源去仙境何時再問津觀

復齋漫錄王仲至與少游謁恭敏李公飯於閒燕堂即席聯句云
云

附斷句

夢魂思汝鳥工往事故著人羊負來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曰少游云夢魂思汝鳥工往事故著人羊負

來膾炙人口鳥工往舜濬井事羊負來乃蒼耳子見千金要方果

菜門

案史記帝本紀正義引通史二女曰鵲汝衣裳鳥工往是滌廩事非濬井事穿井曰去汝衣裳龍工往

自是我翁多盛德頓回秋色作春陰

宋方回瀛奎律髓評曰生日詩致語詩皆不可易為以其徇情應俗而多諛也所以予於生日詩多不選少游作此詩是夜無月遂改尾句云自是我翁多盛德頓回秋色作春陰或嘲謂晴雨翻覆手

案律髓此評載少游中秋口號之後而其改句陰非東韵是未必即指中秋口號一詩也茲姑附斷句當更攷之

高郵西北多巨湖纍纍相貫如連珠

宋人錦繡萬花谷引秦觀詠三十六湖

槿籬護藥紅通徑竹筧通泉白徧邨

案上通字疑誤

明王象晉羣芳譜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

同上

詞

搗練子

心耿耿淚雙雙皓月清風冷透窗人去秋來宮漏永夜深無語對銀
釭

以下十四闋見艸堂詩餘

憶王孫

萋萋芳艸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
梨花深閉門

謹案 欽定四庫全書艸堂詩餘
攷證云李重元作刊本訛秦少游

如夢令

門外綠陰千頃兩兩黃鸝相應睡起不勝情月到碧梧金井人靜人

靜風弄一枝花影

前調

鶯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指冷玉笙寒吹徹小梅春透依舊依舊人與綠楊俱瘦

浣溪沙

青杏園林煮酒香佳人初試薄羅裳柳絲搖曳燕飛忙乍雨乍晴花易老閒愁閒悶日偏長爲誰消瘦減容光

阮郎歸

春風吹雨繞殘枝落花無可飛小池寒綠欲生漪雨晴還日西簾半捲燕雙歸諱愁無奈眉翻身整頓著殘棋沈吟應劫遲

畫堂春

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艸斜陽杏花零亂燕泥香睡損紅妝香篆暗消龍鳳畫屏縈繞瀟湘莫寒輕透薄羅裳無限思量

李調元兩邨詩話曰少游淮海集首首珠璣為宋一代詞人之冠
今刊本多以山谷作雜之黃九之不逮秦七古人已有定評豈容
溷入如畫堂春詞云云氣薄語弱此山谷十六歲作也不應雜入

案汲古閣六十家詞此詞載入淮海詞內注云
或刻山谷年十六作今仍錄依艸堂集之舊

海棠春

流鶯窗外啼聲巧睡未足把人驚覺翠被曉寒輕寶篆沈煙裊宿
醒未解宮娥報道別院笙歌會蚤試問海棠花昨夜開多少

眼兒媚

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干一雙燕子兩行歸鴈畫角聲殘綺
窗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閒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澹澹春山

案此詞樂府雅詞
拾遺選作左譽作

柳梢青

岸艸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煙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行

人一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門外鞦韆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案此詞詞綜選作僧仲殊作

桃源憶故人

碧紗弄影東風曉一夜海棠開了枝上數聲啼鳥裝點知多少
妒雲恨雨腰肢裊眉黛不堪重掃薄倖不來春老羞帶宜男艸

鷓鴣天

枕上流鶯和淚聞新啼痕閒舊啼痕一春魚鳥無消息千里關山勞
夢魂無一語對芳尊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得鐙兒了雨打梨
花深閉門

蝶戀花

鐘送黃昏雞報曉昏曉相催世事何時了萬苦千愁人自老春來依
舊生芳艸忙處人多閒處少閒處光陰幾箇人知道獨上小樓雲
杳杳天涯一點青山小

謹案 欽定四庫全書艸堂詩餘
考證云王晉卿作刊本譌秦少游

金明池

瓊苑金池青門紫陌似雪楊花滿路雲日澹天低晝永過三點兩點
細雨好花枝半出牆頭似悵望芳艸王孫何處更水繞人家橋當門
巷燕燕鶯鶯對舞 怎得東君長爲主把綠鬢朱顏一時留住佳人
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訴況春來倍覺傷心念故國情多新年
愁苦縱寶馬嘶風紅塵拂面也只尋芳歸去

案段刻淮海集從艸堂集輯入集內有阮郎歸旅況滿庭
芳春景南歌子贈妓陶心兒詞俱已載本集今不複錄

木蘭花慢

過秦淮曠望迴瀟灑絕纖塵愛清景風蛩吟鞭醉帽時度疎林秋來
政情味澹更一重煙水一重雲千古行人舊恨盡應分付今人 漁
邨望斷衡門蘆荻浦鴈先聞對觸目淒涼紅凋岸蓼翠減汀蘋憑高
正千嶂黯便無情到此也銷魂江月知人念遠上樓來照黃昏

宋趙聞禮陽春白雪

案清景句秋來句俱疑有誤
林韵獨用閉口音亦可疑

南歌子

樓迴迷雲日溪深漲晚沙年來憔悴費鉛華樓上一天春思浩無涯
羅帶寬腰素真珠溜臉霞海棠開過柳飛花薄倖只知游蕩不歸
家

宋曾慥樂府雅詞

前調

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
暫爲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飛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
唐

宋袁文瓮牖閒評此秦少游爲朝雲作南歌子詞也余謂此詞朝
雲死後作其閒言語可見藝苑雌黃乃云東坡令朝雲就少游乞

之

醉鄉春

喚起一聲人悄衾暖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 社
瓮釀成微咲半缺癭瓢共昏覺健倒急投牀醉鄉廣大人閒小

宋陳思海棠譜引冷齋夜話少游在橫州有老書生家多海棠叢
閒少游醉臥宿於此明日題其柱云云東坡愛之恨不得其腔當
有知之者耳

案明楊慎詞品本集不收見於地志修一統志者不識谷字可咲
國朝閔敘粵述海棠橋在橫州西宋時建故老傳曰此橋南北
舊皆海棠書生祝姓者家此宋秦少游謫橫嘗醉宿其家明日題
詞而去暖作冷空作窗缺作破癭作柳谷作酌健作傾萬樹詞律
載其詞調
名醉鄉春

菩薩蠻

金風菽菽驚黃葉高樓影轉銀蟾匝夢斷繡簾垂月明烏鵲飛 新
愁知幾鴈欲似柳千縷鴈已不堪聞砧聲何處邨

明毛晉汲古閣淮海詞

昭君怨

隔葉乳鴉聲軟號斷日斜陰轉楊柳小腰肢畫樓西
役損風流心眼眉上新痕無限極目送雲行此時情

同上

宴桃源

去歲迷藏花柳恰恰如今時候心緒幾曾歡贏得鏡中消瘦生受生
受更被養娘催繡

案汲古閣六十家詞山谷詞末一調宴桃源毛晉校云一刻淮海集略異檢今集中無之晉所見淮海集又不知是何本矣茲并錄之

生查子

眉黛遠山長新柳開青眼樓閣斷霞明羅幙春寒淺
盃嫌玉漏遲
燭厭金刀翦月色忽飛來花影和簾捲

朱彝尊詞綜

憶秦娥

莫雲碧佳人不見愁如織
愁如織兩行征鴈數聲羌笛
錦書難寄
西飛翼無言只是空相憶
紗窗月澹影雙人隻

同上

附斷句

我嘗從事風流府

宋趙令時候鯖錄東坡在徐州送鄭彥能還都下問其所游因作詞云十五年前我是風流帥花枝缺處留名字記坐中人語嘗題於壁後少游薄游京師見此詞遂和之中有我嘗從事風流府之句公聞而咲之

天若有情天也爲人煩惱

瓮牖閒評程伊川一日見秦少游問天若有情天也爲人煩惱是

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慚而退

雜文

銀杏帖

觀自去歲入京遭此追捕親老骨肉亦不敢留鄉里治生之具緣此蕩盡今雖得生還而仰事俯育之計蕭然不給想公聞之不能無惻然也不知能爲謀一主學處否試望留意幸甚惠及銀杏尤見厚意感悚惚遽未有以爲獻者行甫聞授宣城是否家叔已赴濱州渤海知縣祖父在彼幸安但地遠難得書耳李端叔從軍都無聞耗不知何如也與公別未幾世閒事多變如此既可歎復可咲耳何時展晤以盡所懷觀再拜

宋周必大題跋云少游作此帖猶未仕也今淮海集有對詔獄二詩所謂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臥起漂母給朝曠者殆

去歲追捕時耶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東里周某同崔大雅觀於

吏部直舍

案益公題跋今載津逮祕書中

夢中題維摩詰像贊

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天咲覆大千作獅子吼不

如搏取妙喜如陶家手天咲覆大千一作應咲舌覆大千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曰邦亭湖廟甚靈能分風送往來之舟秦少

游南遷宿其下登岸縱望久之歸臥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

影縱橫追繹昔常宿雲老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

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

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

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

云云予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為示少

游筆蹟也

案西湖志引咸淳臨安志載元豐間有僧清順建垂雲亭又有惜竹軒秦少游嘗宿此軒夢天女以維摩詰像求贊觀夜話天女戲少游詩當是宿知亭湖廟下事非在西湖時事也志誤

蘭亭跋

世傳逸少書帖外惟有蘭亭禊飲敘樂毅論黃庭遺教四本蘭亭樂毅臨摹失真遠矣而英姿逸韻雅有存者譬如忠臣義士瓌偉絕特之才雖放棄江海形骸憔悴而威儀辭令毅然不撓猶足以度越庸人無數也而黃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蹟歐陽文忠公以謂黃庭特後人緣山陰換鵝事附益所闕遺教出於唐寫經手余始聞而疑焉及精攷蘭亭樂毅然後知文忠之言爲不繆也高郵秦觀太虛題

宋桑世昌蘭亭攷右淮海先生黃素上所書蘭亭敘并題跋集中不載真蹟今藏高郵勾氏壽南家濟北晁子綺摹以入石因書絕句云少游寫就蘭亭敘逸韻英姿殆昔人我祖同爲長公客每於

翰墨契精神但太虛新書誤增一會字於行閒豈本於東坡耶

論書帖

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妍往往豐左而病右故端書如右軍霜寒表子敬乞解臺職狀張長史郎官廳壁記皆不以法度病其精神至於行書則王家父子隨意肥瘠皆有佳處近世惟顏魯公楊少師特窺其妙其用筆能左右之不好處闕惟王荆公書有古人氣而不甚端適司馬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秦少游論書帖墨蹟端勁大約得之顏魯公楊少師觀淮海所論書而其書可知矣淮海與豫章同為坡公門下士皆善書陸放翁言豫章晚自稱許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名故淮海之書傳世者少益足重也

案鮑廷博識云此卷秦少游論書帖字多脫誤參以諸本皆同刻既成偶讀山谷集有之而語亦小異後又見清河書畫舫載所見山谷真蹟其用筆能左右之以下多二十餘字其論云不好處更覺斌媚求一點一畫俗氣不可得比來士大夫惟王荆公書有古

人氣而不端然筆力甚道司馬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
其爲人此山谷論書帖所多字句也高郵州志軼事引銷夏記據
退谷脫誤本於不好處上增無字
未知從何本校補附錄以俟參攷

淮海集補遺

珍傲宋版印

宋秦少游淮海集續補遺

呂後學 王敬之 纂輯

茆泮林

詩

白鶴觀

複殿重樓墮杳冥故基喬木尚崢嶸
銀河不改三千尺鐵馬曾經十萬兵
華表故應終化鶴謫仙未解獨騎鯨
林泉一一兒童舊白髮衰顏只自驚

李滢廬山志

雜文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代

一時承乏方慚越俎以代庖數月為真更愧操刀而製錦才微任過
恩重懼滋茲蓋伏遇某官以仁義興韶濩載賡巖廊以禮樂易干戈

爰靖海宇故衆美之備具宜諸福以杳來俊人嚮臻曾何殊於臯朔
頌聲胥穆蓋遠繼於猗那微健筆其誰宜為豈老生敢專數事蕪詞
累句亦復見收延閣崇名猥加褒賁在於流俗至所寵光某敢不體
朝廷含垢之慈勵畎畝願忠之志指青山而長往忍自棄於明時鏤
白玉以紀封尚竊期於後日

宋

魏齊賢
葉芬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卷二十八

與吳承務

窮冬急景佛舍蕭然甚無聊賴以此頗深企想不審公外履尚何如
西臺法帖昨日方尋得謹馳上公家筆法妙絕如此何必不如他日
所書乎繆禮更不敢為獻情恕幸甚

同上卷六十七

錢氏養新錄云播芳文粹葉
菜子實編魏齊賢仲賢校正

請高飛新老開堂疏

藕絲孔內既可追軍牛蹄泓中何妨說法況此三家邨裏亦是百丈

竿頭儻若當人自堪選佛令起南宗之規矩政資本色之鉗鎚新公
禪師出自梵巖之業林來佐天王之法席但知跛跛挈挈何曾曖曖
昧昧忽有悟於吹毛遂難藏於磴米今茲拈出分明對箭當匈但看
行令不是呼鷄作鳳喚回癡種子接取眼明人坐令蟻穴蜂房俱爲
佛地何用龍宮玉食徒美人觀好振雷聲仰祝堯算

同上卷七十八

蝗蟲謝神祝文

比以旱氣構沴災騰羣翔方穀之蕃敕來勤捕致禱祠典祈稔農收
至誠如荅飛孽無災噍類訖息桑威迪嘗惟神之貺屆夫多祉匪曰
嘉薦聊用謝誠

同上卷八十五

孫彥同職官分紀敘

職官之書尙矣前世士大夫所著如漢官儀魏官儀唐六典之類幾

冊家而附見於類書中者如御覽通典會要之類又十餘家咸平中華陰楊侃始采諸家之書次爲職林凡廿卷號稱極博而斷自五代以前不及本朝之事元豐中朝廷刺六典之文集有司之議建文昌之府立寄祿之格制度炳然一新可謂甚盛之舉也而因時撰次尙黜其人富春孫彥同雅意斯事間因暇日取職林而廣之具載新制而又增門目之亡缺補事實之遺漏凡五十卷號職官分紀而古今之事於是備焉或曰君子之學當志其遠者大者楊氏之書傲精神於名物固已惑矣孫氏又從而廣之不亦大惑與余竊以爲不然何則昔九方臯知千里之馬而不知牝牡驪黃以臯爲善觀天機則可使臯爲天子諸侯之有司則憊矣此其所以爲黃老家之言也儒者則異於是不以內廢外不以精忘麤故上達天機之妙而下堪天子諸侯有司之責紀官之事仲尼嘗學於郟子矣何獨於二子而疑之彥同嗜學好古晚而不衰有志士也讀其書可以知其爲人元祐七

年六月望日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高郵秦觀敘

謹案職官分紀五十卷宋孫彥同撰先生作敘初藏蘇州惠氏紅豆莊繼入蔣氏賦琴樓乾隆年間纂入四庫全書道光丁卯重刊淮海集蔣君錫琳司鐸高郵實與校訂因出其先世藏本錄敘以墨於版

與李方叔帖

觀頓首昨日獲款晤甚慰馳仰之懷比辱教欣承履候佳勝文字已領閒參候不宣方叔賢友閣下觀再頓

明文璧停雲館法帖

淮海集續補遺

珍傲宋版印

淮海文集攷證

道光二十一年補刊

按原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一字校印者記

茆泮林

高郵後學王敬之同纂

金長福

卷一第八葉和歸去來辭 七官 坡門酬唱集作七遷

卷二第廿葉和題斗野亭 破冬仲 酬唱集作正冬仲 雪霜

作霜雪 菱荷 作菱荷 佳觀 作佳觀 附蘇子由和詩末

酬唱集自注有僧榮斗野主人子瞻將卜居丹陽蒜山下此亭

正當歸路故云爾字

卷二第二十三葉自作挽詞 窮荒 酬唱集作窮域

卷三第四葉和虛飄飄 飄絮浪 酬唱集作吹絮浪 暝履 作

水暝 霜垂霰 作霰垂綫 鋪遠 作橫碧 光影 作富貴

魯直原唱 聳 作橫 命 作世

卷三第五葉子瞻和第二首子由詩 淮南 酬唱集作濟南 置

之 作致之 相忘 作相望 新詩 作誦詩 麗句 作秀

出 垢面 作汙面 霜爛漫 作秋爛漫 詩末有自注秦君

與家兄子瞻約秋後再游彭城字 參寥詩 為君寫 參寥子

集 作為摹寫

卷三第六葉參寥詩 要須 參寥子集作要看 春風 作清風

子由和 老夫 酬唱集作病夫 嶮語長篇 作險韻高篇

誇先 作仍誇 真覺 作精覺 四飛 作四鳴

卷三第十葉徐得之閒軒 詩亦載參寥子集

卷三第十一葉次韻初至湯泉 年華行已老一首亦載參寥子集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 折柳相從地一首亦載參寥子

集 隔浦 作碧圃 當作朱

卷三第十三葉子由詩 勞生兩蓬鬢 酬唱集作徂年半今世

卷四第一葉題闍求仁虛樂亭 誰構新亭近翠微一首亦載參寥

子集案前一首已云僧與開亭此首又云誰構新亭定非一人所作

卷四第二葉次韻 畫船京口見停橈一首亦載參寥子集題作次

韻少游寄李齊州 路 作客

卷四第七葉次韻子由題光化塔 酬唱集作僧伽塔

卷四第九葉參寥次韻 拱 參寥子集作繞 附參寥和 矣語

參寥子集作杖策

卷七第十三葉論議下 沈休文之撰 蘇門六君子文粹沈休文

下之撰上有休文二字 近乎棄本 近上有則字

卷八第八葉財用下 先籍境內定墾田 文粹田下有晦字

卷八第十七葉謀主 究山川形勢之便 文粹之下便上有所字

卷九第七葉盜賊下 二科足以取之 文粹二上有則字

卷九第九葉邊防上 逆執事 文粹事下有者字

卷十鼃錯論 以臣觀漢之斬錯 顧氏宋文選錯上有鼃字 第一

葉

卷十第十四葉陳寔論 古之人恥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為伯夷

之清 文粹刑下也上有臣字也下是上有如此非寔之時其可

絀身於宦人也哉十五字

卷十一第三葉崔浩論 歷草 文粹作歷章 道傍 作道旁

卷十一第七葉李泌論 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 顧氏宋文

選勢下無然字

卷十二第六葉浩氣傳 集者自然而至也其所謂配者 文粹也

下無其字所謂上有襲者有因而至也夫八字

卷十三第八葉代謝加勳封表 五百家播芳大全作謝南郊加恩

表

卷十三第二十葉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斯成 播芳大全作方成

卷十四第十九葉代蔡州祈晴文 乞晴於爾明神廟食此土 播芳大全神下廟上有惟神二字 重苦 作重困

卷十五第十五葉書王蠋事後 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 文粹心下有焉字奈何下無反字 猶以原道附之老聃 文粹道下附上有德而字

卷十七第六葉龍井題名記 法師 東坡集作大師 以書 作以事 毛髮 顧氏宋文選作豪髮 杖策 作策杖 憩龍井亭 憩下有於字

卷十七第二十葉揚州集序 在二漢時嘗爲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兗州 通雅引作江都廣陵國與漢志合宋上有劉字

後集卷上第廿三葉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 元注東坡跋并三絕見正集第十卷擬織錦詩注下 茗溪漁隱叢話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

首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數
 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
 隨遠雁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
 迴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灑縑書恨見郎羞看一首迴文錦錦似
 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然則此詩非東
 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
 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即叢話前集所載迴文詩五首是也世以
 為少游所作亦非也案今本正集擬題織錦圖詩下無跋亦無附
 注三絕據漁隱所云是淮海集舊有附注跋

及詩後人因詩載蘇集遂刪之耳少游所記五首集中誤
 收宋漫堂蘇詩補遺又將淮海集所誤收詩歸入亦誤

淮海文集攷證

道光二十
四年補刊

卷四第四葉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卷十七第二十四

葉王定國注論語序 獨謫監濱州鹽稅 定國至濱 案三濱

字俱當作賓宋史地理志賓州屬廣南西路又食貨志鹽廣東廉

州白石石康二場歲鬻三萬石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龔藤象

宜柳邕潯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

宋史

詩桂嶺莫登嶺斷續句序

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二句與賓州合與河北路

之濱州不合蘇軾次韻王鞏南遷初歸詩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

寄詩查慎行注引集及宋史並作賓州蘇詩問君謫南賓野葛食

幾尺又卻思庾嶺今何在查附子由詩嶺外雲煙隨夢遠亦均可

證

淮海文集攷證

珍傲宋版印

前明萬曆四十六年重刊淮海集校閱姓名

邑人王應元陳有典張承華毛一駿朱邦道薛希夔李應軫吳光
範張廷瑋陳吾道王百祥王百順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補刊淮海集校閱姓名

高郵州學正休寧余恭

高郵州訓導山陽毛之鵬

國朝乾隆三十二年補刊淮海集校閱姓名

邑人吳鉉陳觀文沈鐸

國朝道光十七年重刊淮海集校閱姓名

高郵州學正吳縣蔣錫琳

高郵州訓導婁縣姚光發

吳縣戈載邑人王敬之茆泮林周敘夏崑林賈秉沖金長福

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待重刊久矣道光丙申歲大興王司馬甫亭奉大府檄來權楊河通判其明年召高郵人士咨訪文獻敬之首以有宋黨禁君子孫秦對因及淮海集司馬慨捐清俸爲倡敬之退而謀諸邑中好古同志咸欣然有所附益遂集梓人刊成攷淮海集前刊於明萬曆四十六年其時捐俸者爲提督河道工部郎中仁和李公之藻高郵河道之有部曹制使也正德初由蕭縣移駐於斯入

國朝號南河分司康熙三十一年裁改楊河通判今署前猶存水部樓焉然則司馬之所司卽水部之所司也其於淮海集率作興事後先繼美如此殆有時數存乎其閒且水部杭人也司馬籍隸大興實越州望族少游嘗從東坡游杭又嘗以叔父官越省大父於越游蹤所至香火因緣亦似非漫然者宜乎其異世相感已敬之幸斯集之刊成而記其事所緣起以告來者庶幾皮藏寶惜勿負司馬拳拳之意無若前此之抱愧於水部則敬之與同志所殷望於無窮者爾邑

後學王敬之拜手謹跋